

吳稚暉尺牘

三民公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348B

▲中山主義講演集 第一集 定價二角

上海三民公司發行

國民黨的真解

我們應該怎樣努力

中俄聯合之意義

國民革命之意義

蘇俄十月革命的感想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中山主義與國家主義

孫中山主義與戴季陶主義

研究中山主義應取的方法

胡漢民

汪精衛

蔣介石

汪精衛

胡漢民

瞿秋白

蕭楚女

惲代英

施存統

▲中山主義講演集 第二集 定價二角

上海三民公司發行

中山主義卅年成功

再論中俄聯合之意義

黨與黨員的關係

我們怎樣實行中山主義

革命與主義

中山主義的兩大基礎

國民黨之目的

中山主義之連鎖關係

中山主義與教育

孫文主義發凡

國民黨應有的精神
國民革命之民衆當如何

吳稚暉

蔣介石

胡漢民

汪精衛

孫哲生

楊杏佛

伍朝樞

孫義慈

李華

甘乃光

廖仲愷
劉真如

▲增訂三民主義與中國及世界 羅敦偉著 每部一角

羅敦偉著 每部一角

一 導言

二 三民主義與中國時代思潮

三 三民主義與我國政治問題

四 三民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

五 三民主義與文化復興

六 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七 三民主義與世界之將來

八 總論

上海三民公司發行

▲增訂三民主義與國民權利 羅敦偉著 每部一角

羅敦偉著 每部一角

一 導言

二 國民權利的理想與實際

三 三民主義與政治的基本權

四 三民主義與經濟的基本權

五 總論

上海三民公司發行

吳稚暉尺牘目次

答人書一	一
答人書二	八
與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一六
致錢玄同君論注音字母書	二三
致戴季陶君論兵官	四五
答胡擘先生	四八
致華林書一	六二
答華林書二	七四
致廉泉書	七七
致李石曾書	七九
致沈玄廬書一	八五

答沈玄廬書二……………九〇

答鄧家彥書……………九三

致京報邵飄萍書一……………一〇四

答王希真先生……………一〇八

復郭秉文函……………一一二

致邵飄萍書二……………一一四

致國民軍將領書……………一一六

復穆藕初書……………一二一

致張仲仁書……………一二四

致國語週刊記者……………一二八

致孫伏園書一……………一三二

致邵飄萍書三……………一三九

致邵飄萍書四……………一四九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一五八

致孫伏園書二.....一七三

致章士釗書.....一八六

致嚮導社記者.....二〇四



266124

吳稚暉尺牘

答人書

(一)

(默子來書)近來之忙，自在足下照鑒之中，不贅告。彼此論來論去，遂體念出兩個大門類，爲人類進化之雙輪兩翼：

一曰教育 一曰革命

有教育以爲積極，則世間所謂懶人多恐社會主義行不通，或社會主義行而世界反變爲割斗折衝老死不相往來，皆可信爲必無之事。

(答)好勤惡惰，乃人之本性，似爲定論；然於現世界之心或有不盡然者，皆已往世界之學說以權利義務相折準有以矯之而使然。所需必適如其所能，則矜貴其所能，將以多得所需以給不虞，故於不能得所需者拒而不爲，而懶以生；又或

殉其所需而強爲其所不能，迨所需既給，即無所餘懣，則懶又生。故曰世間爲懶人多者，皆以濁世之觀念，論定固有之良心也。

（原書）有革命以爲消極，將見公理必無達到之一日：由未善而使之較善，由較善而使之較盡善，萬古常在革命之中，由是卑之無甚公論。

世間當有一班任教育之人，即力任世界進化之學，孜孜矻矻，研求理化機工，使世界進化者也。

（答）讀者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法政軍事等者可以當之。走進了一個現在小學校，請問有幾樣可以算做教育？

有人說：「朋友，一點不錯，據我看來，惟半點鐘的祈禱上帝才真可算教育」。

諸公！這位所說，你們以爲如何？

諸公必搖頭曰：教氣太重，教氣太重，彼乃教中人自說教中話，不是公論。

我乃曰：諸公必平心思之，勿因諸公不喜宗教便一筆抹殺。

諸公必怫然曰：請教老兄，即使將世人個個教會了磕頭求拜，對了虛無縹渺的什麼上帝能討饒求赦，要之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如此，我即拾諸公之牙慧，批評小學校之課目曰：

警之唱歌，所以陶情作樂也，而必唱一點鐘之愛國歌及尊親敬長歌，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界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讀本，所以認知代講說話之記號也，乃不惟文字通順之求，必且含有保固國祚之話頭，迂晦無味，以苦小兒之腦力。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作文，所以實習記號之使用也，而必服習古人腔調，以助返古醉性之迷惑。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化，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在不開化之中國，固又有如祈禱上之讀四書五經等課目。即在文明課程，亦有六十個「格林」做成一兩，十二兩做成一磅等許多無謂之歌訣。

諸如此類，充斥於一日功課之中；小兒之腦力，大半耗於無意識之課目。而實可以為發明新理新器之基礎，使世界有進步之傾向者，一日之所得，曾無幾焉。

此無他，祈禱上帝者，即教士要保固他飯碗；愛國，保國，尊親，敬長之類者，即帝王，官吏，頑嚮老悖之人要保固他的強權；文字之腔調，商業之度量，即文士，資本家要保固其悅容之賤技及壟斷之私利而已。推而準之，凡若此類，皆有所保固；此類之人，一鼻孔出氣。存則俱存，倒則同倒。故不言而喻，互相協助，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遂湊成今日之所謂師範講義，建設今日之所謂小學教育。

故除理化機工等之科學實業外，無所謂教育。足以當教育二字之名義者，惟有理化機工等科學實業也。以彼皆日促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進步者也。

至於今日，世人胸中之教育二字，止可叫做傳達主義。教士參與其間，傳達飯碗主義；帝王官吏，頑嚮老悖之人參與其間，傳達強權主義；一切教士，帝王，官吏，頑嚮老悖之人之兎狐同黨，各在其中捌着蟹腳，分傳各人之小飯碗小強權主

義。總而言之：可名之曰傳達退化主義，或曰傳達停化主義。

於是革命之書報等與此輩為敵。此種書報亦叫做傳達主義，便與傳達退化主義。

傳達主義，不得叫做教育。傳達退化與停化主義者可叫做『反對革命』。傳達進化主義者便叫做『革命』。

故今日各國小學校中之課本，大半為教士，帝王，官吏等所發行之反對革命書報也。

諸公！我輩所作革命書報，傳達進化主義者，猶不過簡要其詞，供人研究科學實業等之餘暇，藉祛退化停化之狂惑，不曾多費小兒之腦力，建議采作課本，以妨其研究進化之學。

乃若輩傳達退化停化之書報，儼然號稱課本，冒名教育，強未來主人翁之億萬小兒，日費腦力之大部份，讀彼書報。以遂其迷惑，其罪惡何如！且由此迷惑，使教士，帝王，官吏，嚴父，長老，文豪，政客，善戰者，資本家，不絕於天壤，蠹食世間之食料，阻遏世界之進步，其罪惡更何如！

故請諸公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政法，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原書）世間又有一班革命黨，即永遠犧牲其身，與世界退化及停化之人反對者也。

例如今之排滿黨，乃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滿既被排斥，乃忽伸其強權以造不平，真革命黨必立刻反對之。

又如今之企望共和者，欲以共和反對專制也，是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共和政府成，即人人自以為元勳，為政黨，藉政府以自私，真革命黨又立刻反對之。

故以如是之反對，竭今日革命黨目光如寸之能力斷之，姑立一假設之界說曰：『公理者無政府』。其實即至無政府，而無政府之不平又必生，至於無政府之不平生，始見無政府本未全達於公理，不過稍近於公理耳。

故真革命者，乃永遠焦心勞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一等人。惟其有此等人：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天下後世，無論至於何種進步，

皆有觸耳之言，以止野心而策其再進。

(答)『後天下而樂』，乃孔孟小儒妄立一康樂和親之景象，俾所期之境，一經達到，則自己之安富尊榮亦在其內；質言之，即如彼之夢囈，所謂三綱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喫一個不了，與天地而同朽。諸公細想，他一個小小血肉之軀，連星流日蝕都看做災異的智識，如此乃欲將他一個人的見解，蒙蓋萬世，還不算專制渾帳胆大妄為麼？來書先憂後樂之言，不過行文時用慣的典故，其意必不主張，然一經第三人之誤會，遂疑無政府黨真有所謂目的可達，準備享乃共產公妻等的快樂，這真叫做大謬不然，大謬不然！真革命黨者，蓋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憂者憂人生之無道，樂者樂世道之常進。其勞神瘁慮，蹈死觸禍，似憂；而彼胸中隨時更易一幸樂景象，世界無此幸樂；隨時更易一優美之景象，世界無此優美；隨時更易一潔白高尚之景象，世界無此潔白高尚；而又非若宗教家之妄想，實為有條有理，世界自然有達到之一日；這叫做樂得不可開交。有人如其不信，這是再容易也勿有：諸公試一切捐棄其做官心；做資本家心；做子孫牛馬心；做奴才順民心；做卑劣孝子慈孫心；收

給精室，做小舒服朋友心；欺誘弱女，做污穢淫畜心；以及一切英雄，名士，大文豪，大政治家，大銅像等卑鄙齷齪心；此等等退化停化之心，一切捐棄，又日日講真實不虛之科學，有進無退之公理，自然乃胸中之幸樂，優美，潔白，高尚，比衆不同。這是你們諸公自己本來所有，我也不居引薦之功。或者有人早已將他枯亡，這是他自己對自己不起，我必無瞎說之罪。

（原書）否則支那之古語有云：『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間之事，一頭達到目的，必志驕氣盈，無理之事端隨生。故即無政府之目的一旦果達，而無政府黨將沾沾自喜，必且爲暴於彼時，故定需有一班真革命黨再革無政府之命也。

——一九〇七，九，二八。——

（二）

（原書）弟數年來，於廢財產，廢婚姻兩層，信之甚篤；然以不學故，不得多爲之佐證。此次來口，擬研究口口，即所以達吾研究社會主義之目的也。口口口口，實獲我心，惟弟有欲奉商者：此主義與舊道德，相去太

遠，真所謂非常異義，

（答）故新世紀報發刊後，即同志亦跳出來拚命爭辯。

（原書）又非得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則不能實行。

（答）真無奈此迷謬之大多數何。

凡提到社會主義四字，莫不曰：主義實高尚，可惜時候不到，不能實行。我

將問之曰：倘大多數人承認能實行乎？則必曰：這也自然，不消說得。曰：然

則公即大多數中之一人，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雖謂社會主義之能實

行與否，止繫乎各自一個人之左右可也。則社會主義之能實行，求之於各個人一

己而已足，社會主義之不能實行，阻之於各個人一己而有餘。各個人所謂時候不

到，不能實行者，無非曰：不要我如此，他人不能如此，我上了當。又推而廣

之，以姑息之愛，愛此世界曰：不要你一個人如此，他人不能如此，你上了當。

又如小說所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硬下斷語曰：誰肯如此！恐一萬

年亦不能如此不要叫世界上了當？然此猶純乎議論道理也，其歸結則曰：我不如

此，你奈我何？我則曰：你不如此，世界必如此，你奈世界何？爲了你一人，

實行便遲了一點，世界亦無如你何，不過世界的黑暗史上記念你，如此而已。

（原注：憶從前社會主義家，嘗有小試之者，而卒無動，乃以游說為第一義。）

游說永遠為進化革命第一義。我笑世人之迷謬，往往曉得了二五，便不知一十。如有人閒中無事，見人有高尚之議論，必作大家之寫意舉談，或作識見甚高卓的不屑之語曰：「這是瘋話！只是空論難實行」。一若真真新世紀等一種印刷物，乃與筆墨紙張印刷做了對頭，不過拭穢多幾個字。於一方面不甚緊要如此，然於又一方面，新世紀查禁，乃至遠道發專電，極少也要化數十大元。又宗旨不合者，寄信來責，寫信來駁。一若新世紀一發行，中國政府及南北洋之性命休矣！新世紀一發行，則他人之宗旨行動皆為之毀阻。不惟野蠻國之對於新世紀也，近日德國有一個博士，演說了幾句反對軍國主義的話，德政府亦將大開法庭，審判其當否。而於又一方面，宏論之見重又如此，故我將請質兩方面曰：你們到底那一邊是？

（原書）然尋常之人，不可以口口點化，鄙意有兩種方法：

(一) 以小說及新聞，力摹舊社會之狀態，常說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使讀者代為之悲痛躊躇，而求其所以解決之者，如俄國某氏之護之罪之類，然後以解決此難題之小說繼之。此等小說，必須多其方面，使讀者無意中為之浸潤，而自然入口範圍。

(答) 上文橫說新世紀，豎說新世紀，不過眼前典故，引來容易明白，并不敢說新世紀有什麼價值。以視來稿此條，新世紀報汗顏無地，自愧未能，日夜企望，以求能者。故公布來稿，廣示同志。

(原書) (二) 以理論及小說，描寫新社會佈置之法，生活之樂，如美國某氏之社會未來記，(華文節譯本曰百年一覺) 使讀者想像其樂，而恨不能置身於其間，中間以一二語點化之。

(答) 未來記等書所謂理想者，今日已大半見諸事實。社會家所謂無政府及共產，皆另有不可形容之安樂美滿。然往往以舊道德之名詞，不能描寫其時之道德；以舊社會之環境，不能描寫其時之社會。故如來稿所言之理論及小說，今日之社會家，猶未能罄其胸中所想像者，多為淺易之文章，極寫未來之情態，誠為欠

點。然其難處，並非爲形容之而筆墨易窮，實在千頭萬緒，少舉一二端，便致駭怪，故至今引而不伸；止標得幾個莊重無味之名詞，曰無政府，曰共產，曰某某，如此而已。

（原書）用此兩法，則彼等橫據成見無理取鬧之駁難無所施，而吾輩亦不必爲之空費筆墨。

（答）無理取鬧之可笑者，或疑無政府者，是在街上殺人，放火。又云廢財產，廢婚姻，勢必至於如豬狗交合於道。或則遊心太古無爲，老死不相往來之境界，以爲無政府之境界即如此。此其致誤，乃不知無政府爲更文明愈改良之社會，故反以極舊社會之惡狀擬之。曾見北京某遊戲報載一俊語曰：『某富翁頗豐裕，有無賴八人至其家，曰：當今社會主義盛行於世，君家獨擁厚資，宜將所有財產與吾等平分。富翁曰：吾亦講社會主義之一人。你知吾家財若干？無賴曰：百萬金。富翁曰：君等人數幾何？無賴曰：四萬萬。於是富翁取紙筆畫算曰：據你等所說，以四萬萬人分百萬金，你等每人應得二分五厘。遂以二錢銀子，分與八人。無賴語塞，無可如何而去。』此極譏社會主義之共產者。共

產或云均產，或云均貧富，此猶云以世界之財產，均其利益於世界之人，無有貧富之名詞也。非人人各得其一，各私其所有。如其各私所有則雖分之甚均，依然舊世界之惡法，何得稱為新世界之進化！『均』之與『共』，特文字上之解釋，有圓滿與不圓滿之分；若必欲以文害詞，則均產與均貧富，義皆不圓滿，不若用廢財產或共產等之名詞為當。共產云者，其實不過如一家之伯叔昆季，不會分家而已。世界稍進化，有不分家之家族；世界愈進化，遂有不分產之社會；至平易近情者也。

（原書）弟於社會，頗有一種理想，常欲假水滸傳收煞之後，而為之續貂，名之曰新水滸。一則以發明社會主義，必先破壞家族，而水滸傳之百八人及其他嘍囉，乃無家族者，易於著筆；二則假水滸之名，尋常之人，必取而閱之。其大意：擬即梁山泊地方，建設世界新社會之雛形。畫為耕地若干區，園圃若干所，工場若干，食堂若干，寢室若干，每人一寢臺，男女配合之室若干，孕婦胎教之室若干，乳母育嬰之室若干，幼稚舍若干，學校若干，養老室若干，公園若干。凡人皆每日工作若干時，惟老幼孕婦病

人免。所享權利，人人平等；食宿皆在公所，衣食器用皆公備。如是，則財產自廢。惟男女配合，則於公園互相承認後，至公設配合室，記名而後入室。婦人有孕者，居胎教室，育兒則居育嬰室。一年後兒斷乳入稚舍，母工作如故。其時將種種姓名刪去，而以生年月日之先後，編一二等號數；將種種地名刪去，而以新畫之區域一二三等代之；將種種紀元刪去，而以此主義實行之期，爲元年，元月，元日，自此以至億萬年，而其前則逆推之亦如是。既行之於梁山泊，然後游說各地，其違吾主義者，以電力殺之，如雷擊惡人之誓說然。（此電力能專傷一人，而不波及其他，較炸彈爲勝。）必使世界悉行此主義而後已。

懷此有年，迄未下筆。一則此書有種種應用之科學，弟尙無從取資；二則弟不擅長於小說筆墨；三則於世界社會主義之學說，所見甚少，無從參考；故欲待修學數年而後爲之。頃因□□□純然持此主義，故不覺一吐其所蓄，以就正於諸君子焉。

憶曾與友人口口談及口口亦主張社會主義者，而不取平等主義；以爲當

悉去阻力，使人自由競爭，盡義務若干，則得權利若干，世界始有進步。若權利平等，則新理新機，必至於無人焉艱難辛苦以發明之，而世界必至退化。鄙人却不以為然。以為人無不好勤而惡惰，如久臥則必思起，久坐則必思行。人之所以有怠惰者，由所持職業，非其性所近，或由種種外緣之牽掣耳。若悉去一切歆羨巧詐之心，人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執業必無惰者。足下以為何如？

（答）強權家則以為人心皆惡，故必有法律焉以為監督。稍講進化者，則以為人心有善有惡，故權利義務，有相抵之價值。而不知因權利而盡義務，即為自私。無政府黨則以為人心皆善，（即所謂無不好勤而惡惰者，亦其一端也。）世界之權利皆吾人應享之權利，世界之義務，皆吾人應盡之義務；無所謂權利可以增減吾人之義務，義務可以得失吾人之權利也。世界之進化，走螺旋圈線。公理所在，永無可至之境。若笨伯下死語，必以為公理之一點可達，則天地亦息進化之理，不過較未善而至於善，有若螺線由外圍向中心旋繞，彌繞彌近，如是而已。惟其然也，故一方面則向內而旋，形成進化，一方面則由東而南，由西而北

形成合迹。世人不察，往往以爲天地之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譬若今之世界，言其合迹，頗類古時之戰國，種種外交軍事家，甚有似於儀衍吳白之流，無政府黨則純然一孟軻之仁義。然螺旋則已進一圈，不過方向則彼東亦東，若別有軌轍之可合。其實彼此之遠近於公理，則儒者之道之與無政府黨，大有差別。惟彼在圈外進行，此在圈內進行，所進之方向同，故粗迹略同。以彼之小影，譬說今後之新世界，亦未嘗不可以堅信道之心。蓋戰國之時，迂闊仁義，而尊尙功利。至於今日仁義之價，確然能定其最貴，毫無異議。然則今日挾強權者，所謂有法律秩序始足以整齊天下者，必轉瞬而爲無政府世界之民人所驚笑，斷可必也。

——一九〇七，九，一四。——

與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因至善之點，無時可達，則苦樂常生差別。僕鈍根粗魯之人，論理止滯於業相。以爲居此人境，止有物質；並無物質以外之精神。精神不過從物質湊合而生也。用清水一百十一磅，膠質六十磅，蛋白質四磅三兩，纖維質四磅五兩，油

實十二兩，會逢其適，湊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我。即以我之名義，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隨便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以我之清水油膠等質，各自分離而後止。究竟苦樂是何一物？至善是何一點？真相是何一相？我可不管。因用清水油膠等質團合之一物，從團合後之精神，發生思慮，必不能出於物理之外。勉強假定，竭力幻想，亦惟不脫於物理之業相，以成一時之歧謬而已。故佛氏皆以為至高明，彼云『四大皆空』；既四大皆空，何來此『四大皆空』之名言，豈非自相歧謬乎？僕於佛學，一竅不通，惟依物理世界之進化學理，深信古人斷不及今人。二千年以前之印度野蠻人，決發不出什麼名理。（合觀我國所謂周秦諸子，歐洲希臘諸賢，以及紅海邊之諸教主，今彼所存遺說，皆雜有不值一笑之談。佛亦不過古人中略智者之一，斷無獨在例外也。）不過周章幻妄，消閑之詞頭既多，一若玄深奧妙而已。曾記彼說，亦有不可思議之一言；然此言乃物理世界中人，人人所能見到。蓋思議乃物理世界中之名物。物理世界中人之能力，有所限制，則『不可』生焉。（此不可與不能略同）故不可思議之一言，隨便脫口可出。此言是否在佛氏為糟粕，僕不能知；若引入物理世界之學說中，

實爲緊要名詞。由物理世界中人，爲正當之判斷，止有兩言，可括一切：

一物理世界 一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如何而有？有不可思議；物理世界，何所底止？不可思議。

其爲狀如下圖：

鑿窟且之物理世界不可思議

故如膚淺之俗說，倘有人謂必有造物者，以彼物理世界之思議，假定不可思議界之情狀，直可詬之曰：『說誑』。故宗教之徒，自然不值一錢也。倘又有人謂必無造物者，其爲說誑亦同。因『能名言』之名言，至於不可思議而止，如何能於不可思議之中，直舉『無』字以斷之乎？故卽若較深之哲理，有如佛氏以寂滅爲宗旨，亦正犯『無』字之毛病。一則以爲無於前，一則欲其無於後。不知卽或能如佛氏意中玄悟之滅寂，及至覺其滅寂，苟有一覺存在，仍爲物理；此外尙有不可思議。

普通心理，常好爲隨便對待之判斷。故如無政府黨反對祖國主義，即有人誤會，以爲可以賣國；而未嘗先計兼愛。此如孟軻氏號稱大賢，墨翟氏明明以兼愛爲標題，遂詬之曰：『無父』。若以兼愛之義，使孟氏先作一前題曰：『愛父愛他，名曰兼愛，是無父也』。上言愛父，下言無父，其爲不通，立時可顯。此皆隨便對待判斷之過也。於是言反對軍國主義，遂以爲可任他人斬殺；反對婚嫁主義，遂以爲可以任意奸騙。至若此類，不一而足。故僕今云，斷定造物爲無，亦是說誑，必有人誤會其說，以爲如此，則足見宗教之言造物，亦已得半，即不信之，始可任之。且爲此調停之說者，向來有人。是則全與僕意違反。宗教妄言造物，說誑無疑。誑造之說，豈可讓之存立。或有人謂，然則攻宗教者。每言宗教之上帝爲無，豈非即言造物爲無。曰：此乃否定宗教家之所有而已。無之云者：即言彼之所有，實爲誑也。與斷言不可思議中，若何『有』『無』之『無』自別。曰：如此，明知不可思議之中，不能斷言爲『無』，即無異認之爲『有』。曰：不然。止認之爲不可思議。認之爲『有』，認之

爲「無」，皆屬說誑。惟遇宗教家妄造爲有，可隨即斥之爲無。此等

「無」字，因「有」而起，乃爲妄造之「有」之取消物耳。

* * * * *

某公嘗告於僕，彼謂：「彼近來時覺有他世界之影，閃爍於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終無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所恃以爲一時取舍之標準者，惟良心爲一線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無數不能自由之原因，則吾人所能循此一線光明以進步者，亦止能限於力所能達之一點。吾鄉有諺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弟頗信以爲至言。苟非叛逆良心，以爲倒行逆施之事。則一切費吾精力者，無論爲言，爲行，或何等之言行，殆皆爲世界進化總賬簿中所不可少，而吾已可告無罪。正如從前所言理髮之業，不必貴於修脚者也」。僕於此書，久告某公，略有所懷疑，今當并質我公。

此書自「又以此世界之究竟」以下，僕一無所疑。彼所謂無可把握其究竟，不能猝定其價值，正即僕上文所指後於物理世界之不可思議也。所謂「做一日和

尙撞一日鐘』，僕卽竊取其意云：『湊合成我，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卽待各物質分離而止』。僕所謂混鬧一陣，亦卽竊取其良心爲標準之言，故曰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物理世界之規則，卽爲良心。良心卽善。雖至善爲不可思議，然有比較，斯有物理。指其可思議者，名曰物理世界，卽從比較不可思議而得。比較永在不可思議之間，故比較之起訖，卽不可思議。由較善而更善，直至於不可思議，斯之爲進化。循物理世界之規則，混鬧一陣，切於人事而言，吾人應爲進化，不可退化。其所下斷語，似乎盲而悍矣。此其故，實由於雖欲不盲不悍，無如不可思議。故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我以爲較善於人，如有物理上之理由者，縱舉世非之，混鬧可也。倘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安知非善；如無物理上之理由，謬造不可思議之妄證者，縱其詞甚玄，斥之爲不規則可也。故若更有人曰：善惡本無定點，我卽爲惡，亦歸於不可思議。其人明知有惡，是其人信有物理世界之則，不過甘心退化而已。是早經被斥於自己也。物理世界中，爲善爲惡，簡單如此；所以常覺其複雜者，或者強欲於不可思議界求出把握，定出價值，欲以清水油膠等質料所混合之物，發出非清水油膠等質料之效

力而已。是猶欲以不發電之質料，求其發電也。

雖然，物理世界既居於不可思議之中，由比較而進化，時時兩頭膨脹；故後日物理世界之區域，必廣於今日，今日必廣於昔日。往往向日不可思議者，久久漸可思議。因此之故，所以人或誤認爲不可思議之界，亦且有時而窮。然未知此不過物理世界進化膨脹，所思議而新得其可者，皆循物理而擴充之耳。曾何足思議於始終之不可思議哉？

僕鈍根人，所懷疑於某公之說者，即他世界之影一語。所謂他世界之影，在僕淺陋之觀念，大約不過仍用物理世界中清水油膠等質所湊發之思力，竭力違反其秩序，強搆一至善之世界而已。或則爲極樂世界，或則爲滅絕世界。約而言之，則必擬議於苦樂之有無。無論或有或無。有無之所屬，既原於苦樂，有無之效果，又有其世界。世界必可思議，則不可思議，仍在其界外，即可斷言其世界之決非爲至善。倘構造他世界之影，仍不過爲較善之問題，一涉於比較，即苦樂之乘除，無須臾之停息。無論超入於何種世界，終落於方苦方樂，方樂方苦之業境。苦樂之境不滅，即利害緣之而起。既有利害，自當利己利人，無有偏

缺，乃爲大利。若僅虛構物理違反之世界，使吾一人獨得較樂，衆生皆不能擺脫物理，以相追從，斯已偏於利己。如云他世界之影既立，言下成果，即已超度衆生。衆生不度，非我所知。然所超之境，不過較善，循乎物理，較善益善，所得之較，曾無少異。隨衆同樂，隨衆同苦，質聚則作，質散即休，其道較簡，其進彌坦，出世法之所希，在除煩惱；勞其神慮，虛構一境，苦樂相隨，仍無停休，煩惱之外，更益思慮；所以言有他世界之影，幾無異言有較煩惱之門。僕之性根，過於凡鈍，繭絲自縛，必難超度。然終願公等有以點化此頑石也。

——一九〇九，一二，一八。——

致錢玄同君論注音字母書

玄同先生執事：

讀先生大著論注音字母篇，欣喜無量。此事若多經通人引論，其發達之速，必能別出意外。大著平允精覈無倫，雖猶未卒讀，於要點已見多所扶正。自三十年以來，外人之著作勿論外，國人之從事於此事者，有數十家，任擇一家而用

之，二五猶之一十均可合用；當日王小航勞玉初兩先生之所作，尤近適當。若早經政府社會合而歡迎，則今日普通教育，已久有利器矣。無如一事之創起，雖屬毛細，必經千迴百折，由於應當審慎者半，由於彼此未謀者亦半。此事言其簡單，固簡單已極；言其紛雜，而紛雜亦甚。在學問範圍之內，舊則有古音學家，韻學家，等韻學家，詞曲家；新則有發音學家，外國語學家，符號創製家，通俗教育家等，彼此不同研究，遂亦不同見解。範圍之外，普通一般人又有或「神奇」，或「怪誕」，或「膚淺」，或「僭妄」等之批評。所以民國二年，教部遂有開會討論決於法律性質之手續，即得先生所論之三十九母，對以審定八千字之音；其實猶夫諸家之舊，特就其異同而整理之而已。惟所取較當，與詭其合理，皆當日會中同人之志也。然教部所以遲遲未發表，會中編理其結果之人，遲遲未將全案清繕者，即正欲將會中所經歷，如何而公決為較當，如何而羣認為合理者，略報告於多數學者，并以語於普通之國人。其條理紛錯，敘述較遲之故也。去年復經范靜生先生長部時鄭重催促，當去發表不遠矣。今就大著半篇所及可以略說者，先承教於左方：

八千字之音，雖由三十九字母而審定；實則三十九字母，爲此八千字音所產生。（審定之字雖八千，而同切者可類推；準而用之，無不可取得其音也。）今卽捨無字之音，僅言有音之字：合古今南北不同之字音，非此三十九字母所能概括而盡；故濁音無母，「喻」紐無母等，皆必然之數矣。字母之數，止對其全國統一，及現行之字音而定，爲凡用字母國之所同；雖注音與造字異其趣，而準於所需之音，俾莫或闕贅，則一也。

八千字之音，何等之音耶？曰：所謂「官音」是也。雖不必有北史李沖其人，指帝言爲正，然八千字中百分之九十九，又所謂「京音」者也。蓋出於口而言者以爲滑熟，入於耳而聽者以爲適當，有莫知其所以然，此卽古今字音所以成變遷者。故每一時期，必有一種特殊之音聲，積漸而著，莫反其初，非人力所能制止而矯正之也。

漢魏之音，雖不同於殷周，而論者以爲猶未若齊梁間變古之甚。齊梁方標其音韻之盛軌，迨陸法言綜厥成，行至唐末，卽受攻駁。宋元間，劉陰方以併韻爲適時，而周德清輩之中原音韻，已借曲韻而嶄露其頭角，樂宋因以造正韻，雖增中

原音韻之部十九爲二十二，（二十二部謂若平上去之每類）文學界與之相持，似正韻於五百年間不顯功能，實則潛勢之增長至於今。而注音之字母止賸十有四。〔「几」母特別未數〕〔「江」「陽」固併，「麻」「遮」固分；而又「友」「齊」莫辨，「蕭」「爻」無別，「真」「寒」「刪」「先」併而爲二，且吸「侵」「覃」「鹽」而入之矣。故古音雖經衛古之士，時時爭持於紙上，而節節失敗於口中。今所謂較字甚清，音正腔圓，作西皮二簧之「劇評」者，固不足道，其如實際正相承認之何哉？且文人學士以紙上之清濁，作南北之雜腔，亦復無形中自慚其爲「藍青官話」，則又何哉？蓋今日八千字之官音，卽古今流變中一段之音，將取用於現時，以爲齊一全國之用，固應時之驕子。殷周莫可如何於漢魏，漢魏莫可如何於齊梁，齊梁宋元莫可如何於明清以來者也。

以上言「韻」耳，而「聲」亦有然。孫叔然固未示其聲系；同時李登雖有所作，今亦徒存聲類之名詞，殘輯之稿，莫能審其類也。直至陸氏切韻，存其例法於廣韻之中，經最近陳蘭甫氏考定爲四十類，至舍利造字母，謬併爲三十；守溫復增其六，乃爲三十六母，沿用於切韻指掌圖，七音略，四聲等子，五音集韻，切音

指南諸書，至於今而似猶確定。殊不知「門法」等方增繁於元世，而元吳澄等已輾轉不愜於「知徹澄娘」等之獨立；自明以來，張位蘭廷秀方以智等之二十母，復大愜心貴當於時人；樊騰鳳李汝珍之徒，且以把持於一般俗流之社會，勢力偉大不可言；（李母雖三十三，實則十九，正二十母之嫡系。）近代新化鄒叔績，通人也，猶拜倒於二十母下，張目甚力，可謂異矣。然何異哉？注音字母之結果，其聲母名雖二十四，若以「ㄐㄑㄒ」四母依常法復之，固剛剛二十耳。輾轉必入其玄中，此真可引避者也。

故若音之存於紙上者：高之而求先秦之音部，自鄭庠六部以迄今日章太炎先生之二十三部；「侈歛」，「陰陽」，「對轉」，極古音之奇觀，精之而推等韻之母數，由舍利之三十母，而復至於今日勞玉初先生之五十八母，統「清濁」而辨「憂透轉捺」，又盜聲紐之能事。然此正皆爲音學界談話名理，研精古籍之所資，決非可以圓滿之理論。造一美備新語，強羣不熟於其耳之人而使容易出口者也。故先生大著引及當日會中之論述，以爲於「平仄」「清濁」等等，頗望有所矯正，此實有之，恆亦其中之一人。然迄今詳思而博考之；而知經典主要之聲韻，尙莫

能返古；則晚近美例，又何妨略多變除。勞玉初先生，即深致此忠告者也。

即如「知徹澄」與「照穿牀」，先生亦已允許合併爲大犧牲矣。若詳加討論：不惟古音「知徹澄」合於「端透定」而「照穿牀」包括「精清從」我國學子固斤斤分別；即日本采用吾文，「知徹澄」之字與「端透定」皆在「夕」行「照穿牀」之字與「精清從」盡列「卅」行不相混也。况以發音狀態而言：北方能讀

「知徹澄」以「照穿牀」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略略返抵上齶，音之感覺在舌葉，（葉謂近舌尖之面）不在舌尖。感覺於舌尖；則爲不規則之「端透定」矣。中部能讀「照穿牀」（遍於全中部否？則未深考。）以「知徹澄」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平抵齶後上齶之邊脊，音亦感覺於舌葉，若感覺去舌尖稍近，則爲不規則之「精從清」矣。以理想言，如混合中北兩部而各存一系，豈非將於三十六母可無所缺？然而羣不屬意於此者，非以此一問題爲較渾，而別有問題爲較畫。渾則可任其吞併，畫則當出力保存歟？然渾畫之間，正未易定其程量也。

「知」「照」等音，南部閩廣皆合併於注音字母「ㄐ」「ㄑ」諸母之中，論者稱其即爲「知」「照」等之古音「ㄐ」「ㄑ」諸母，不屬於牙音之齊齒，另當獨立，乃斷然

可決；昔日部中吾鄉楊奐之先生曾言之矣。今以「ㄐㄨ」諸母之發音狀態而言：當舌尖略着於下齒之背，以舌前（舌前者，謂舌面中部略前之處。）抵上齶之深處，其出聲與牙音各母出音舌根者固不同，即與北中兩部讀「知」「照」等舌出於舌葉者亦不同。於古既「知徹澄」之與「端透定」，「照穿牀」之與「精清從」，可相出入，「端」等音出舌尖，「精」等近舌尖，若微縮而成舌音葉，有是理矣；深入舌面腹部，不應有此理。以恆揣想之：南部讀「支」如「幾」，必如中部、讀「支」之狀態，舌忽下垂，而考之感覺，則移諸舌前，成為「ㄐㄨㄊ」一系之舌前獨立音；北中兩部人牙音之齊齒亦讀於此系者，齊齒韻母「一」字之勢力在舌前，其聲母「ㄑ」字之勢力在舌根；閩廣人能加多舌根之勢力，故齊齒字猶讀在牙音本系；而北中兩部人之發音，為舌前韻母之勢力所勝，故遂變入「ㄐㄨ」諸母之系矣。惟釋名云，「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若舌腹正到舌前之部分，則「顯」同「ㄊ」「ㄐ」或果曾為「端」「知」之古音矣。且西方對於「ㄐㄨ」，本有以為以「ㄑㄨ」連結「ㄐ」音而成也。

「知徹澄」之與「照穿牀」，其較渾者；而母之清濁，與聲之陰陽，則較重

然。「陰陽」也，「清濁」也，「長短」也，「高下」也，「廣狹」也，「緩急」也，「輕重」也，「快慢」也，「大小」也，「尖圓」也，「鈍銳」也，「強弱」也；諸如此類之詞類，皆爲談音家所慣用。實則有時而若絕有界限；迨有時一生連帶之關係，則又彼此融暈而相入。雖聲爲長短，母爲清濁，如此之辨別，至今鄙意猶然，且不得不然；因無此分別標定之名詞，則將窮於言說而莫可形容，惟年來反覆窮思，其不妨假借之觀念，日積增強，亦有足爲先生告者：

(一) 四聲究以何者爲標準乎？今不知出諸當日周彥倫，沈休文等之口者何如。若取今日所可質論者論之：除每地之四聲，或則遞高一等，或則遞下一等，無有恰相符合者勿論外；又除變聲之字，單讀則副其標向，複讀則意其爲動爲靜，其位則爲上爲下，皆可變倒其聲格，亦勿置論外。(他如閩廣等有七聲八聲，大都合清濁而累數之，尙未發見有價值之研究。近日倫敦大學講師英人阿猛斐爾氏著一普通發音學，據廣東吳君之說，以「分」「粉」「咽」「焚」「奮」「份」爲六聲之分別，謂係大發明，卽此類也。)卽四聲自身之長短，向分兩派，甲爲考古派，音論以平爲最長，上次之，去次之，入又次之，古音去入相變，秦隴則去聲

可爲入，梁益則平聲可似去，皆其明證。其讀去聲，皆主不甚着力；解「去」字之意，大約卽謂其聲將去而不留；今日南北主此讀法之地甚多，而北方更溥。乙爲通俗派，則以去爲最長，平次之，上次之，入又次之。神洪所引元和韻譜，謂「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玉鑰匙歌訣謂「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皆此派之本。其讀去聲當清，則與不着力爲相反；曰「遠」，曰「哀遠道」，則誕長可知。是彼解說去「字」，蓋謂送其聲而遠去。吾郡卽如此讀法也。

(二) 入聲果當於四聲之分配乎？今日讀入聲而最明晰者，爲長江流域之中部；然其收聲，概含西方日母，故西人譯我入聲卽一概廢以日母爲訖事。此非齊梁以來之故物，則不可諱，蓋東鄰之音。傳自六朝唐宋，無論「吳音」，「漢音」，其入聲例有語尾：如「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之字則用K，「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鑑屑薛」之字則用T，「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之字則用P；返而證之於音韻闡微序例等之所論，今日粵人等口中之所說，正復相同。然則「屋」「質」「緝」等之用K T P收其聲，與「東」「真」「侵」之以ng N. M收其聲又

何以異？且「東」「真」「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在西方十八九統以爲「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爲「東」「真」「侵」等之鼻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以平上去讀之，似無人不能道其區別也。）故若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爲不合古音，似矣。而謂八聲自亦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價值；蓋以

「東」「真」「侵」等爲一團，

「屋」「質」「緝」等爲一團，

復以「東」「真」「侵」「屋」「質」「緝」等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灰皆灰蕭肴宵豪歌戈麻尤候幽」爲本團，

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爲善乎？近世北方卽有如是之傾向；

惜「支脂」等皆西方所謂「長音」，而北人讀「屋」「質」「緝」等同之，終爲美中不足耳。（然平上去之分別，恆亦非敢認爲「天經地義」。如按音理而細分，恐決不止於三階；若僅適於聲歌詞章，似長言短言而已足，卽所謂「平仄」是

也。前有浮聲，復有切嚮，齊梁發明四聲諸字，其功用亦止於此。惟宋元詞曲家有云，「上去不可無辨」，其然豈其然乎？

(三) 北方之「陰陽平」果何自來乎？大概言之，「羣定澄並從牀」等六聲母，平則通於「溪透」等而爲其陽聲，仄則通於「見端」等而同爲陰聲；（雖江慎修等有異論，而事實則然也；至「疑」等十二母別論於後。）故分配母之清濁，自來不一其見解：有以「見羣」爲配者，有以「溪羣」爲配者；近時勞玉初先生則堅主「見羣」爲配，而謂「溪」亦自有其濁音，特中國缺之耳。恆略考之，兩配皆在，未嘗有缺；玄廬所引大般涅槃經「比聲」二十五字中，卽具此證，當時錢竹汀陳蘭甫諸先生意不屬此，故未注意，不然，「陰陽平」之爲物，早略有着落矣。今取其舌根聲五字，復以英人梵文注音並列之，自灼然可見。

迦 哇 伽 恆 俄

K kh G gh ng

見 溪 羣 奇 疑

姑取「奇」字以爲配「溪」之陽平，則「見羣」一對，「溪奇」一對，合南北而

分配之，自無所缺也。西方發音家呼「見溪」爲「氣子」「羣奇」爲「聲子」。「見羣」爲狹類氣子聲子之一對，斯惠脫氏謂法蘭西之子音皆狹類是也，如K讀「格」，正卽「見」母。「溪奇」爲廣類氣子之一對，斯氏又謂英國之子音皆廣類是也，如K讀「克」，正卽「溪」母。所謂狹類者，發音緊；廣類者，發音舒耳。如英法等，或廣或狹，皆止有其一類；而我國之於「氣子」，南北皆兼有廣狹，斯爲異徵。惟於「聲子」，北方仍有廣而無狹。南方亦有狹而無廣。

(四) 陽平之廣狹果歸一律乎？十八濁母之性質，以發音狀態而審測之，固

彼此各異其趣：「羣定澄並從床」者「斷子」，「奉微邪禪喻匣」者「續子」，「疑泥娘明來日」者「流子」也。惟「斷子」之陽聲，南狹而北廣。至「續子」六陽聲，似南北皆廣；因「非敷心審曉」之音，其價值等「溪」(「影」則雜有母音，其子音擦顫之狀態難於吐發，參詳下文「影」母之子音條)如是，則「奉微邪禪喻匣」等之音價，自然亦等於「奇」此因此類「續子」，每由擦顫而成，音氣暉渙，不易狹讀之故也。其「流子」六陽聲，似南北皆狹；此六母者，自周德清以至樊騰鳳，皆有陽而無陰，與南方之有濁無清爲相應，僅執陽聲濁音以相求，

殊不易定其廣狹；惟自李汝珍輩定爲陰陽兼有，王潤山先生之國音檢字因之，由所謂陽平若「聲歐尼濃摩蠻隆來戎茸」等求之，其音價自等於「見端」；陰而清者如此，則其陽而濁者若「挨昂倪農慶曼龍雷」等，亦將等價於「羣定」，此因「流子」有半母之性質，易廣而易狹也；（惟「流子」六母，在南固純粹似狹，若北方則斷其甚純，因北方於狹濁，本有傾向於廣濁之勢；且「流子」之狹量，決不能比「斷子」，故以「疑泥」較「羣定」，即南人口中狹量，亦自有差別，所以等韻家亦以「羣定」爲全濁，「疑泥」爲次濁；如是，或北方於此六母大半爲狹，少半爲廣歟？惟其陰平，似南北皆絕無廣音；倘北方果於陽平雜有廣狹，而廣無所配，亦一特例也。

僅舉上陳四端而審量，似周沈在齊梁時之定四聲，亦止爲一種之分配，而條理其當日之現狀。非不有不可動搖之界畫，足以範圍古今，使尺寸不可逾越也。故以「陰陽平」與「上去入」爲「五聲」之階系，是雜衡系於縱系，自多可議。但既濁音僅異其廣狹，而實際存在，而「上去入」之名稱，依然無恙，則五聲者見其爲五聲，四聲者見其爲四聲，能各滿所願以去，「陰陽平」即「陰陽平」可矣；

且南方於「奉微邪禪喻匣」諸母，亦有陽平也。

况吾人所以今日猶必致謹於「四聲」「五聲」者，於單文隻義之字，視此每略減其鄭重。惟質有精粗，謂之「好上惡入」，心有愛憎，辨爲「好惡皆去」，當體則云「名譽去」，論情則曰「毀譽平」，南北學者，皆計較之必審。是四聲五聲，功用如一。卽或因四五之異同，而致稱別之混淆，又將爲說經家所容許；因此等無謂之區分，古無其事；不過萌芽於漢代，漸盛於葛洪徐邈以來耳。

昔人不明乎「支脂」等爲A E I O U之一團，「東」「真」「侵」等爲尾音，加ng NM之一團，「屋」「質」「緝」等爲尾音，當加K T P之一團，援入聲於四聲，敘述宜其周章。考諸經傳而入聲獨立，不與三聲相混，有清諸儒，以爲足當一聲之據。殊不知彼之不相混，乃與「東」「真」「侵」等之不相混於「支脂」諸韻同一理由。「支脂」諸韻，固因發音寬廣，而字數較多，有其平上去。「東」「真」「侵」之尾音爲「流子」，有半母性質，而發音尙舒，其字亦多，亦有平上去。惟「屋」「質」「緝」等之尾音爲「斷子」，發音迫切，字數既少，平上去亦不易分別，遂若與「支脂」「東」「真」「侵」等異其趣，爲「團」

者降爲「聲」矣；亦與「陽平」之本爲「音類」者變爲「聲類」，沈休文固與周挺齋同一不求甚解也；（入聲或細按經傳，自其不相混用者而分別之，可得「平屋」「二屋」「去屋」亦未可定；惟「支脂」「東真侵」等，經傳尙平上去多其混用，則「屋質緝」等止有少數之字，其混用愈可知；然則欲得古人入聲之平上去，殊不爲易事。且古似亦本無平上去也。）顧亭林氏首先致疑，有「入爲閩聲」之說，其杌隉於其分配乎四聲，情態如見；復於四聲相配之法，亦不以廣韻等諸韻書爲然。恆則以爲陸氏等韻書之配法，與顧氏等古音之配法，兩各有當；陸氏等則以含有音尾者與含有尾音者相配，且分配適均，惜其見解能達此點，竟未悟入聲之爲一團，是時世爲之。顧氏等則以配於彼此有語尾者，後以佩於所含之音；雙配之法，尤合三團一貫之理，在學理爲較陸氏等爲進步，惜仍未悟入聲爲一團，其分配亦不完整。（就中似以江慎修爲最當，然與宋元等韻家之雙配法大同小異，未甚改良也。）

段玉裁謂古無去聲。江晉三則謂古音有去無入，平輕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江氏所知之四聲長短法，似卽吾郡之通俗法，用以論古，不免扞格。）

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職是故耳；北人語言，入皆成去，至今猶舊。按二說似異而實同；段則轉去，江則去轉入耳。段所據者，經傳多去入相變之字，最爲其所注意。惟入之變去，乃「屋質緝」等失其音尾，變入「支脂」等耳，與「零」之並韻於「東」「侯」，「寅」之兩諧於「真」「支」，爲「東真侵」等失其尾音，轉入於「支脂」等，正相同也；故去入轉變之說，不足爲去入惟一之關係。入之變去者固多；其變而爲平上者，亦未爲少；如「祝」可爲「州」，「蒲」可爲「毫」，殆難悉數也。至江氏并以北人語言入皆爲去，援爲去促成入之證，則疏謬殊甚；北人入聲之轉變，略以中原音韻迄於李氏音鑑諸書所載者考之，大約等韻正清之字變爲上聲，次清正濁之字變爲陰陽平，濁次韻母之字方變爲去聲，何嘗入皆成去乎？惟段江之是非，不在今日討論範圍之內，姑可從略。恆所以引其說者，彼等認許四聲可增減，如陳季立所謂「上去僅輕重之間」云云，其意皆有足取者。恆輾轉以思，約有如下之概念，然僅附論於同志之通信，聊當劇談耳；決非提議有所改作也。吾意入聲則自爲一團，與「支脂」「東真侵」等並立爲三團。於古，於今之北方，其實皆止有「長短言」：「長」卽謂「平」，「短」卽

謂「仄」。求入聲平仄之法：即以經傳中入之韻於上去者推類求之可也；或如今日注音母，實際已失去音尾，轉入「支脂」等，即照中原音韻等之法，分隸於平上去而求之，亦可也。今惟就「支脂」「東真侵」兩團而論其平仄，則周顒，沈約等當日之分上，無異即周德清等之分陰陽平。何也？周沈「上」其名，實即古之「陰陽」；「去」其名，實即「陽仄」而已。試爲表於左以明之：

平見	—	陰平	—	狹	上見	—	陰仄	—	狹
平溪	—	陰平	—	廣	上溪	—	陰仄	—	廣
平羣	—	○○	—	狹	上羣	—	陰仄	—	廣
平奇	—	陽平	—	廣	去羣	—	陽仄	—	狹
					去溪	—	陽仄	—	廣

說明右表者，即劉士明等謂「北方讀濁上似去」，是其重證也。雖江慎修等爭之；此與錢竹汀言：「『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陳蘭甫亦力辯其非，而西方發音家則言上母引讀太長，起舌齶間之擦顫，則成丁子，是「影」母引長，確可成爲「喻」母；先儒不以發音狀態爲要，故多拘執。濁上挾其峻促之勢，若以廣聲子之法讀之，固不成散短，不能不變而爲去；即以狹聲子之法讀之，

亦必弛而莫保其上聲之音價。今於實際，固以狹聲子聲法讀之者也，無如其已似於去。就是以推，考古派與今日北方之去聲，皆主弛短；則清去濁去，雖勉強與外來之濁上同以狹氣子狹聲之法讀子；弛且短，聲帶即不能無顫，適皆成爲狹聲子矣。上聲次清，因峻促而保有其廣氣子之音價；若去聲次清，吐發尤弛，遂以廣氣子之資格，適成爲廣聲子矣。細審其轉變之結果：上聲適成爲廣狹兩氣子，去聲適成爲廣狹兩聲子；上聲爲陰仄，去聲爲陽仄者也。而尤可援以證明者，卽北方入聲正清變爲上聲，其次濁變爲去聲，清濁對待，正是陰陽仄，而何上去之有？故五聲之法，非特陰陽平爲音系而不爲聲系，卽上去兩聲亦爲陰系而不爲聲系也。若輒以吾郡通俗派之四聲長短法律之，鮮有不極詫者；然追迹於先秦「長短言」之時代，又正有可討論者焉。

又先生鄭重於三十六母之存廢，謂「影」非聲母，「喻」不可缺，其論固精覈矣。惟三十六母自身之分類，實有其不盡當者；先生之所發見，則爲「ㄐㄑㄒ」

「ㄐ」當獨立於三十六母之外；復以發音狀態糾之，似「心邪」「審禪」與「精清從」，「照穿牀」同列，「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配，均不合法。當日會

議之時，惟汪怡安先生頗持精要；而勞玉初先生向日之著作，亦多所變改，惟喉鼻舌齒唇之音類仍依舊法，則遷就「憂透轉捺」太過分法遂失其自由。今姑以自然者分類立表於後，自見其得失也。

聲門音……續子一對曉匣（黑等）

舌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格克等）流子一對○疑（兀等）

舌根兼唇音……續子兩對影喻曉匣（烏呼等）

舌前音……續子一對影喻（伊等）

舌前兼唇音……續子一對影喻（迂等）

舌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幾溪等）續子一對曉匣（希等）流子一對○

疑（睨等）

深舌葉音（甲）斷子兩對知澄徹○ 流子一對娘

深舌葉音（乙）斷子兩對照牀穿○ 續子一對審禪

淺舌葉音……斷子兩對精從清○ 續子一對心邪

舌尖音……斷子兩對端定透○ 流子一對○泥

伸舌之邊音……流子一對○來

翹舌之邊音……流子一對○日

唇齒音……續子一對非奉

唇音……斷子兩對幫並滂○ 續子一對敷微 流子一對○明

所謂舌腹音者，當稍前於舌前一幾微。然舌前「伊」之濁音，與舌腹「舌」之濁音，卽甚不易分，惟能心知其意而已。「舌腹」之名，卽因釋名「顯爲舌腹」言之，借以名焉。

發音家論輕唇字，在英文爲唇齒；在日文爲唇，今似中國之「非敷奉微」，當分屬兩類。「非」「敷」兩氣子究應誰屬，則不可說；李安溪以「非奉」「敷微」爲配敷，樊騰鳳則作「敷奉」「非微」，姑從李氏以見意耳。「非敷」之字已相混淆，不可理而當也。惟「奉」則必屬於唇齒，微必屬唇；兩聲子之關係有可言者，北方「微」皆歸「喻」，卽爲同是唇音而互變，日人讀其「フ」母，有時若我國南方「無」，亦此關係之所致，（若謂古音「並奉」「明微」相對轉，此乃輕重唇轉變之關係：「奉」以唇齒與「並」相交涉，而「微」以同在唇者與「明」

就近相交涉，皆無害其爲各分音系也）「非敷奉微」爲續子，中國續子皆非若齶子之兼有廣狹則「非」母萬無必以與「幫」母相當之理也。胡仰曾先生爲我國知音巨子，其注「微」母等西音，皆極精當，先生故皆依之。

發音家之論子母，如「烏」字發音在舌根，而唇雖近於密合，不起擦顫者，母音也；唇上起有擦顫之感覺，則子音矣。其論「伊」「迂」亦同；「伊」之擦顫起於顎，而「迂」亦在唇。故「影」母不當列母音，爲正當之論斷。且吾人不能讀「烏」「伊」「迂」爲次清之音，以配「喻」之廣子，僅假借母音讀若狹子，尤與「非奉」「敷微」「心邪」「審禪」「曉匣」等之同宗系者相乖迕。「影」之一母位，殊與餘之三十五者不相當；惟在其位上，當有一子音，則又事實之所不可缺；不得已借母音當之，乃圖適於施用，無可如何而已。而「喻」母既爲「影」母之濁聲，當然與其他濁母同爲陽平之犧牲矣。

實際字母之數當存在者。就上表斷子十有四對，續子十對，流子七對而言，即對於北方廣濁不爲之地，去其空圈，亦應有獨立之母四有十八；而舊日之三十六母，固爲不甚完好之分類也。如此，則遷就保存之意，又無妨稍治淡也。

終之，音聲之學，亦與諸科學相類。積今日之人智而日昌。故即吾國「古音」「韻學」「等韻」諸學，亦必有推求日密之觀；將來著作之富，應千百倍於向有之卷數。惟學問則必有論爭不定之音。而國語則期其及今可行，疎密之異勢，蓋有無可如何者也。

故如代表母音之筆畫，尤爲微末。不加深察者，往往看作鄭重。前年聞國會中曾有山東某先生欲專爲筆畫之討論，列作議案。其實除采用西母，或另采簡易速記術等之字，甚難分別不適於通俗教育者外，如其止仿日本「假名」之體式，采用漢字偏旁，終與今之采用最少筆畫之字毫無異同，徒失却附帶而得之歷史的價值也。試取各家偏旁之字母詳細比較之，自可見矣。故先生亦於「答第一問」中深切言之，謂「借用古字，實比新造符號爲好」。恆之意，且以爲但以所定之簡易古字便於淺學記認者作爲基本；行之已久。其筆勢欲趨於簡單，自由由美術上之工巧成之。如日本之「平假名」，如彼其累墜，尙能書以狂草，使飛速有致，則何有於所定注音符母之本較簡約乎；至於行之域外；可仿日本之法，拚用羅馬字母對照爲之，誠如先生所書「應讀兼用」者也。但恆視世界之趨勢，羅馬字

母，亦將與我國說文等早晚必為博物院之陳列品。蓋一個符號止代一音，為今日發音學家之定論；限於二十六母，一字必將如先生所慮「或需七母」，此豈新世界應得存在之物乎？今日改良之音符，普通者已有兩種：一為萬國發音會之所定，沿羅馬字母而修改之者也；用此字母注讀各國文字之勢日盛一日，將來第一步之改良字母必或以此為代用；當時「世界語」因遷就時好，所用字母，尙多可議，異日亦必迫而修改。一則為發音學祖師佩爾氏之音字。依發音狀態而成，在實際尤為美善；惜以習慣上之關係，字母終將止用然專門學術中，不易即成為代用羅馬字母之一物也。但羅馬字母決不為惟一之通用品，則或承認此說者已多。於則我國注音，且取我國固有之簡易字而用之，恆亦與先生同意也。欲就商榷者，不盡百一，惟願先生常教之！

— 一九八一，一。 —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

……我告訴溥泉先生，我要做兵官，不是憤言，亦不是戲言；先生說我心裏

決不想做，何以見得呢？這反正無關學理，亦不是時事，我就將我的意思告訴先生。

我想做的兵官，決不至於退化到那種程度。妬忌軍閥的萬能亦要擁着幾萬叫化子，吐一口氣。亦何至像時人想像中之護法偉人，簡單止是佔起地盤，叫人知道你有舊勢力，我亦有新勢力，有你亦有我。却更不是說，世上止是一個強權的變相，沒有公理。亦萬不是要武力解決，如普通革命家之口頭禪，要驅除魔鬼淨盡。又不是這麼這麼，那樣那樣，種種想做兵官的老觀念。我所想做的兵官，是想做晚間街坊上更夫，寺院山門口的韋陀。平淡無奇，正是幾千年來，但聽說，不照做，叫做衛國衛民的兵官。拿新名詞來說，亦可說保衛公理的兵官。我一面想做，並不與公理有甚衝突。況且同反對軍國主義，是並行不悖。不是想插着白翎毛，掛起指揮刀，像煞有價事借服從，壓着幾萬叫化子的奴隸，做他威武的器具。叫至好朋友，見了我的莊嚴，亦不寒而慄。我止想約着幾萬心願相同的的朋友，組織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夫團韋陀隊來。兵器是用最精良的，兵法是最新式的，士卒是不消說得同甘苦的。我的兵官，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就是法國反對軍國主義倡始家愛爾衛前年從軍的意思。把世界上的變相威廉第二，必要抵抗得，請他失敗的。甚麼五大國，甚麼戰敗國和約，是不願與聞的，因為愛爾衛默認五大國，默認戰敗國和約，所以我要做兵官，繼續愛爾衛的責任。這是我一向想做的兵官。

我心裏想做，什麼到底做不成呢？就是要想做這種兵官我願意同他做的朋友，都只有一把裁紙刀，簡直不中用。要合那有機關槍的人去做，先要運動，欺誑，拉攏，迎合，委曲，用盡種種工夫，把我自己製造。恐怕我沒有成功我理想上的兵官，早已成了一個像煞有價事的兵官。不但少了一個冬烘先生，反添了一個喫肉朋友。

先生，那麼有我理想上的兵官，我心裏會不想做的麼？那裏會沒有這種兵官，公理有保障的麼？那威廉第二變相的五大國，能把紙片兒請他敘威的麼？紙片兒。亦不過招募這種兵官，契約這種兵官，有了這種兵官，纔把五大國的公理，又進一層，變成世界公理。

先生，你吩咐我們這麼辦罷。

——一九一九，六，二五。——

敬答胡曄先生

頃承時事新報轉到胡曄先生一函。渠因讀了我的箴洋八股一文，生出八個疑點，要我致答。雖問題中很多我所回報不來的，但借着瞎說幾句，引起別人的高論也好。先將胡先生原文錄前後，逐一答之。

問：一曰今日視為奇技淫巧者，在進化之將來不足奇矣。然則人類將來一切器用，是否歸於劃一，永絕奇巧？

答：剡木爲舟，取於封象。稱此剡木者曰聖人，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帆船，又從而有輪船，極巧之淫矣。桔槔引水，惡之曰有機心，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水車有風車，更從有打水機，極巧之淫矣。若欲歸於劃一，永絕奇巧，將劃一於遠古之『舟車無所乘之』機心不可長之乎？抑劃一於剡木桔槔乎？或竟不嫌奢泰，劃一於帆船風車乎？或竟忍痛劃一於輪船及打水機乎？胡先生下文又知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則輪船打水機之後，又必另有『不足奇』之奇技淫巧，迫使放寬劃一之範圍矣。永絕之手段，果將在何時下之爲最宜，此我當先反

問者也。

如不永絕奇巧，是否人類人人平均享受。毀製造輪船及打水機之機器。則所操斧斤刀鋸，造帆船風車之艱苦，與造輪船及打水機等。毀製造帆船風車之斧斤刀鋸，則所操粗鑿鈍斧，造刨木桔槔之艱苦，與造帆船風車等。剝木坐兩人，輪船能坐數千人。桔槔止溉五畝，打水機能溉數萬畝。欲平均享受，剝木桔槔時易乎？輪船打水機時易乎？吾意奇巧愈增，平均之機會亦多。十八世紀有蒸汽機，因而十九世紀有無政府主義之名詞。十九世紀末年有摩託，因而二十世紀初年有共產國之實現。（俄國僞共產國也。真共產國將湧現於將來馬格斯之故鄉。）如不能平均享受，是否適合人類需要。奇巧之適合需要，便是促進平均享受。美國之狗，還比中國農夫得人格之保障。如胡先生願受文士詩人之美詞誦人，以為中國農夫之樂，遠過美國工人。則二十年前設無奇技淫巧之洋鬼子來教我們掛起這僞共和招牌，敵省蘇州玄妙觀裏每年十二月催租委員所演之兩部肉鼓吹，每日一二百人血肉橫飛，才得中國農夫之真相矣。就是掛了僞共和招牌，因少了一點奇技淫巧，所以尊處西單牌樓前才膠皮車夫滿街，丘八先生孝敬他們的拳

頭，恐怕美國工人未知其味。

問：二曰歐洲今次大戰，殺人還不算厲害。若進化之將來，必十百倍於今之歐戰，以至殺至無政府之成立，世界便太平。我不知此時世界還有動物否？

答：此次歐戰之所以稱大，世人心理，止因一是戰具中的奇技淫巧較多，「湯克」綠氣砲，都好像封神傳西游記裏所用。又因二是打壞的奇技淫巧如名城，大建築等毀了不少。又因三是能做奇技淫巧的「闊人」死得不少。因此大其所謂大，居然大了。然一共止死了七百萬人。傷了二千多萬。比到我們秀洪全會國藩時代，七省一百四十兆死了十分之四（少說點）也過了五千萬人了！再比到李闖張獻忠時代湖北四川供張大爺一人夷戮者便是三千萬！所以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一夕坑二十萬，白起一夕坑四十萬，皆渺乎其小矣。這因為所用的藤牌插子並無奇技淫巧可稱，所死的人俱沒有洋大人身分，所以小其所謂小，居然小了。我是崇拜奇技淫巧的一人，止知他們仗着奇技淫巧，把戰是吹得大了，把人是死得少了。所以我堅言這次歐戰滅着利害，並言奇技淫巧增加。後面還有三十六次

得更大之戰，七十二次得並大之戰，方到無政府。但每次「大字」的名號愈吹得響，而死傷人必數必愈減。石子互擲時代，死數多於弓箭時代。弓箭時代之死數，多於鳥槍之時代。毛瑟槍時代死數減少，機關槍時代愈少，湯克時代更少。這是有歷史可憑。所以有位朋友說：「你看螺蟻徒足相搏。頃刻伏尸滿衢」。所以未必奇技淫巧，適與殺人為正比例。說不定恰為反比例。但我是述事實：決非我之主張如此。主張與不主張，全與事實不相干。主張永絕奇技淫事，奇技淫巧之日進，惟混沌才能止之。歐戰之利害，否認之者僅有寥寥數人。試問一切軍閥，皆相駭以為至利害者也，簡直我之以為不利害。胡先生尙不過疑之，在吳佩孚等竟可執而囚之。然歐戰之前之內亂，人猶有所憚；歐戰以後，各省相斫，日甚一日。可見未嘗因人人說利害，而阻止其分毫。如謂人而劣敗者，應就天演淘汰，則他等動物，并不見優勝於人類，即當先人類之劣敗者而滅絕。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至於今日，蛇龍虎豹之數，已減至無可減。牛羊犬馬止因有所利害，始保殘喘。劣敗之難逃淘汰：事實照然，不用細說：

問：三曰進化之將來。必人人是大學畢業生，受大學教育。我以為今

日文明，才以大學教育爲止說，又安知異日人類智識慾之擴大：不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乎？

答：這是胡先生目光如炬，所以一語便破的。大學畢業生，不必遠至將來，

在今日卽有識者所譏笑。中國的奇技淫巧，尙在虛無縹渺間，便是什麼一二外洋

人歸來的博士碩士，正是銀樣蠟槍頭，所受區區大學教育，全不濟事。各國的學

問家早已有許多超了大學。進化之將來，必有許多超了今日的已超大學者。我

所謂強迫大學教育便可無政府，乃言有如今日未受教育之苦人，異日可無一人。

人人所受最淺之教育，已能如今日大學教育。今設一喻，東蓀先生受過大學教育

者也，胡先生定然或者有超過大學之智識，我則勉強算受過普通教育。然我們張

胡吳立一個三合會，其會章所約，想不過勿嫖勿賭勿妒忌等等而已。倘加入老洋

人與孫美瑤，必加不可殺人，不可放火之條文矣。何以我等張胡吳三合會章內可

以不加殺人放火者？無非我等自吹，以爲受過相當之教育。若有言及殺人放

火，未免大失自己之體面。故我謬以爲將來世界，倘人人受有今日之大學教育，

則異日人類之組織，必不容我們今日替他們代擬。

問：四曰惟有進化到不可思議，人類才能無戰爭。我不知到無戰爭之地，是進化或是退化？

答：奇技淫巧愈增進，備戰的損失既太大，而且交通便利，語言文字之隔闕亦減，便將地球縮成中國吳越秦楚，今暫時雖猶有南北界限，然有如前數年之宇內一家，非盡無望。加之以文明自烹之體面愈寶愛，我們理想的不動干戈，定可做到。其時或另有不滿人意之條件，直認人類為退化，亦何嘗不可有。特指無戰爭之一端為退化，則斷不能言也。

問：五曰世人既利用物質文明，同時又要反對物質文明，自相矛盾。我以為此種矛盾心理，是否迫於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發生？

答：凡反對物質文明者，惟一理由，正就是因為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以古代的老子，便是一個古代的代表；現代的託爾斯泰，便是現代的一個代表。這種人的確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大慈悲。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到了至偉大的佛。連恨極了弱肉強食，把世界都要叫他涅槃，叫他停

當當，沒有一切，也就沒有苦樂。這種大志願，若果然做得到，我也就一百二十分贊成；若止是同是殺人的一種理想，徒然製造了無數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占着佳山水的和尙，表面反對掠奪麵包，實際隱隱偷竊人的麵包。那我也就付諸一笑了。我最悲傷古今中外的黨人，無論革命黨罷，社會黨罷，無政府黨罷，終是先挂了反對物質文明的招牌。因為他的反對的目的物，大都便是享用物質文明者。看見米從席包裏出來，便以為米從席包所生。惡米，并惡席包。恨享用物質文明者，並反對物質文明，所謂遷怒是也。但此種人雖口頭恨物質文明，亦果有惡衣惡食者；然大都全不解家人生產，狂嫖濫賭，自稱解悶；其實即暗中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人的麵包。尤其可笑，彼之慷慨激昂，倚以自豪者，自以為能用手槍炸彈；所恃者無非物質文明之利器。自相矛盾，不以為怪。迨一旦得志，彼之毫不懂製造物質文明，而醉心物質文明，過於向之所謂閹人。所以昔日革命乞丐，今日皆變為豪華政客，連中國都要送掉，通是這班反對物質文明的東西。并且他竊取幾句社會主義等等，享着物質文明，還是反對物質文明。儻張為幻，不可究詰。其上焉者，如老子託爾斯泰等，雖反對壯烈物質文明，其實他還是享受許

多相當的物質文明，並不是吃麵包的人止有麵包。於是一班高人，詩翁，小康之士，窗明几淨，竹屋紙窗，自以為高尚，全不知因他的小舒服，致世界大多數更無跳出麵包的機會。實際又無異有製麵包的才具，不肯替人製麵包，所以不能把世界涅槃。物質文明他自己飛也似的跑進去。反對者徒然後於時，害了多少人麵包不周全。等世人共用帆船風車了，才起而用列木桔槔。等世人共用輪船打水機了，才起而用帆船風車；這叫做什麼一種謬誤觀念呢？桔槔是老子決不肯用者也，託爾斯太居然肯用風車矣。老子是則託爾斯太為非；託爾斯太是，則老子為非。說穿了，豈不大可笑。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個人之生活，減少些物質文明，陪人吃麵包一下，乃是情理所當。若要叫世界陪着我們麵包，不把物質的文明飛進，乃是渾張。試觀蒼蠅之一翼，其花紋之細，上面綴毛之整齊，決非今日奇技淫巧者所能製造。足見一蒼蠅之天然製造，已製造到如彼之精。我等人類什麼機器，都粗到不堪言狀。我們若不與日俱進，也有何面目，自己算做人類。故物質文明之增進不已，方合人類原則。至於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他人之麵包，自古而然，享舊物質文明者之掠奪人隱而不顯，故掠奪雖較甚，人却忘之。

享新物質文明者之掠奪，容易看出，對面的工人，亦比舊日對面的農人，智慧較深，容易覺察。於是資本家興，而社會主義亦起。我今用不着好像爲資本家辨護，今日工人之生活，實較農奴爲優勝，亦事實之不可諱者。即使承認資本家之掠奪更大，然因爲資本家出而侈張，居然促進了平等主義之要求，其聲愈高而益高。止要物質文明更進，處置分配更易，教育愈能提高及普及，資本家終不能成立。如此，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平等爲正比例。事實昭然。努力反對資本主義可矣！豈可因噎廢食，并促進人類平等之物質文明而反對之？（因噎廢食，乃老生常談，然便是今日因資本家掠奪人麵包，并物質文明而反對的正解。農亦工也，農乃間接供給物質文明原料之工，工則直接增進物質文明實現之人，商則將物質文明交易分配，爲中間媒介者也。資本家，商也非工也。故蔣夢齡先生渴想中國變成工業社會，其入手使商發達，自然大企業次第實現。此資本主義世界之進路如此也。吾雖不必反對，因果其大資本家次第實現，中國的物質文明，決然增進，工人亦不必定較農奴爲苦。然分配已有社會主義，大資本家亦止作一過渡。曇花一現，終將爲工人推倒。但依我的鄙見，終是科學工藝的教育

爲要。若理想的大多數工人皆有高等技術，則大工廠可用合作辦成，不必費大資本家之心。即使嫌這種高等教育之普及，恐在數百年後，最救急的辦法，乃以社會主義之分配，打倒資本商人之媒介。然無論如何，也要科學工藝的教育，稍爲發達，才能安然通過。此俄國僞共產政府，蔑視工藝教育，已受有阻力者也。列甯把共產政府建設，首先革除，自然是商。我是不主張今日中國便可無商。然商爲社會主義直接惟一仇敵，則彰明較著。故大同之世，即是另有正當分配，用不着商，一句話便完了。商者，本因分配沒有辦法，生此一種中間媒介物之寄生虫也。故俄政府之斷絕商人，便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可惜那班共產黨，平日做乞丐時，乃恨極享有物質文明者，故反對物質文明，是彼做黨人時的習慣。因此自建政府，即有許多可笑的物質文明劃一，永絕奇技的幻想，從而遷怒工業教育家，亦與智識階級，同等定罪，皆看作工人之敵。豈知俄羅斯的物質文明，本較之歐西各國，還在水平線之下。而養生送死，給求養欲，儘管作理想的劃一，自己造製，毫無力量可供給自己。於是減低其主義，遂要求與各國通商，列甯乃大辨其台。便是根本的謬誤。不明白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即至於江亢虎先生

的平安社會主義，惟一反對者，無非是資本家之商，決不可并增進人類幸福之工而反對之也。然徒有反對商之主義，而無增進工之預備，主義亦安能達到。所以增進物質文明，注重科學工藝教育，人類的能力愈擴大愈普及，什麼主義。都能達到。彼今日享有物質文明，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的麵包，乃事實也。然早有正當抵抗，何必因噎廢食乎，何必因噎廢食乎。）

從而言及今日又有一不可不辨的謬論，即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是也。中國今日之農，亦與凡百庶政相同，停頓極矣，不可不積極改良，此吾十二分贊同者也。我們貧弱已極之國，資本難籌，先從農村改良入手，使人人能多收十斛麥，民間窘狀，一時改變，農產之收入，又效易而額巨，此吾又十二分相信者也。吾民國九年從歐洲歸，途中購伊大埃及印度緬甸等之指南觀之，甚駭西人關地，首重水利農田。所以十一年又歸國，在香港讀新聞報，章先生倡相率歸田，共治農村之論，余大睦之，嗣後在北京相遇，却未暇談及。乃知屢在報上看見近論，章先生乃是反對物質文明，要用農村立國，張君勸先生是撞着玄學鬼，章先生簡直是撞着一個社會主義的討飯鬼。章先生的理由，因為中國向來以農立國，然請問世

界何國不以農立國？什麼叫做農？無論五穀罷，森林罷，畜牧罷，園藝罷，凡寸土尺地，無不修治者，試問算得農算不得農呢？如此，美以大農聞，不必論；法以小農著，又不必論；德之農事神乎其神的進步，又不必論；日之農國匪夷所思的改良，又不必論。章先生必曰英則工商國也，其農將不足與中國抗。此章先生所謂白晝見鬼者也。章先生居英國有年，入其閭，行其野。曾有寸土尺地不治，如中國之到處棄地乎？彼特不甚植穀，因植亦不足供食用。而且因牛羊匹馬之多，非草地不能供也。畋獵蔬果之奉，非森林園藝之多，不能備也。若其盡地方，固十百倍於中國。於是攘奪屬地，有如中國之大。請問坎乃大濠洲之農，何如美國與日本。則章先生將瞠目不能對矣。然則世界何處覓非農之國，能讓中國獨以農國著名乎？中國的貨惡其棄於地，觸目皆傷心之境，有何面目，能自詭為農國，特農工商自為比較，工商乃醜至無可言，農則較可解嘲而已。所以章先生有修治農村之議，乃中國之福音。然果其農村真欲發達，亦必由工商左右其起。至於立國，如無物質文明之工，請問何處桃源。但有狹口能通人。凡碧眼的漁郎便來問津，章先生知之甚詳者也。今日中國尚能孤立於世界之

外乎？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鼓腹而游，章先生乃欲爲人類立社會主義標準，其夢洵美矣，惜乎輪船火車，挾槍砲以俱來，能揭竿而禦乎？抑咒足作馬，撒米成兵耶？章先生乃大政論家，其言忽童駿如此，煞是可怪！章先生爲吾摯友，吾甚敬畏之。年來受世界惡潮之反動，想亦氣悶中卽詭言之耳。然近又有郭秉文先生，亦爲同樣之論調。郭先生個人獨嗜農學，吾敬之重之；其推行農學教育不遺餘力，吾更敬之重之；彼亦云中國之首先應整頓者爲農業，吾亦一百二分趨之。但彼謂中國永久安於農國已可，不必作工商之好夢。也敬奉他一個反抗曰：『郭先生你老人家忘了時代了』。

問：六曰世界的戰禍，由於弱民族爲導火線。是世界弱民族消滅淨盡，祇餘幾個強民族，就能互相維持和平。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

答：戰禍由弱民族爲導火線，乃是我反駁物質文明促起大戰爭的一論據。並非戰禍發生的惟一原因；止爲促起戰禍衆因中的一因。胡先生若問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則有世間俗情，可作比例。常聞老母罵不肖之子，若曰：『你早點死了罷，不要害什麼人』。照老母之意，我們這種無恥的民族，應

在消滅之列。然爲不肖子着想，似乎振作起來，就物質文明，先求衣食足，從而知榮辱。也插入彼此不戰爭的強國中尤好。

問：七曰人家以機關鎗打來，我不能不以機關槍還打。要把中國站住，現在國故是不濟事的東西。我以為抵敵的傢伙，機關槍亦未必濟事，縱不要機關槍，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

答：物質文明增進，則人類交通愈接近，一切高等教育的設備愈周到，人人受有所謂大學教育。世界自然至於大同，無所謂敵，自亦無所謂機關槍。若既有敵矣，敵既用機關槍擊射矣，還有什麼可以抵敵。若說另有機關砲，自然更好，若執孝經以臨陣，國故之效用，不言而喻其大小。然則胡先生所謂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若說是機關槍的變相，不過尤猛於機關槍，則亦物質文明所發生之一物而已。機關槍本一代名詞耳，儘管可換胡先生的東西。倘若別的東西，並非物質文明，止是精神文明，如公理之類；公理固大同一惟一的聖物，然敵既當前，公理恐是廢物。胡先生承認中央公園的牌坊，所謂公理戰勝，有這麼一回事麼？協約之勝德，仍勝以美國之機關槍耳。公理並不會

戰勝也。否則請問誰是有公理者，英耶法耶？吾人將掩鼻而聽之矣。

問：八曰革命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是否人類萬能，有創造宇宙的精神？

答：革命精神，是一種弱者也，也張羅了機關槍，打倒強者機關槍的精神，沒有法想的時候，使用長槍短刀，也去與機關槍強者拚命的精神。宇宙是人類與他物之總和，人類不是創造，便宇宙也不算完成。宇宙無止境，人類的創造，亦無止境。但僅據兩手兩腳的人類說，人類止宇宙現象，三百兆年以後，且無地球，安有人類。然人類的物質，仍在宇宙中為創造新宇宙之一，乃永遠不息。

瞎說瞎說，罪過罪過！

——一九二四年。——

致華林書一

華林先生鑒：你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

私但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

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尙且不必怕之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即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時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應慎重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五月十三日。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重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總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

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謔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指得出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之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同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來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互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

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哪里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你想信你信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難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散了自己，止幫他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一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的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好；一個便是，打死你，你決不想信凡進什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不想信。又有一個是，既要革

命，爲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覆一個。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甯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範圍，又有共產黨所不能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伯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即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吞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之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慎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應環境，無所謂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眼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槍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爲奴爲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

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能有為，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然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拿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迎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妬忌相殺，弄得一場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並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

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愚，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修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詠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贖了一班遺老，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爲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是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游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實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革命旗下，逼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坐後的牢裏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脫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呀！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衿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甚自己回首。不過終是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怨怨罷了。然而這種想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為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怨，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些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為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線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

好。我上回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們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很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棍痞，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盆，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得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槍，到日本鼓吹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槍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麼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寫得慳慳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喻來說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金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

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打殺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在今日的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會趕升官發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你的信。至於李石曾劉師復，光復前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世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怨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僥天之之幸，吳佩孚遞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為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日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了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

黨，他確不會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為同黨即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無。）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的壞即是私黨，這便是耍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為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至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為要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我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

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做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終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

我特稍有繁感，慨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場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朋友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數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爲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一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錮被逐。今又彼此攜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爲不可同黨。克魯伯金曾欲引列甯爲朋友，以爲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甯要强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先生逝去，列甯也不勝遺憾，所以吾們若要替人認同學黨朋友。

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遺憾，而廉藺釋嫌 交誼轉深麼？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

弟吳敬恆，一三，五，一五。

答華林書二

華林先生：前書蒙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後。你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連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爲人所利用，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狡獪伎倆』。弄狡獪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尙不可，豈有黨人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時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誰，所連之甲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此庶予世人以共見，入人之罪，亦爲不誣。

例是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恆之言也。恆之言此，則有明證。

即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大意如此，恰好的字句，兄弟記憶力大弱，請你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乎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皆能綜合心理，明白抉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即謂本乎確實之事種，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變成名言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為利，損人利己，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為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使大生效果，亦為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使攘臂爭為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為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擊丙，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止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以為安天下者惟彼，故望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日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民，可來造成一最廉

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幾乎全體而殞厥躬。而先生反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為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與人而亂早平。然請問授之與誰？先生能靦顏色或大胆指出其人乎？故罵民黨長此擾亂之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皆可，恆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言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正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也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俯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試試，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為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擾亂之局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奇。民黨者本可剛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即不應昌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

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一一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真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賬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尙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反包圍在烏烟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由留人處，民黨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尙爲民黨稱慶。否則做豬仔，充專使，民黨尙有一部份矣，吾不忍言。

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倘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覆。

— 三，五，一九。 —

致廉泉書

南湖先生：先生梁孟星世外人，塵事已百無動念，惟根其悲智，對失敗者常加憫右，故從秋墳良祠以來又澤及「共犯」，今日曹錕下令通緝吳敬恆向曹錕說項，

倘異日吳敬恆又下令通緝曹錕同吳敬恆說項，在先生毫無成見，止知滑稽的通緝，借顯赫的文字逞威風，大家可以不必自暴劣點罷了，惟是先生們說話時事節，勢不能不造出一點理由，便一再把吳敬恆會做鴻鸞禧裏的老團頭，戴起紅纓帽，穿起玄大褂，裝着得意像煞有價事，連最熟的朋友，都大吃一驚，尋不出我的原形，容得口也合不攏，所以不但曹錕必定要莫明其妙，尤其是吳敬恆本人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好像去年我自己發了訃聞，今年朋友又替我儼成哀啓。）我現在自由也夠了，我想不必太自由了，叩頭流血敬謝先生們，這件事攔下了罷，我自從見報上載着，賞了我某犯的頭銜，我所以會做過一紙說明，一星親友來問，犯的什麼反對共和之罪，（名曰污辱政府）我告訴他們如此如此，二是當時我微聞那二十五元雇了頂空名的發行人許騰霄先生，彼等要私刑拷打照李七爺在胡同裏打陳老先生的故事所以我要將真相宣告大眾，事情與許某不涉，他若挨打，真是冤打，三是一樣直聲是個週報，一樣軍警封報拿人，理由毫不充分，（無論轉載與自稿，應該先由被載人請求更正，於是起訴，若愛封便封，愛拿便拿，止有皇帝做得到，我們報界肯認人今日尙應享皇帝威權麼。）我對報界有報告的義務，報界願爭不願爭，是他們的權利，

四便是看得起替他轉行文書的清流省長等，肯爲朝廷盡力麼，我也有貢獻愚見的必要，不料因此嘵嘵，反撓動了許多朋友，實在不安之至，感銘之至，爲了造作理由，裝出許多假榮銜，又漸汗之至，惶恐，敬叩道安。

弟吳敬恆，一三，六，一二。

致李石曾書

石曾先生：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強；』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等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耍不得。我們所希望的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麼？這種枝贅機關，請一穩健分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坐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從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

那種狀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他們範圍以內，必能有小小改良。先生就近日夜去做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得。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纒點。必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吃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為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總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作官，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若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却存心要官好人，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攙雜其間，無非去做他們的廣告品而已。受連帶吐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為生口頭好人，無非就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還要厲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明者為例。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重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答了我們的條件。

然他夫丈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南通，就急火煮米飯的又使其子弟為鄉，鑽營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獵

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麼？他老一生清名的矯僞，也夠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爲了他的大少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促成了大慘劇。嘉定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火，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辨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下的寧馨兒，若導之於正，做科學家工藝家很夠；做草頭實業家也夠；到下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卽強而後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也很夠很夠。無必擾苗助長，用李彥青的手段，做出昏聩糊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真清流呢。這便是存心借官自肥不會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惟恐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做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很感謝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留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主是因爲那條滑稽新聞。知道先生正在暗中盡力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勸馮煥章君放胆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彩，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不勸他多更張的亂殺人；然『打蛇不死一定是

個害』。曹錕君必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閑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廢除）；『吳巡帥』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又錚君同看看，同談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尙可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責善。但我以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之驅黎爲是。張紹曾君的內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內，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惟第二步接了賄選，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會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啞忍同担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即使去年真曾舉曹，

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況去年並不會幫出行賄，助他丟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乃進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便不免自上自當了。

(三) 又有人言吳佩孚等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為爲這種烏煙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總要『有書爲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走罷。

(四) 就馮君地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脅從罔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見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帥』，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蹩腳，人所公認；而且兵雖甚無用，騷亂却爲最。崑山真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當辭職以謝吾民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獨不知要求試在江

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一面自詭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真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且斷不可再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有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事也！若如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真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年月日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曾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夫子所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為最難擺脫，其實很多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吾」，沒有一個人不迷信。爲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會提出，突然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之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黨總長把臧獲買敗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網上有的麼，我爲之赧然。

因此這一回的改革，雖無大希望，然得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汲引所識窮乏尤要爲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捨施乞丐裹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吃飯，很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論，也很以爲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吾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好看，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渾鬧，這也可以算一個忠告。

弟吳敬恆。 一三，一〇，二七。

致沈玄廬書一

玄廬先生：先生今天在報上指我昨天代馮玉祥原諒，說馮在去年『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無異去年英國太晤士報的洋大人認曹錕爲大總統，『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先生譬喻得對了。但我再來加幾句說明，使人格外了然。

去年太晤士對曹錕，就無昨天我的我對馮玉祥。太晤士爲什麼希望曹能做人，站穩那總統的位置呢？就是曹錕做總統，比較能使英國佔利益。吳稚暉爲什麼希望能做人，代用吳佩孚呢？就是馮玉祥代了吳佩孚，如先生昨天講的『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英國多佔利益，是太晤士所希望。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是先生與兄弟所同希望。太晤士與我們，雖造因的是非不同，能得比較『有利』的結果

則同。所以兄弟也就用君子成人之美的態度。盡一點筆頭上不費的『杭育』，助得代得成吳佩孚再說。好像時事新報一流，失了頭腦，（或者他們利害不同）竟開了門，直接幫吳佩孚，間接幫齊燮元，不知是何肺肝？馮吳黑白，本來差得不多者，自然尤其是混亂湊成一個馮君的不利，代不成功，吳佩孚轉強於先照先生的論斷。反證之，『革命工作範圍縮小了』。豈不糟麼？所以這回的滑稽改變。事情固然事鄰貓生子，却甚不同於隔岸觀火。要責備於馮者，望『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的，在這兩天，應該口頭筆頭，助馮倒吳，沒有閑工夫作馮的批評。凡恐怕『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不利於己的，由他們去鷄鳴狗吠，助吳擁曹。吳強，帝國主義諸國的利益益多些。馮代，革命工作擴大了些。些細得失，本也算不了什麼，但『河海不擇細流』，字林，大陸，羣起而求一貫於太晤士，他們真也小氣，不管也好。在我個人，則感於陳仲甫先生願停止廣州軍事行動，其理由則『平和』（我的想當然）宣傳，爲效較大。若說到宣傳，革命工作範圍，自然愈大愈好。赤俄要宣傳共產主義於世界，故委曲同什麼烏龜忘八蛋的國度，都去訂約。難道我們共產黨，要宣傳先生前天揭登的三民主義黨綱，不好

贊成十八世紀的教士去代用十六世紀的秀才一下麼？所以我替馮君原諒，就是他成功。

至於我們應持的態度。及應有的希望，我一百二十分贊同先生，祇希望『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什麼合作呀。分贓呀。自然一切說不到。然時勢現在也進步了，不但我們黨中無人願提什麼合作與分贓，就是進步黨等也不屑說。不過少數不良分子，以個人湊去傳熱。乃是再過一千年，任何一黨，都不免有此敗類的。或者經先生明白限定了，尤令人頭腦靜定。個人亦少去幾個，是先生一言之益。敬叩道安不盡。

弟吳敬恆。 一三，一〇，二九。

（附）沈玄廬答書

稚暉先生：讀手書很佩服先生『君子成人之美的態度』。我鄉間有一句俗語：『彌勒治世天下太平』。先生或許就是那位彌勒臨凡，放開『大肚皮』與人爲善。在我看來，如果現時當真有個彌勒，他底肚皮，倒許是氣大的吧！先生主張『助他（馮玉祥）代得成吳佩孚再說』，應該口頭筆頭，助馮倒吳，沒有閑工夫作馮的批評』。先生怕的是『馮代吳不成，吳

轉強於先……吳強，帝國主義諸國的利益多』。

如先生所主張而顧慮的，雖不比用洪憲代宣統；却絕像用袁世凱代溥儀。固然是袁世凱這一代，結果把洪憲也代掉了，可是洪憲就從這『一代』而胎生出來的。國民經過的苦痛，或吃貴鹽這點上也應該每飯不忘的。馮吳交惡，他們各有所為，各有所恃。所為的，支配中國的政權；所恃的，背後帝國主義國。先生也說『馮吳黑白，本來差不多』。既不甚相差，那末，先生用以瞭見時事新報助吳抑馮的眼光，就會成爲泰晤士河口的燈塔。一切軍閥，都是帝國主義諸國底虎俵，都是人民底公敵。我們國民黨宣言上打倒軍閥，是打倒一切的軍閥，不是打倒軍閥中的那一個或那幾個，留些蒂兒，受東方政治祭台上的供養。先生和我，同是接受國民黨綱的黨員，正應該在軍閥交惡的時期，口頭筆頭，努力宣傳他們一切殘民禍國的惡行。使一般民衆，瞭解軍閥的作惡；然後民衆才會齊集到國民革命旗幟下面來。國民黨是爲民衆而革命的政黨；口頭筆頭；是到民衆去，不到軍閥去的。革命路途正遙遠，應該把民衆底思想領通，不該領到半路徘徊着。

在一般民衆，未能辨識『軍』和『軍閥』的蒙昧時期，口頭筆頭，尤其應該畫清分際。

至於我們黨誠然有聯合張盧作戰的事實，這正是表見國民自己力量底薄弱。（國民黨力量的薄弱，是國民不普遍瞭解國民革命意義的原故。）纔會使國民自己的黨，採用這些策略。我們負口頭筆頭的責任的，是該拿黨義對國民宣傳呢？是該拿策略對國民宣傳呢？而且一般軍閥，朝爲袍澤，暮作寇讎。原是他們奇蠢不過的野心所致。可是他們凡有大舉動，背後總有帝國主義者牽線。何擇於馮吳。那末，我們口頭筆頭，在軍閥也是被動的行爲上，顯得出什麼力量；民衆祇有我們搖筆弄舌的纔奉爲主人。在一切軍閥；看民衆如待境的犧牲罷了。

『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我所講的，是指宣傳的工作。因爲過於秘密的地位，雖也有團結堅強的好處，但是宣傳的工作，却利於公開，這是東方的『言論自由』的現象。馮起，一時許不會和真正的國民革命團體過不去，所以我們對於他表示攻訐的同情，誰能擔保馮不作吳佩孚第二。沒有

這個保證，我們在他未曾死心塌地投到國民黨旗幟之下的時期，總歸認識他也是一個軍閥。他背後也有帝國主義的洋大人，他如果真個如先生願『成美』了，（這美祇要不是美國的底美）那末，我們就再說得露骨些也說他不着，不然，我們憑口頭筆頭，抬舉他到天國底屋頂上去也白勞筆舌。

『少數不良分子，以個人湊去傳熱』。這確是一件最痛心的事。一個黨底進行，和長途電車一樣。隨處有人上，隨處有人下。在主觀上，如果一個黨，自己不能淘汰不良分子，結果就會反背原來的意義，傷心哉。袁世凱起，替我們淘汰了些。岑春煊起，替我們淘汰了些。黎元洪徐世昌起，又替我們淘汰了些。乃至於醜劣萬狀的曹錕起，也替我們淘汰了些。以後如何，我願先生施廣長舌，喚起羣迷。不希望先生放開大肚皮，包容萬彙，先生是吾們先進者，祝先生健康，隨先生『杭育』

沈定一上

答沈玄廬書二

玄廬先生：我是不會做文章，而且不願做文章的。所以搖筆即來，繁然雜亂

的說一陣，往往那種談言微中的朋友，可以看了莫妙的。做慣了八股，一不小心，就犯了胡適之先生『反對典故』的戒律。引了文料觸機上一句『君子成人之美』來了，小料因了這個小典故，倒僥倖得先生賞了一個『彌勒佛』的榮銜。這是淌來的幸福，不好想自居不疑的；而且貪做『彌勒佛』，一定同時又要承認自己是『成美』派，我就衝突我的無政府主義了，是尤其不甘願的。那末可見得君子成人之美一語，細心點人看了，知道是狹用的，不是廣用的。因為連了『助他代得成吳佩孚再說……待吳出洋後。爲日正長，可以細細糾正』。代得成之『成』，即狹用成美之成。我前日信上若再用『蟲蛙千字文』的態度，搖頭播腦的加些註語曰：『成美者，成了馮玉祥送吳佩孚出洋之美也』。那就這種成美，不夠彌勒佛資格了。又註曰：再說者，還要換句話說說也，糾正者，長袍短套的謙詞，也在『狼鞭上蒙洋皮』之意。馮玉祥胸中雪亮，知道吳稚暉會同沈玄盧唱雙簧，（我一想情願的說笑話，勿呢。）糾正即反對或推翻之別名』。那就成美更不會誤到成就美國了。然而這種字句上晦昧，可以令人疑感的。幸虧先生指點，得令另加以說明，感謝得很。諸如此類，請先生隨時教導便了，且指辨與說明，都不可

少。今天先生把『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一句，再加許多指示，我就知道先生意思，十二分替我相同，便覺自己欣慰，沒有弄錯先生的意思。至於字林，大陸，鼓吹干涉會議，乃是瓜分共管的先聲，不但『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諸公要馬上出來駁斥，便是號稱愛國的國民；（即其人雖自己亦有帝國主義頭腦，却愛國而不賣國且不願亡國者。）也早應一致出來詰問。現在也有幾個反帝國派出來留意，我們雙管不及齊下，實在是十分抱愧的。

兄弟做國民黨黨員，是與先生及力子，楚愴，仲甫，諸先生一樣，是先做國民黨黨員，後來再去做了另外進化的一種黨員。所以守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定然無二的。至於小小變化，兄弟是早已『黑化』於什麼為化，赤化，黃化，青化，都會有些出入的。說起右派來兄弟兼信無政府主義，自然是最左派。但兄弟屢次在報上發表，想做大國民，又似含有帝國主義毒，『走狗』式的人物，應是最右派，其實都不是。我祇淺陋固執得很，我的信仰，尚不是物質文明進步，什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都不會圓滿。若物質文明進步，到一個相當時期，無政府主義一定實現，而什麼無人道主義等又要發生了。

但物質是助主義成功的，主義又是使用着物質來革命，然後實現的。所以什麼革命我都贊成。軍閥革軍閥的命，共產黨革帝國主義的命，無政府黨革口口的命，我都看做需要。因此左派國民黨要不妥協的與帝國主義算賬，我是十分欣贊。我對我們無政府同黨說；他們做的事，不會無利於吾們的，止有近一點罷。我大膽的放肆直說，我也用『君子成人之美』的態度，對待朋友的呀（說笑話罷了）但我個人不贊成一切人的，便是教士式的空口說白話。所以我笑進步黨要打倒物質文明，用玄學做武器，與無政府黨受了託爾斯泰毒，要美術淑世，皆在教堂裏做夢，於是很願國民黨不要但有主義，沒有能力，也是可憐得利害的。我所以百忙中附加這一段議論者，以見我個人是絕對一個不規則的癡愚東西，常要說瘋話，既無意諫阻右派妥協，也不肯阻撓左派的猛進。我有我的黨外的謬思想，有時說話不對，朋友們儘管直斥其非就是了。又商團受愚的下篇，因為小病了一天，明日再奉寄罷。

弟吳敬恆。 一三，一〇，三一。

答鄧家彥書

八月余從上海來。一日在晨報見有新聞一則，言：「鄧某在順天時報證明孫中山遺囑之偽，至今並無一人作反證；鄧說之可靠既已可信」。當時余固應作反證之一人，然因不知順天時報所語云何；且言出鄧君，不惟孫中山之遺囑可偽，卽曾講三民五權之孫中山亦可指稱爲偽；而國民黨固別有一合於鄧家彥崇拜之真孫中山，或至今尙未出世。且遺囑之不能偽，無異孫中山之不能偽，事實自身可以證明，正不必多廢筆墨，爲日本人，及準日本人的報紙添材料；所以余一笑置之。九月初間見民國日報批評時事新報公弼先生引鄧說之可笑，同日亦獲見時事新報，所謂鄧某登在順天時報之大作，全引於社論中，果不出吾所料；原來止是如此如此！乃一笑置之。未幾又在民國日報上見戴季陶君與人談話，亦言鄧孟頌瘋頭瘋腦過於愛說便說。（大意如此）有由他去說之意，乃過了數日得上海諸證人來函，附有後來送登各報辨正之一稿，囑同意者簽名；乃當然同意，亦卽簽名寄還。但我個人觀念，以爲這無庸我們全班走狗式的人物，齊出辨正；所謂走狗者，亦卽鄧先生錫予的嘉名，下文當敘及。今又見鄧君自敘：如何隨侍醫生並得入內，如何吳敬恆亦止進去過一次，爭妍鬥寵的聲口，真叫妾婦蒙羞，連走狗還是極恭維

的！止荃孫戴兩位簡單的請問鄧先生一聲：我們所簽父親丈人的遺囑，也受人囑託的；那麼我們簡直也可算是汪精衛的兒子女婿，連我們姓孫姓戴，容亦許是偽的了。幸虧鄧先生還止是一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倘有在新華宮修過腳的資格，你的說話，還要有力量，豈非人家的人倫骨肉，亦可受些影響麼？這樣問，乃是最明白曉暢的一個反證；但這種生辣辣的村俗聲口，他們不忍說出，也是當然的。我之初初所以一笑置之者，因事實自身，終含有這末一個問答在內；正不必多講廢話，惹人像煞有價事的橫打官司，一辨再辨；惟是鄧孟頌也不是一種省油的燈草，他愛說誰能禁他說，況且他所以必定要偽了那個遺囑，也自有他的動機；果然我本月六號領了小學生上八達嶺去，在火車上買到一張順天時報，見他又在報上答復我們證人。可惜還是那句蒙頭蓋面，說得像煞有價事的話，我本當仍用一笑置之。但我受了一次非正式的詰問，似乎我住在北京的證人，不能全然不理，故我今先答幾句廢話，再把鄧先生的動機討論一下，說完了我的所知所見便算！

什麼是廢話呢？就是那遺囑。鄧先生說：如何是聯席會議討論，如何推汪

精衛屬稿，皆是不錯的。惟他說孫夫人尼之之後，至是而遺囑之事遂寢，那就是夾了小錢弄把戲了。前日上海辨正之函云：乃委託汪精衛君向總理委婉進言，此是二月二十四號前日日留意之事，余亦於二十八前之數日內，曾在協和醫院中山先生病室旁之客座內，前孫夫人說明囑咐數語，不過備常期休養中同人有所依循，請他留意進言，彼唯唯。此有孫夫人活口可問，何得言其事遂寢。二月二十五汪君到北京飯店樓上政治委員報告：言昨日曾將中山先生口授大意，比對聯席會議所囑無甚異同，寫好一紙，請他簽字。他聽念出，還說你們不怕仇人來軟化你們麼？我言當然不怕，他說你們去拿筆來。正待取筆，聞孫夫人在別室哭極哀；他便說過幾天再說罷！這段話曾記錄下來，哲生同庸之皆曾簽字作證。汪君報告時，不憶聽者有幾人，惟于右任丁鼎丞諸位皆在。此報告，余於三月十三或十四會在鐵獅子胡同顧宅飯廳上對衆宣說，此時容或有鄧君在內。本擬在中山先生靈堂前，既用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作聯；又用不怕仇人來軟化麼作額。因當時大衆以爲仇人是指什麼閩人，恐着痕迹，所以未用。到三月向盡，在帥府園開聯席會議，方經戴季陶君證明，仇人是指某國，決不是指國內無聊的閩人。

總理在民國三年時不恤與桂太郎妥洽，因當時桂與他，共認某國是世界惟一毒害，說時聲淚俱下。鄧君亦在座，未發一言，至四月初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又提這二月二十四的舊話，鄧君忽然說：今天一個遺囑，明天又一個遺囑，遺囑太多。我略辯說，他便罵我是汪精衛的走狗。當時我若知道他說起意整備要偽那簽字的遺囑，就應配一笑置之，不應配還罵他渾蛋，對牛去彈琴，至於我的簽字，是在三月十一午前九時四十五分左右，上海辯正書原稿上亦寫午前，油印寫午後，乃騰抄之誤，致鄧君又據以爲辨。李石曾君致意於我，孫先生病情不輕；我到內堂病室外套間內，遺囑正由孫戴宋孔何諸君簽字散出，我與邵元冲君手中觀看，亦即簽名其上，到客堂，鄧君方坐中間，與客問答，想猶未伴醫得入也，所謂廢話者止此。

至於鄧先生的動機，與其我們來牽引私人恩怨等，落了小樣，不如可欺以方，就地堂皇正大，爲國爲黨的自述，做個討論。他是反對國民黨與俄國人來往，反對國民黨收容共產黨，因而不愜意那個遺囑；因遺囑中有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語，暗指蘇俄。國民黨宣言明白註釋，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惟蘇聯始克當此稱，本黨對於革命先進之蘇聯，樂與攜手，聯俄則不能不聯中國之共產黨而後共產乃得藉遺囑爲護符，舉凡已往彈劾共產黨，及將來謀與共產黨分裂之純粹國民黨，莫不受此束縛焉。不然則反對遺囑，反對總理，欲加之

罪，何患無詞，這就是鄧君欲僞遺囑之動機。質言之，欲去掉共產黨之護符，於是鄧君又自爲純粹國民黨造一護符，曰：不知總理臨終若斷若續之呼聲，朋友乎，仇敵乎，已表示蘇俄不可靠之意；推斯旨也，則俄可不聯，而共產黨亦可以分裂，彰彰明甚。看了鄧君一番稱心如意的話，就算他是一片好意，也未免證據隨手拈來，即頭頭是道，太覺現成，就真有朋友乎，仇敵乎的呼聲，而且是用英語，何以就見得聯俄久感痛苦，中心藏之，不覺溢於言表，朋友仇敵卽對蘇俄懷疑乎？孫中山先生一生之脾氣，人人皆知，他曾懷疑過那一件事麼？他於去死兩月前猶在天津明白宣布聯俄，騰於報章，何以臨死又懷疑起來呢？他用英語，如何不卽指三月二十四日所言之仇人，偏指蘇俄呢？自然我今質問鄧君，也是稱我之心，決不能代表中山先生自己真意；然而鄧君造了兩句囑圖吞棗之語，所謂朋友乎，仇敵乎，卽斷是懷疑蘇俄，亦未免太稱了自己的心罷！惟其是一個一相情願的稱心之

談，鄧君說話價值之低，也可不必分辨，自然顯露矣。所以就是鄧君的動機真是好的，因為要成立自己護符，去打銷他人的護符，不顧三七二十一，便說得像煞有價事起來，恐怕自己也會好笑的罷！

以上答鄧君已畢，我再來就着聯俄及共產問題略說幾句：聯俄是一個問題；聯共產黨又是一個問題。如何叫做聯俄則不能不聯中國之共產黨呢？假使說有人要聯英或聯日；聯英聯日因英日皆帝國，則不能不聯中國之保皇黨。這種比例起來，能夠不啞然失笑麼？至於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明明說是『世界上』，足見並不專指蘇聯，誰願平等待我，即與聯合。言外說得極其渴想，極其可憐，並未懷挾什麼惡意。可惜通國目為威鳳祥麟之英吉利，截到我在這裏下筆之時，還是殺了人不賠償，八十年積下的最不平等的條約，不通商量的拒絕提議。比起蛇蝎的俄羅斯來，竟已假仁假義，取銷了二百年的不平等條約，一個是假都不肯假一假，一個是假得像煞有價事，則又何怪能感苦痛的國民黨，不免有奶就是娘，遍索世界，不能不說，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蘇聯始克當此稱乎。此所謂空谷聞足音則躍然喜，止曰現在，足見將來之希望，

不止於此，亦情見乎詞矣。倘要避却通俗疵議，故意弔詭其詞，以博強者之歡，曰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意大利日本始克當此稱，人必笑不可仰矣。簡直連縮小範圍，而曰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印度安南始克當此稱，則上海英法租界上紅頭黃帽之巡捕，亦嗤之以鼻罷。所以聯俄不聯俄，又爲一事。如需相當之親善，不惟孫中山可聯俄，即英國亦可早與俄通商，曹錕可與俄結約，段祺瑞可與俄會議，日本可與俄通使。若說孫中山用兩個俄國人，又與聯俄爲另一問題。雇用客卿，民國以來，從袁世凱起，到現在段祺瑞止，誰沒有十個八個外國顧問，備員左右。就是孫中山與外人相共，如日本之宮崎寅藏，如美國之呼謨李，人皆耳熟能詳，何有於什麼加倫鮑羅庭。然鄧君與世人，斤斤於聯俄及雇用俄人者，無非連帶了共產問題，于是謬黏一起，不免相驚以伯有。豈知共產乃別一問題，有共產主義，遂有共產黨，乃事有所必至。然共產黨鼓吹共產主義，乃是他們最後希望，未必即行共產政策；即以蘇俄而論，在數年前取銷共產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列寧曾不恤與自己挑戰，明告天下，所以實行共產黨之共產，因爲還有無政府等的共產，相互不同。以我理想，至少還有

五百年，然而他們共產黨且把主義鼓吹，也是他們的信仰，這不惟共產主義如此，凡有主義皆然。未必實行，亦不願去其信仰，有如段祺瑞鼓吹佛家滅絕主義，比無政府黨還要利害；然他並不會立刻着了壞色衣，逃至空門，他還做他的執政勾當。倘然要禁止他鼓吹佛理，萬萬不能，不是他新近還發表了一篇內感，止像和尙說的話，不像執政說的話麼？若因此而王揖唐等要把他分裂出安福部去，也要算滑稽了罷！照此說法，一個叫人可怕的共產黨，竟能應時世的要求，降了格來進三民五權的國民黨；也就同列寧一般，取銷共產，實行新經濟，要算知道中國國情，不負主義，亦不負祖國了。何以如孟子所謂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與官僚尙可攜手，獨黨人不能通融麼？故于右任君因張雨亭說：你們國民黨我贊成，我却不贊成共產黨。他就回答：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變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話雖近乎滑稽，實亦寓有至理。故張先生當時亦笑答曰：這也是一句話。就是鄧君亦親在本司胡同聞張溥泉先生述說，張先生因俄國到底來親善，還是來行共產，便爽直的詰問加拉罕，說道：我是一個革命黨，你也是一個革命

黨，想你不至於作違心之言，失了革命黨的資格，你們俄羅斯到底要想到我們中國來行共產主義麼？拉加罕坦直的回答道：『我們是在有產處去鼓吹共產主義，中國無產，先極盼他與各國爭得平等』。張先生雖然到底還不相信，然他附帶批評說：加拉罕作此語時實是誠懇。爭得平等原須靠我們自己，然人家信誓旦旦表明不來赤化，我們至多到底慎防就罷了；簡直無端的排斥，亦有什麼理由呢？況且中國的共產黨，乃是我們自己的革命分子，他們降了格來幫同救國，安能反逼住了他們上梁山，趕他到共產一方面去呢？前清最初的動機，止是要變法，即看中山先生給李鴻章一書，亦可略得真相，未必定要革命。後來官僚愈腐敗，所謂維新黨者，要想拍了官僚的馬屁，可以換得立憲，盡量幫了官僚，逼迫革命黨，動輒以革命誣人，把革命黨塗花了臉，說得極其兇惡，欲使自絕於國人。又說革命如何危險，要受外人干涉，於是兩方動了真氣，就算釀成了真正的革命。近年來無聊的共產二字，也不過幾個急先鋒拿來做新奇談說，說不定還有不肯分子，止落一點小錢化化，經了我們國民黨幾個不妥洽的，恐怕國民黨收容共產黨，給香港新嘉坡的外國紳士厭惡，國民黨就要吃虧，於是在廣州鬧了一個滿城風雨；對方也就氣

饒反高，不到兩年，研究系的老脾氣又發作，急急出來利用又塗花了共產黨的面孔，且顯出國民黨同一兇惡，欲他們自絕於國人。國民黨有暮氣的，也急急的出來洗刷，激了那還是猛動的，只好抵抗，於是居然像煞有價事，多方面又皆動了真氣。骨子裏則無論政客黨人學者，十有八九成，正無異前清官僚之腐敗，而傳統之舊官僚不更廉恥道喪，變本加厲，却氣忿忿的要借久已瘟臭的國粹，做了他的盔甲，與暴徒鬥個你死我活。這種景象，老實言之，簡直替共產黨增聲價，造勢力，更開一不可收拾之局面。止如戴季陶君所謂：必定促起一世界大戰爭，激鬥於中國地面上，然後才有一個歸束；中國自身，自然是兇多吉少，你看最近晨報，忽然張奚若先生，也怒馬當前，與其污穢他做了官含有別種腐素，無寧說他着實動了學者紳士式的氣象，也為時勢所激動，他一方面痛罵副刊；一方面自己反在副刊上發表最浪漫的政論，開副刊未有之奇，且不恤直替研究系宣言，要犧牲他們的機關報，專與共產黨決一死戰。他說得最痛哭流涕的，便是俄羅斯來買了青年的心去。其實在又一方面的眼睛看去，他所謂情節較輕的英國，曾把紳士學者的心，久久先買了去，所以他止注意外蒙被俄羅斯把持，却忘了西藏受英吉利占有，不知

敵意較輕者何在，然而他是風氣驅遣他憤激的，我百忙中也來插嘴風、也一定是給氣驅遣，至激出不能忍耐。鄧先生要費了如許氣力，說僞了一張遺囑才舒服，也無非爲風氣驅遣罷了！我何不能勸我自己，如何能勸別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麻油拌生菜，各自心愛的向前進！開步走就算了！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爲東大校長問題——

飄萍先生：

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採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部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鴉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

可以說是呀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采，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曹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段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爲亂命，無非立在曹錕方面說話了。因爲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錕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錕倒了，齊燮元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便彼仍與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齊吧！

這兩天還講什麼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廢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止要段執政自認爲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儘可以讓齊燮元得到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令出不了北京，是很坍台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慙爲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服命，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生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即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當馮玉祥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所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說郭秉文與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麟，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濂，便沒有師範大學，定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連帶下台，是落落大丈夫的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

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尙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用郭秉文麼？

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獨通銀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恤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了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帳多年不算，也是一塌糊塗。日暉橋邊圈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日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秉文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有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子民蔣夢摩江易園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燮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尙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燮

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信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豔塊（換一換新鮮）昏迷，語無倫次，伏維垂鑒。

弟吳敬恆。一四，一，二一。

答王希真先生

—— 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 ——

王先生自說在『三度空間』就是說於意無所屬。那麼若切實討論，一定驢頭不對馬嘴。還不是說說笑笑罷。我既然因『上下古今』同『漆黑一團』，兩邀王先生特達之知，賞給榮譽，那我也有點小資格，且來咬文嚼字。

王先生說亂命二字，應屬於『禍延顯考』的顯考，這自是正解。然而這就是蔑視了郭先生的人格，狠不妥當，這無異說：『執政大人呀！我雖罵你亂命，還當你老子看待，您別生氣呀』。用這樣的苦衷，校長的保障，那太糟啦。我用別解來說亂命，正是替郭先生留着架子。若說我存心要吹到段執政耳朵邊，陷

害郭先生，我那封信上，明舉郭先生連同溫世珍，向上海外交團替齊燮元運動，這種大事實，已害得他很夠。果然溫世珍已被段執政稱為『逆』了，我稱郭先生為

「亂」，有何不切當呢？既然明把黨逆於溫世珍害了他，又何必暗中再曲解亂

命，用郭秉文不認段祺瑞為老子的小罪名加上去呢？醒獅報稱郭秉文為教育界的

吳佩孚，吳佩孚失敗，抱了古文觀止慨慷竟上西山，郭秉文失敗，我們却用亂命的正解，尊段先生為老子，俾做校長的保障，恐怕掉起文來，還要說君子愛人以德，決然不相宜罷。郭秉文專心做校長，固然甚好，他現願意投入政治漩渦，改做黨人尤好。失敗是黨人的常事，我們要尊他為老子的段芝泉先生，不是三個月前，還在天津租界上念佛？當時吳佩孚一定不請教他去做洛陽大學的校長的呀。

王先生又要拿髡髮屬於「不孝孤哀子」的孤哀子，所以要問我是否有風樹之悲。其實我已聲明。我的昏迷乃另換新鮮的。我並非昏鮮在毛刺刺的苦上，同硬冰冰的塊上，我是昏迷在一塊軟篤篤的氈上，因此先生贊我妙妙，我實在是妙妙。

王先生有大作登報上勸青年不要罵人，我甚敬仰，惜我沒有讀到。至於如何

叫做罵人，感覺就不能相同。例如我說「郭秉文可當萬年不拔的校長了」。回護我的，也可認爲止是「幽默」之一種，並非罵人。王先生則認爲「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也形容得很像，就的確是罵人了。但是人家不會拜讀你的大作，也是常事，何以王先生要「慚愧慚愧」？說是謙虛罷，便有學究反省德薄，以大杖自撻的癡態，也「幽默」極了。若是反刺，直暗譏老青年無恥，也逃不了罵人了。所以存心不罵人很容易，要較文嚼字，較嚼得剛剛恰好，就不容易了。

王先生問我，我讓郭秉文一千步，讓的是什麼？我說照文字上咬嚼得認真，我承當說，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我乃也認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就是所讓的一千步。因爲有人說，郭先生謀去江易園，如何聰明。一路不算帳，如何通脫。忽然郭秉文的大名，與東南大學相輝映。所以我前番信上說，江亢虎建設南方大學，還是南方大學建設江亢虎呢？張嘉森建設自治學院，還是自治學院建設張嘉森呢？趙正平建設暨南大學，還是暨南大學建設趙正平呢？句子倒換一倒換，出入是很大的呀。況且我還願讓那一千步，承認郭秉文建設東南大學，可是孫文黎元洪建設了中華民國，也不會做終身總統。校長自校長，決不是實有功

的器具呀。

此番說到董事會，更使人不大好過，我要不嫌得的問一句，區區郭秉文還失了校長；難道堂堂堂堂的，反仍做董事？堂堂堂堂的都不成其為董事，董事十分去八，還成什麼董事會？要拿此番東南大學的董事會來保障校長，無異說齊燮元不會得吳佩孚同意，不能免職抄辦，其滑稽將何如？

故結束我也願意極慎重，極誠懇的向王先生說：此番發見了校長干與政治，教育還不請比郭秉文好過十倍的胡敦復去管，政治還不將附和惡魔燮元黨鏟盡，教育將無寧日，政治界亦無是非。戕賊青年，糜爛地方之禍，不啻王先生於無意中包庇着了。日頭不但灰色，還要漆黑哩。免去郭秉文為校長，為東南大學稱慶，無異我們常州人懸二萬元賞格。捉拿省議長徐果人，同一不得已。王先生既是東南大學的學生，當愛護母校，不當殉師生的私情。求你節取涇涇之誠意，略其詞句可也。總之我對郭先生攻擊，正是重視郭先生人格，因他為最高學府的校長，決不是在報上說些陷害話，給官中做暗示的。我曾送江蘇許多人揭布郭秉文的罪狀的說帖到教育部，並且亦詰問教育部何以不早罷斥他。不是向什麼姓馬姓

牛的關說的。郭先生他要尋我說話，請他嚴重的詰問我罷了。至於報上瞎說，我又與聞罷免教育廳長蔣先生，那些臭官僚的進退，我生平從不曾過問，我他不必辦了。這江蘇的事，我曾請他暫且下台的共三人：一齊燮元，爲他是元惡。一張謇，爲他是老悖。一郭秉文，爲愛東南大學。

——一四，二，一〇。——

復郭秉文函

鴻聲先生：

賜書敬悉，先生免去校長，乃教育部之事。惟盼望免先生之職者，弟亦一

人。弟曾親送十許人之請斥書前去。無所謂主張也。聞先生之免職，代以胡

敦復先生，其爲吾蘇教育界賀純潔者，汪精衛先生亦其一人。至李石曾先生，則未嘗聞彼過聞此事。意者有人誣枉『北大不愜於東大』，則東大同學將起不平，

爲先生張目，故牽入李先生，以顯其迹；想係如此。（殊不知此事純然爲吾蘇政

治上一問題，曾未有南北學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會除外！）一日吾因蔣夢

磨先生亦東大校董，曾丐彼轉告黃任之先生。若曰黃先生曾薄教育總長而不爲，何有於不規則之東大董事委員會會員？速請永遠脫離。先生深謝曰，「吾不能過問。自東大事起。吾始終未置一詞，恐彼此不相諒也」。吾亦爲之動容首肯。北大中人之遠嫌如此，何能忽牽入風馬牛之李石曾先生？至於弟等望免先生校長，純然爲先生會替齊巡閱使在政治方面致力。先生雖力辯其莫須有，然先生回憶南京演詞，載登國民日報者，言：「齊督用兵之得時，親聞齊督言，三日可打到杭州，三日或太少，以我所見，至遲半月，必告成功矣」。其意味何如？先生於齊巡閱在黃渡不支時，擬同孟錄出洋。至盧何東逃，忽又取消。見當日各報。其意味又如何？此後數日內，先生同溫世珍偕同形迹，見者曾非一人。先生雖夢想不到，他人實未『別有用意，作違心之舉』也。至言校董會會爲辨明，最可莞爾。謹之曰，以曹錕吳佩孚作校董，代校長齊燮元之辨明，其滑稽程度如何？所以一言及東大問題，凡有人還齒及董事會三字，乃使人作嘔三日，至少亦忍俊不禁。終之，此次望免先生之職，得敦復先生代之，乃請黨人離教育界，使教育事業，歸於純粹清潔之學者，以免學校『黨化』。於先生個人能力與

人格，皆未絲毫蔑視。先生於東大，弟代信有功。先生作黨人，亦士各有抱。東大定當爲先生留紀念，先生亦可從此於政界得其主張，求最後之勝利。無所謂校長貴而黨人非，斤斤於一時之屈伸。鄙意並見於致任叔永先生書，如賜參覽，益知吾之敬禮先生，曾不以望免先生區區校長之職，有前後之異同也。率復謹請道安。

吳敬恆頓首。一四，二，二三。

致邵飄萍書二

——爲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飄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論，止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

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董。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現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篇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采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轉載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歷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園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仗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

撰安。

弟吳敬恆。 一四，三，二七。

致國民軍將領書

——論馮玉祥出山問題——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賜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總司令，宋都統，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鑒。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先生一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可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占有麼？況且他又是一個最澈底了解的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巍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呀，曹錕呀，就是徒鋪餽的黎元洪呀，還不夠麼？爭得了銘旗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爲子孫做牛馬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騰臭何如！目前他們的子孫墮何如！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屈就了，難道真想更進一步，要嘗一嘗那最高最低的風味麼？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上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藩籬之下，

以爲馮煥章將要巍巍然，我們也趕快來巍巍然。於是馮先生淡然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上的太太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的高蹈是狠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問題諷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的。因爲若要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髮數到脚跟，尋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雞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救其所謂救，國其所謂國，他也盡可並不爲巍巍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爲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他是得了亡國大夫的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出來與吳佩孚拚個你死我活的，用不着爲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蟲，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維，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我個人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勤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們來看守好了這個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來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大惡；一面經你們將北方人民休養生息，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乎方有回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道地，想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止夠虛僑亡國，張乃能恭順賣國。所以連造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人，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隨即倒敗，張乃愈兇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決不像當日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鴆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馮先生似乎出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最

止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西家，沒有法子好直接去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說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了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的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

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志，必釀此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種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風暮雨要瞎爭的，也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區五卅學生，便紛紛的開關會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罷！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政，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了，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愎肯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祇是爲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賓的，決沒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人，都應該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爲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非馮先生出來親自

勸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為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個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亦許好點，吳佩孚來亦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劊刃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麼？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懇告段先生帮忙，段先生必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甚藥，反自訴走頭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狠替他不安的，他要從庫倫去木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到底人家的赤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定說馮先生是押在木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輔諸公打仗，即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騙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謗，乃竟可以反供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言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設，他誤會了馮先生必要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爲。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繹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尙因爲怕煩鬧，豈知做了和尙，煩鬧更，這乃多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貢獻區區的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哂，更不堪爲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爲』，本此古語，聊候芻采。敬叩
崇安！
弟吳敬恆頓首。三，二。

復穆藕初書

——爲東大事也——

藕初先生大鑒：蒙賜書，獎借萬端，悚感莫名。東大前校長郭先生，弟雖不甚深知，未知彼能爲學界規範，然別有相當之佩服，與先生同也。故弟等不善其所爲，乃在政見，無所褒貶於其個性。先生乃謂吾蘇學界一致袒郭，弟正懼吾蘇學界之阿私所好，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把持江蘇教育，學界盡植其私黨，得先生之言而粗信，否則時事新報者，時人亦所謂袒郭之報；然該報記者張聖心先生（又號東孫）評東大是非曰：『總之郭秉文辦學不善，大家公認；其人格不足爲師表，也是公認的』。這是如何意吐？張先生且並不如先生與弟之相當佩服也。但辦學不善，足爲師表與不足爲師表，此無與弟等黨人之事，已別有該校教員學生

如蕭胡柳諸君子者起而糾正。弟等黨人止知郭先生追隨者，教育部諸公所謂東大實際少數校董也者，年來依附吳佩孚齊燮元之徒，別有其蘇社派之政見，盡量黨化東大，盡量與今政府在野日所謂反直系爲難。吾黨與反直系，敵視吳齊，曾一致也。故託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勸郭先生等既願顯身政渦，失敗乃是常事，不可寡廉鮮恥，取消其政見，惟勢力之是趨。黨德敗壞，國事必愈不可爲。長樂老者卽不倒翁之別名，所以汪精衛先生曾以極誠摯之友誼，勸郭先生失敗也。異日吳齊得志，郭先生東山再起，將如何之光明？乃必嗾其私人，如牛皮糖之糾纏，求老壽星之不倒，將使東大數千青年，受此等無恥教職員之支配，同蒙污點，豈不可惜？弟願先生協同勸誘，勿爲此把持，乃真所謂造福於青年，無有涯涘矣。蓋予人以廉恥，與予人以利益，所予孰多，賢者自知。先生久居商界，不知學界之齷齪，故弟亦早知先生爲東大掛名校董之一，真同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諸先生皆爲少數實際校董以情面假借而已。此次反對直系之罪惡，該少數實際校董，遠出於郭先生之上。東大校董會本不合法，早有例證。國立大學，齊燮元韓國鈞以一省長之資格，可下命令，解散工科，乃職責所在之教育部，任免其所辦大學之

校長，反生問題；真天外奇談。以少數把持之校董會，此少數者，自身負咎，且遠過於所罷之人，尙有何面目及資格，能過問管校之長官？所以如黃任之先生等者，皆素所謂賢者也。此次因彼等盤据之流氓公館，（所謂省教育會，居其間者，即報紙會謚彼等爲陽性十姊妹也。）無公家直接之職責，遂姑置而不問。乃彼等尙自以爲可以保障郭公，一再將校董會之名詞，騰臆於報章，弟曾以爲可作嘔三日者，即東大校董會是也。史良材先生曾聲明別無關係矣。弟願先生亦勿後人。並勸我們向所崇拜之黃先生者等，迷復不遠，予人以不可疑。令東大者永遠超然於政黨之外，得胡敦復先生之專心講學，庶不負郭先生等一番創造之心。我等黨人，皆離開教育界而活動。黃郭諸先生一貫其社蘇之政見，弟輩仍守吾黨磴磴之愚，孰得孰失，讓國民自責。此則弟等攻訐郭先生等離開東大之徵誠也。至於郭先生於校費之混合，於學科之粉飾，報紙皆已登載。別有蕭叔綱先生等已經詰問，將來並讓該管人起而徹查。雖經諸方面以此等問題，就告不平，弟等黨務紛繁，深愧援助不力。故先生附示他人親筆函件，該題之曰，蕭錦鈍致胡剛復柳翼謀之親筆函，勿引汪精衛吳稚暉馬叙倫破壞東南最高之學府口供。真正寫真

銅板倒楣，白紙倒楣，爲人傳鈔私函，廣布於朋友。因蕭先生等之函件，本可用明信片露佈供同志傳抄者。凡人所居晦明不同，居暗室奢，以此爲破壞之口供，向明之人，亦以此爲改良之福音也。先生囑弟察閱後一笑置之，弟在半月前早在報上看見，已如此泡製，且想寫真銅板，遭人如此濫用，銅板亦必哭不得而笑。倘彼等手段高明，更能縱執政府竊取馬叙倫提案之稿，用珂羅板印布，題曰馬叙倫勾引段祺瑞破壞東南學府之口供，當愈可以作開胃健脾之印件矣。又一笑。一切面承大誨，卽頌近祉。

弟吳敬恆謹復。一四，三，二九。

致張仲仁書

爲東大校長事

仲仁先生執事：省教育會從前利用張季老，以其久不適用棄之。字又有利用

先生之必要，因復以東大校長浼先生。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

術不可不慎也』。故黃慎之沈信卿袁觀瀾諸先生皆賢者也。年來因欲維持其特

殊紳士地位，遂明申，把持，反復諂附，所謂患得患失，竟流爲鄙夫者耳。弟輩激急暴徒，自安其爲詬病世俗之素。先生北洋舊雨，亦守其穩健士大夫之常，皆予人以共見之底裏。惟彼所謂『陽性十姊妹』也者，營狡兔之三窟，圖三元之失敗，敗風俗，患鄉里，彼等亦不自知耳。東南大學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會，其大本營也。郭秉文鄒秉文之徒，爲其出張之傀儡而已。先生久受齊燮元之不悅，故立於旁觀最清地位。彼等此次之失敗，乃千年老狐狸，偶不自檢，致有此挫跌。彼等忽信吳齊將萬年不報，安福已成溝中瘠，故出其大捧場之手段，遂深刻而成難洗之逆迹。惟失敗，在黨人視之爲極平常，從蝙蝠着想，則大失計。所以汪精衛先生勸彼等不恤失敗，彼等充耳不願問也。現惟着手事齊不成，更圖事楚，雖廉恥道喪，亦不暇深究。彼等昔日隱排先生，今又尊奉先生，皆此類耳。郭秉文鍛羽而去矣，久久著名之文理平常，手段高明之兩秉文，尙有鄒秉文也者，亦素爲東南大學之害蟲，現已撲被入都，爲先生在北京報紙鼓吹。此次忽欲提議舉先生爲校長，先生聞之，當亦莞爾而笑。先生自有先生之真，文苑，儒林，名聞，置之所謂正史中，皆可無愧。惟大學校長，未免唐突。此無

異再有子路能御聖人之車，又令作汽車夫，豈不笑話？彼等辦學成績，卽近日兩端，已可概見。一則號稱師範教授，能指揮流氓，毆辱彼等口頭所佩服之人。

（陸志韋先生自述，胡敦復之道德文學，彼亦佩服。）一則隨便拉一名流，戴之以爲傀儡。卽此觀之，彼等辦學之成績何在？其辦學之誠意又何在乎？今欲在

東南尋校長，止有胡敦復張君勵差強人意，張先生尙爲黨人，欲東南大學成爲真正講學之地；超然於黨化及紳士機關外，舍胡敦復復有何人？彼等亦遍覓不可得，

故利用先生爲舊學名流，以隨彼等頑把戲之作用。所以教育部爲大學任學者，彼等則易以名流，彼等不啻自供其蹈空搭架子之行爲。自郭秉文以出戲法之手段，

裝成一東南大學之空中樓閣，羊皮虎皮之大學，遂紛然以起，此通國共見共聞之事，那麼魔之鄒秉文，亦到處隨冷熱之襲斷。此次彼重踏都門，又在黑暗中搗鬼

矣。尤憶前年爲農大校長，今日所謂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者，在黎元洪時代招之而來。至曹錕時代，章先生失勢，鄒先生卽謀取而代之，此又先生之所知也。

故所謂江蘇省教育會十姊妹也者，郭鄒皆其附庸。彼今日之尊奉先生，猶前年有一時期之趨承章先生耳。今次舉先生，不曰省教育會，而曰校董會。我則仰天

大笑，覺其臭氣四溢，作嘔而罷。校董會，本大學章程之所許。即如北京一隅，雖北京大學無之，而師範大學則不能無。然何以師範大學無問題，一聞東南大學之校董會，竟作噁隨之呢？一則因師範大學之校董會，無政治紳士把持地方之作用，二產生合法，若東南大學之校董會，自知即為省教育會之附屬物，三數人把持之，操縱政治及地方重要機關而已。先生亦掛名校董之一也，與我所知之蔡子民蔣夢屢江易園王儒堂諸先生，皆掛名湊數，礙於情面而隱者何異？此次郭秉文附逆逐去，彼三數真正校董，逆迹更彰。如此郭之不存，尙何有於校董？更退一千步一萬步而論，就算抽象而為空洞之校董會，東南大學之校董會，亦無推舉校長之可能性，因彼第一次校董會，得教育部批准者，並無推舉校長之職權。會以第二次之修改，然教育部批令再請該部指派之一人加入，方能成立。竟始終未請指派，是第二次之校董會，欠缺重要分子，並未成立。故彼等於去年擅裁工科，亦未敢早請教部批准，僅借當時炙手可熱之督軍省長命令，用官勢以駭人。彼等亦知東大校董會之不正當也。所以彼等近頃在報紙上出把戲，以法律問題圖欺騙教部生手長官，亦心勞而日拙耳。此次倘為前馬次長為國民黨，不恤舉執政

席上之命令，受鄒秉文等搖尾乞憐之影響。正如今日京報社論之金言。請勿問馬叔倫骨子裏如何。『中央爲自身威信生命計，凡疫之來也，不問其患者爲仇爲恩。總不可不竭力以撲滅之』。卽我亦因一切政治問題，曾獻言於章行巖先生曰：『最要請段執政堅持者，是非黑白問題』。倘段執政自信自身爲白，早讓賢路。不可自恧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雖吾仇，到底老北洋派；彼雖吾友，到底新人物。終身爲輪迴之喜怒，則是非既無標準，結局亦左右均予之以不可。將何以治國』？今以京報之言評之，將終爲疫虫所竊笑耳。此種云云，爲先生拉雜陳之者，小弟狂噪，始終不諱言流氓，先生亦爲一舊式之端人，慨嘆夫慎之先生者等，曠世賢豪，竟以患得患失。墮落至此，彼等做弄先生，欲以先生爲爐火中取粟之貓腳爪，真不值先生一笑耳。謹問

無恙。

弟吳敬恆頓首。一四，四，一二。

致國語週刊記者

記者先生：

我聽說你們在這一回的週刊上，要有許多文章同『死文鼓煽』的『甲寅』做個忠告。我亦氣得腹大如牛，想附着你們的驥尾瞎說一陣，洩洩寡氣。無奈我這兩天還沒有那種空閑來彈這對牛之琴；祇好候下幾回出板，再來寫出，求你們采登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家，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尸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襄贊籌畫；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活字，瘋頭獸腦，自命是釐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亡國大夫，瘟國官僚，借着他那種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暗暗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所以他一口咬定，要保固『學士大夫』的地位，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了：『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

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呀？

就是老頑固，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章先生連到止在幾個字眼上

吹毛求疵。矜奇作意，這真叫做『民斯爲下矣』！（說不定，他雖然自命爲

『能文章』抱『鐵飯碗』的人物，究其實在那種金鋼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琉璃瓦蓋在草屋上的佳作，也未見高明罷。宜乎他那自小即工『執政考』的世兄，聽說

自命跨灶，很不以『先太史公』爲登峯造極呢。）因爲便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楊雄，歷數至

於鈐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的钱謙益，最近而至天橋獵豔，周媽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所以『文人』也者，即與嫖賭

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虫臭虱，充塞牆

屋。近年『洋八股』之鴟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煙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

（其人不足道，其文實有可觀。若章先生自稱能文章，真爲之莞爾，亦爲之肉

麻。〕兄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即人格爲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續刊論，其中倔強不屈之處，尙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于那種『時評』那種『陳咸之父教子以諂』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于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然而無非豔慕俳優文人的結果罷了。（章先生罵梅蘭芳時亦曾引鏡一自鑑乎？）

所以我在上海文明書局買到新出版的甲寅續刊一讀，我爲那隻封面上的大蟲歎息。我便擬定一個報喪告白，就做這封信的結論罷：

友喪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斂，遵古心喪。 氈（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 哀此訃聞』。

所謂罪孽深重者，乃記實。因一班朋友不長進，于國事不能積極前行，弄得章先生憤悻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

吳敬恆八月二十一日。

致孫伏園書

伏園先生：黃龐記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真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龐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問問同胞，記念黃龐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麼？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了曉先君等，為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來飄縷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內。王知事待他還好。你能向當道說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為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

那裏找得到這麼一個閩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
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閣過了。到一月初五六，
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
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廓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
先生老不開。到十五那天，鈕惕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
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
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誣陷不悅於己的，
坐以囹圄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很。恐怕好肉
上，天天咒他生瘡，真會生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
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到一月十七上午，
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在那裏掛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
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
見申報專電。言周直剛被殺，我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
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報』，言之更詳。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侃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明天便不做工了，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担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保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興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甲種師範為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為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鄰里，此其獲禍之大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書者，占了便宜）。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顧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

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冤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理由狠充足的。因為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辦抗租，老實敵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說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呈子，在一張烟場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捉到官裏去。審訊數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晉省時，面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關歲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人權保障』。藉口『軍法』，什麼小小腦袋，值幾個小制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的鄉紳，在前清不完慣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盡，終是每天血

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老爺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爐，享他大肉湯糰縐紗餛飩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逆施，立起佃戶自救會來，真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曾樸剛做政務廳長，有季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於是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日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悔過室提人，周尙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有省委在此，提你到南京去。

出至警所門前，周見羣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細，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龐，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押赴城市市橋，王知事亦乘轎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馬前行，警隊荷槍擁周步行在後。到橋下南街，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

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頸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方落下。血如潮湧。頸頂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顆頭，拋入小木籠，挂向縣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堍上。自早至暮，看者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說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惕，（他的名字便謹慎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聞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辨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

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產，與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糧，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值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要殺人。即關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昏，何至於有礙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雞懼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梟一顆人頭，如摘蒼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寡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舉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老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胖』的教書先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爲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

身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醇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个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佃戶倒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慄，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亘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二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也會快的呀。紳士是應該 Gentle 的罷？似乎少狼巴巴爲妙呀。我願以後替黃龐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内，叫人看得血痕愈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致邵飄萍先生書三

飄萍先生：

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現在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塌大報餘白，因爲昨天貴

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尙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教之後，我們從未通過信，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尙未有機會，所以『尙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糊塗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閣下了，那有工夫去瞎過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為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多，然我會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丐過王叔魯，丐過張岱山，去年丐過葉玉虎，新近丐過陳瀾生，丐過龔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丐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丐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析，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都僅有效，（？）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尙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卽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驢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曾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真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為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欲言，故握筆輒止，今可因敎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向會有何報，不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加入段閣，『余曾懇贊加入』，實有此事，若贊之專為編輯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一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於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即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員完全負責，庶政議定，呈交本執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門牌下棋之執政，尤為安全圓滿，當日癡憊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仕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錚，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閣員，真叫做『為福不足，為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干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

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不得罪他，有槍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作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曾詰問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自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下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真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然實際上，看了事後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劫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集重兵遼東，撲索迷離，鬚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意洋洋的跑進來，徐專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數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二號即免奉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真相，某國不及備，則孫岳早鎮天津，今日朝陽襲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聞中央皆彼不悅之人，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權，害煞郭松齡徐樹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實與安全，莫如爲光桿執

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遑之，然民黨不屑過問，以爲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實爲用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令坐觀成敗者，彼不欲操縱，乃送之戲弄，由此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尙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閣，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真將開太平之始，彈盛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閣便攝閣，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穩，所以閣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

商量去不去，我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祺瑞的官，在朱深警權在握，執政威風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合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事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閩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兆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夠，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着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閑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種烏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能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聽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訃文，做閱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勝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在此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爲禍有

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麼制，什麼閣，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真正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癡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說，先生真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我曾吉占旨徵諸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使，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大要打了，偕老子與你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到目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又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

頓而鬚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真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諡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清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視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縮小中央，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啻對先生罵了一頓。又軍閥方力避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曾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為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為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槍，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

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尙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爲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槍，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為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爲他較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雜在長人中，已死之郭先生，爲「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以長人敵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鄰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助「長髯公」誥責「紅人兒」，實際不啻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爲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讓個國

際戰爭出來白相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我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為如此苟安童叟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曠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面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便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東西洋的洋鬼子，現在還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鞏固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爭，我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碑，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可會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麼？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煞我們的較開明者而

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据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而至滿洲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蝨多不癢，廣東政府也弄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止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為新近黃昌穀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他們正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我們兩手空空，真正要命喲，真正要命呀，還要編什麼鳥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也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宮，肯饒他麼？

弟吳敬恆頓首。

致邵飄萍書三

飄萍先生：我又要來煩擾您，雖然是一個小小問題，但能夠致意時人一下，不

至於「逼上梁山」，真鬧出無邊無沿的大破裂，先生也必定願意捐些報角出來，采登幾行的，那就是時髦人鬧的「赤化」問題，赤化就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二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再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雖現在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確是有的，既講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人家稱他爲無政府黨共產黨，原無不可，爲什麼三百年與三千年的事，現在就要講起主義來呢？那麼可以很簡單回復的，三百年後與共產，斷無二百九十九年絕不提起，到了二百年元的旦，共產會一跳便出的，因此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也不是二千九百九十九年內一字不提，也在三千年的元旦一跳而出的，所以說到共產黨，自從馬克思出世，世上原有這個東西，近來又增多了一點，也是實在的，但是共產政策，却連俄國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也不會預備施行的，因此若是空談主義的理論，在較自由的國家，若英若法，共產黨都是自由在街上跑，法國並且在國會裏有共產黨少數議席，這是常在我們報紙上載到的，然而把共產黨名目禁止的，如在美國，日本也是確的。我們既與蘇俄訂約，不准傳布共產，乃不喜歡共產黨，也應該的了，因此中山先生力勸中國共產黨，不要做共產工作，拿他們的心思才來，工力做國民黨

作，省得好像列寧初意本要行似共產非共產的政策，後來因『此路不通』，縮到新經濟政策，不如自始就先行一種切合國情的政策，叫做三民五權，就無欲前再退之弊，共產黨覺悟，故皆投入國民黨，是中山先生雖亦贊成三百年後的共產，却阻止目前的共產，把國民黨來消失共產黨的，那裏有共產黨改爲國民黨的道理呢，所以國民黨有少數分子，聽悠悠之口，生無謂的恐慌，要逐出共產黨，以便買頑固黨的好感，其實乃與國家大不利，彼中間分子，又惡新黨逐新黨，故許共產黨爲友，請他明白仍做共產工作，這不是國民革命之外，又鬧一個共產革命，這將成什麼景象，這斷斷不是中山先生苦心要阻止共產工作之本意，不嫌得罪共產黨，設個明白的比例，譬如中山先生是天主堂的童貞姑娘，開一個濟良所，叫妓女來入所，那是化妓呢，還是妓化呢？若恐怕別人造謠妓化，必定要趕出妓女，讓他們去接客，那是什麼理呢，雖妓女在濟良所裏，偶有點妓形妓狀，不如童貞姑娘那樣自然，那也一時免不了小麻煩，那就要你童貞女自命講道何用呢，童貞女却先恐怖妓化，圖謀傾覆天主堂，再進一步，亂措妓化，傾陷一切良家婦女，現在赤化的口號，已做成了栽贓誣良之口號凡，不悅於己者，腐敗反對的開明的，便用赤化武器，做謀贓

害命的武器，新近豪貴報采登的江陰梟示周剛直，便是一件極可駭人的冤獄，諸如此類的奇離，若一天多一天，便要逼上梁山了，不但很可笑的張作霖與李景林，無所洩忿於馮玉祥，也用赤化中傷，他爲的是馮煥章也許用了個俄國顧問，但馮煥章連日本人也接交，那又是帝化了，況且張作霖除偷用日本軍隊，別一問題外，他不是官冕堂皇實用日本顧問不少，馮煥章若還個禮，說他是帝化，張作霖不但做遼東王，簡直要想做中國天皇，張作霖不是也要笑倒了嗎？用個外國顧問，便要塗說到化了那一國，這真「七嘴八搭」，所以不但馮煥章之爲馮煥章，去赤化萬里，（凡是新人物，却又另一觀察，不是最近現代評論高一涵先生答我，他說軍閥靠不住，恐怕到頭還是軍閥。隱約卽注射馮先生。那末新的人疑心他到頭還是軍閥，舊東西倒恭維他赤化，這不差是太遠相嗎？據我的觀察，恭維馮先生赤化，自然太高，若說他畢竟是個軍閥，我不相信，所以還要對現代評論討論討論，今不靡說。）卽現在的廣東政府，也絕對不會赤化，所以連一個宗教信徒，質直易良的徐季龍，他始終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爲開了幾次熱烈的會，也就說他是赤化，不惟大同晚報中美晚報，似乎都是有所爲而爲的，忽然把赤化對徐季龍大放攻訐，就是

一般頑固黨，也鬧個不休，昨日我在一個喜事人家，遇見農商部的秦瑞玠先生，他便說徐先生赤化，我說那裏有這件事呢？他說徐季龍還不赤化，更誰赤化呢？

我也止可一笑而罷，現在要說大同晚報，何以攻訐徐季龍，他口裏不是說一向同徐先生相熟，他心中難道不知道，但爲着外交部，要替外交部代俄專洩忿，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並且他平日却是反對赤化，但我願意勸他注意，他助日反俄出兵，這理由很正大，就是我没有他們那種簡單，也止能說日俄儘可以到中國地面上來比武，不能那一國利用，乃大同晚報竟登一個突兀的新聞，幸虧大家不會注意，不然，未免過了說話的界，道德上，法律上都有些責任吧！他說，「俄白黨相機助中國」，中有云，「遇必要時，在山東之白黨五千五百人，亦可撥往滿州」，下接云，「蘇俄既能利用我國流氓爲其走狗，在國內擾亂，則我國雇用白黨，防其侵略，亦公理上所當然也」。觀此按語，足見山東調白俄，是大同晚報的主張，山東白俄，却正是助攻國民軍的敵人，何以大同晚報在國民軍方面的報紙，能主張調送滿州，這不是法律上生了問題嗎？人家用幾個外國顧問，尙大造謠言，張宗昌張作霖竟用外國軍隊，大同晚報乃贊成之，這不是道德上生了問題嗎？

打赤俄，堂堂中國，要打時，難道便無軍隊，反引出白俄去助打，預備敗嗎？赤

俄之責言將愈高，預備勝嗎？白俄復了帝國，於中俄外交又如何，若說帝國主義

者究勝於蘇俄，這難道大同晚報之真意已露，該被新人物罵爲「帝國主義的走狗」

嗎？不是道德上又生了問題嗎？所以不煩着爲幫助幾個外交部員的子弟，要小

題大作到如此，至於中美晚報，不是一向知道外交部裏奸細很多，他們造的謠言，

什麼赤化呀，敢死隊呀，一切空中樓閣，如何中美晚報會相信呢，徐季龍的做俄專

校長，再三而後可，就是我也受過俄專學生之託，叫我助請的。就是撥交教育

部，徐先生還說是王正廷推死人過界，一錢莫名，教育部如何承受呢？幸虧徐生

生是俄國賠款委員，或者可希望有些設法，中美晚報的記者，應當想徐謙若是已然

赤化，則何不早在賠款內，請撥大宗款項，立大規模的中俄大學，做大規模赤化，

何以謀一經費無着，校址無着的俄專，還自己做了賠款委員，止能小有希望，就可

見俄人立赤化學校之興會，既已不高，徐先生赤化程度，亦未免太淺，說穿以後，

真可謂噴飯之笑謠也。中美晚報如此高明，何以會登自己反對者所造之笑謠呢？

有人說他或者別有用意，中美晚報助國民軍反對張吳，實是可感。他間乎反對赤

化，亦合情理，乃於反對徐季龍赤化之新聞中，夾着幾句話，「徐爲人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目前已開一會議，決定一應付之法，不久即可實行」。這未免近乎挑撥，所以中美晚報當初反對赤化，卽有疑心美國帝國主義家，用苦肉計來揚甲排乙，我說這未免神經過敏，美國人反對赤化，乃是他的本色，赤化又不干我們事，乃知他們正與張作霖李景林一般見解，把赤化同國民軍用八股家做搭題方法，拉在一起，他不過高明一點，知道國民軍是不赤化了，他畢竟把赤化和國民黨拉在一起，圖窮匕首見，似乎要借赤化來中傷國民軍，以便挑撥，國民黨反正百孔千瘡，愛拉扯便拉扯罷，可惜他中傷國民黨先把徐季龍給開刀，便叫有識者大不信，又說他極陰險，徐先生毛病，止是太坦直，誰也知道，不是馮煥章爲了委員制，表示過，說他與徐先生乃道義之交，可是政見時有不同，因徐先生太坦直，不理會時勢，太坦直與極陰險，豈非剛剛一個反對嗎？批評批到反面去了，豈不

令人好笑！徐先生行動如赤子，對國家有赤心，這種中國式的赤化，我們代他承認的，至於時髦的外國式的赤化，剛剛徐先生是教士，是國民黨準右派，定說不上，猶之乎國民軍裏，天天還在那裏祈禱，唱讚美歌，張李倒說他赤化，只是引人

鼻笑罷了。若說徐先生時常出入於俄欸委員會，便是赤化證據，那末王正廷，劉之龍，孔容之諸位先生，出入於中俄會議處，也赤化了。連曹錕同加拉罕訂約，

曹錕也赤化了，若說損壞國民軍名譽，這正所謂「子實秦人」，你看了銀面，只知

是銀，豈知正有立你對方者，只知是金，正在那裏說美國人捧國民軍，國民軍與帝

國主義又接妥了，也作同樣論調，說徐季龍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豈

知國民軍仍是國民軍，都付諸一笑罷了，馮煥章別無長處，就是他有他自己，你毀

他，他不怕，你捧他，他不喜；他常唱上海新舞台的戲，叫做「看不出」，所以在

中美晚報的意思，以爲我描寫了他陰險，國民軍就要開會議對付了，這正同大同晚

報在又一方面作理論，說國民軍派大刀隊保護徐謙，一樣好笑。不是五六年前，

馮煥章方在河南時，全國的人，因爲他有教會關係說他是美化嗎？後來因爲他得

罪了英美所捧的吳佩孚，英美教士大半謾罵他，才曉得他的美化，全不是那回事，

那末你想赤化他，又想美化他，止沒有認清馮煥章，至於徐謙，自然清清楚楚，簡

簡單單的一個國民黨，然而外面不知道他的人，也因了教士的緣故，曾有同樣稱他

美化之一時，現在又因了國民黨用了鮑羅庭加倫，徐是國民黨，又說他赤化了，豈

知國民黨用鮑加，與現在執政政府外交部及某署某校，用洋顧問洋教員一樣，並不會與張作霖張宗昌徑用白俄軍隊一樣，況且在國民黨的歷史，用過日本宮崎行藏等，用過你們美國人呼謨特等，何以並不會日化美化，若說俄國人特別不同，或鮑加自身或有共產黨，那末，我要請教，你是美國人，難道古德諾是保皇黨，他不是儼然共和國的共和黨嗎？他為什麼能夠幫了袁世凱，來做帝制的工作呢，可見你們洋先生，也活動的利害的，「匠作主人磨」，又是洋先生權利義務，分得極清的好處，所以現在鮑羅廷加倫，止幫廣東政府做中山先生的工作，無絲毫共產意味，這是有事實證明的，若說鮑羅廷加倫，他久後終要拿出共產的本像來，那末照這主觀的預言，我說中美晚報現在為什麼竭力幫忙國民軍，定是假的，久後必要拿出古德諾的脾氣來，對馮煥章勸進，這種酒後預言，中美晚報心服嗎？馮煥章一回兒作列寧，一回兒又做袁世凱了，真是孫悟空了，用久後作莫須有的論調，中美晚報才無心的損害人家名譽呢，然而放心，他們定不來開會對付的，現在你幫我們反對張吳的公道，不但國民軍相當嘉許你，便是我們國民黨也誠心的贊揚你，美國與中國，若是我們都有覺悟，應該十分親善，因為我們是東方兩大共和國，所以第一勸

你們不要排斥我們人民入境，第二不要助帝國主義，來破壞我們共和，常用中美晚報反對張吳的態度，美國真不愧共和先進了，現在卑鄙的國人虛構赤化，要掀我們的大慘劇來，正在進行，明達的洋先生，切勿來火上澆油，我們並沒有赤化，赤化是三十年以後的事，飄萍先生呀，您自然點頭稱是，那末求你再糟蹋報幅一下，功德無量。

弟吳敬恆頓首十五，二，四。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

(上)

我在京報上致邵飄萍先生書，因軍閥問題，給高一涵先生開了一個頑笑，實在大不敬得很。蒙高先生素見愛，又鄭重指導。他說我「主張之爭，一定不會讓人」，這那裏敢一味頑強呢？況且我得了高先生此番的詳教，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不過各人所含的曲折甚多，說得愈詳細，能夠愈相諒。我甚願再把曲折來嘗試的一說，或者能顯出我的無所爭，高先生亦相對首肯也。

「尙德不尙力」，雖八股家陳言，而亦實有至理，幾乎無可反對。惟尙力，則斷斷不可，而去力，似世界人類尙未達此時期。「窮兵黷武」，又八股家反對野心家之惡諛，當然一致排斥，惟窮且黷，其不合自不待言。若兵與武，因懲於窮黷，謂應連帶議廢，似又未免簡單。數年以來，一般輿論反對武力統一，一若力主「非攻弭兵」之說，即可奪武力統一家之魄，而立戢其野心。其實所得之效果，似乎相反。

(一) 徒喪平民捍衛國家，堅強革命之勇氣。舊則夢想敦詩說禮，新則盡命修詞。談玄，皆墮落之反響

(二) 武人之品格驟卑，其進身也，無非選自乞丐；乞丐得暴力，遂轉變為強盜；強盜擁富厚，又轉變為閥閱。安得不師師相勸，軍閥愈罵愈多？

(三) 凡動干戈，無論其為革命，為軍閥，一例不利於衆口。其懦者因取憎而氣落，其黠者因蒙詬而酸化，遂形成并無革命黨，惟有軍閥。

現在經高先生說明，以為蔣介石可以算「軍而非閥」，於是復讀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也覺得原無「有軍即閥」之意。惟求高先生原諒。大作雖無「有

軍即閥』之意，却亦并無『軍可非閥』之詞。加以現代評論之空氣，在我感覺，終是『非攻弭兵』之論調較多。以爲高先生不在例外，故疑高先生所指平民革命，即是『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暉稚磨墨尾隨』。此由於我之胸中，早有成見，逆臆高先生是『有軍即閥』，故遂未求其言外尚有『非閥之軍』，可供平民革命之用也。那就實在抱歉極了。今由高先生明白置答：一則曰，『革命要依靠武力，這句話誰不能否認』。再則曰，『您以爲蔣介石是成了軍閥後，纔被民黨同化過來的呢？還是他先有了革命思想，然後再去訓練軍隊，以求達到革命目的呢？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他的思想學問人格，能同蔣介石比嗎？』三則曰，『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說到切實透澈如此，我們是絕對同意。所以上面說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

既並無不合，宜乎我可無言。此豈尙有所謂『不讓』者在耶，非也。乘使亦將我之曲折，略加分析，使高先生有時再下教，可以愈知其癥結之所在耳。我之依賴高先生所指之『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自然多於

『我們相依賴的那一位』。猶之昔日，依賴中山先生，自然多於吳佩孚。然何以『當蔡子民先生們打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我與高先生皆『贊成這個主張』？我個人有兩義：

(一)中山先生當時沒法一試。雖有位，等於無位。故暫且退了，讓給具有可試的力量，所謂吳佩孚者試去。倘試得好，為國家起見，儘可勸中山先生預套段執政之調頭曰，『成不必我』。

(二)心中却甚疑吳佩孚未必試不好之時，中山先生復起而試之，似乎輿論倒將加起好感。

原也不會挾了一個『非袁莫屬』之意態，全信任吳佩孚為必定成功。高先生至今尙曰『試試』，可見高先生當時對吳之態度，亦與兄弟大同小異，現在儘可不必十分懊悔。並且再進一層着想：以當時情勢而論，一則我們不捧他，未必即能反對他，二則他的成闕，於我們的捧不捧，似無多大關係。三則我們也未必能馬上轉助中山先生，積極抵制。那末，我們有什麼得失，值得懊悔呢？

現在『蔣介石』，却情勢大異於當日之中山先生。故兄弟近來，既並不願勸

其『退位』，而且心中完全的依賴他去試試。但於先生所謂『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也讓他在他我們蔣介石力不及的地方，姑且試試者：一，還是有倘試得好，『成不必我』之見。二，你不放他試，他亦要試。惟多了我們的『想依賴』三字，甚覺我們的蛇足耳。

然至此，突然又將向高先生開頑笑，似乎到底不讓，其實仍不過借以顯其曲折，並非真開頑笑。所謂借以顯其曲折者，何謂也：則高先生於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實有『有軍即閥』之意。雖高先生隱微之地，確有『非閥之軍』；乃懸於理想中，非今日以前，已實有其人。所謂『蔣介石』者，不過『彼善於此』之軍閥。今日以前，實是『有軍即閥』。則高先生於無心流露中，已明言之矣。

曰，『請吳先生數現在的軍閥，——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那末，高先生雖欲爲心所較愛重者諱，而亦無可諱。蔣介石『第一第二第三』，止是軍閥而已矣。雖蔣介石而不敢贊同其試試，無論依賴過軍閥而有悔心之人，與自始即不願依賴軍閥之人，似乎所在皆是。此或者『被白狗咬了，見白羊都怕』，乃人之情。然時

人此種精神，無異暗示人以喪氣。——因「有軍即闕」，「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因等是軍閥，「思想學問人格」，能儼然許人以不能「同比」，則將想張作霖之思想學問人格，能同「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的比嗎？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吳佩孚的思想學問人格，「早晚市價不同」，也一定能同那一位的比嗎？——於是分了三階級：其上者，另有理想中指不可之人物，連蔣介石雖有怒詞，仍是不敢一試。其次者，還是有奶就是娘，「無牛尋黃狗」得蔣介石而不但使之試，而且爲之吹。其尤其次者，娘所不能招呼之處，見洋鐵罐疑是鷹牌牛奶，也聊揀「一位」試試，此三者，雖有程度之差，原無根本之別。不過五十步之於百步。其上者，不敢再試，「想」待一不知誰何者，而後商量「依賴」。其次與尤次者，不過還是急於要試，故降格又降格的瞎試。如是而已。蓋因「非攻弭兵」，乃是小民呼籲之狀態，並無平民強制之精神。所謂平民，合而崇拜之，似乎風雲雷雨，都可由他出賣；若析而觀之，又要破空開頑笑，章行嚴先生即能代表其新同志，發仰天之大笑。籠籠總總，包包括括，止有四種：一「執筆」者，二「磨墨」者，三執筆人目中之「不讀書」者，四磨墨人

目中之『能開會』者，此外卽一無所有。（有則多至三百九十兆。他止要吃飯睡覺。他可憐被搶被拉，而且被殺。他的『有奶就是娘』，更甚於我。譽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小民，無非而戲判之，可稱曰『昏百姓』。）於是乎高一涵先生不忍糟踏平民革命之好聽名詞，勿任輕薄，亦止好保留。吳稚暉急躁，還想『鑿孔栽鬍子』，遂多了『想依賴』三字之蛇足。終之『無民不平』，『有軍卽闕』，大有商榷之餘地。高先生警告出身平民，與出身軍閥，應當嚴別，我俱能一齊領略。止於緩商，並無不讓。因話頭太多，再在下一期下篇貢獻。

（下）

這個問題上篇完結了，本想把下篇一起寫下。因為要領小學生往溫泉一帶去旅行，不能不暫闕。中間已有了一涵先生自己的『吳馮的勝負』時評，登在現代評論六十二期；又有王吉占先生的『軍閥是個什麼東西』，登二月二十日京報。若把最近高王兩先生的意思融合起來，我的下篇，本可以不寫。因為上篇的意思，要商量是否『有軍卽闕』，或者有否『非閥之軍』。下篇卽欲貢獻能否『化

閱爲軍』。然這三個問題，兩先生差不多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尤其是王先生把軍閥看做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準制度：真是一篇有數的吉祥大文章。從此軍閥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或香尋得出實現民治的中華民國的一條路。較之完全詛咒，及完全依賴，沒有頭路可尋，心中愉快得多了。否則一言軍閥，僅把日本的薩摩長門，做個意影，望他開明一點，固是驢頭不對馬嘴；或又以爲完全可恃空洞的民意去滅絕他，亦是畫餅充飢，不免有些太理想。軍閥是我們歷史上每換朝代，無不發生的故物。王先生所謂一軍閥的發生，或者因爲是前一代的秩序維持力，已經崩解；而未來的秩序，尙未成立，中間應該有此一段過渡的政相。如周末的戰國，漢末的三國，晉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國，宋末的南宋遼金元……」這本人人意中所有。但身當其間的人，不願意親見這麼一回事。所以好像章行嚴先生等太重了隨俗思想，把十四年的我象，看得疾首蹙額，不在前途的根本救濟，却想消極的倒退了轉圜起來；所以亂亦曾貢獻以歷史上改革時候的紛亂年期，十四年算不了什麼。但把天演學理的『複演』揣測起來，終是前長後短，或者繼續的紛亂，不見得再要十四年。這就着在此亂象中的人物，救濟的得法不得法，

爲時間的長短罷了。王先生目光如炬，他告訴我們最緊要的數語，決不可滑過。他指示今日的軍閥，與戰國等不同之點：以爲『就是今日以前的過渡政相，是一姓一家的嬗變中間的產物。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因爲有這一個特別的異點，才發生軍閥人格上的人物思想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軍閥的人，唯一應當注意，而絕對不可忽略的。王先生所謂『一姓一家的嬗變，君主民主的嬗變』，我們最要記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中華民國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所以討論軍閥人格上的道德問題，固屬必要的條件；而思想問題，猶爲特要的命脈。

我胡亂的先來同王先生補充一個先例：例如從前雖則都是一姓一家的嬗變，然周末的戰國，又有一個封建郡縣的嬗變。故思想的緊要，可以得個前例。每一制度之崩壞，大都由於『軍閥』的自爲政。封建制度的崩壞，不始於戰國，而始於春秋。幸虧孔二先生等獎勵齊桓晉文的尊周室，乃勉強維持。到了戰國，就一切而不可收拾。所以子與氏老實不客氣，竟想『化閥爲軍』，把保民而王的野心，至齊至梁，不擇人而貢獻。孟先生心中，自然更無一周室。但他的所遇非

其人，雖亦當時一邱之貉，無可如何之事。而他的思想，今日事後追求，却亦未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為他的胸中，橫亘了一個封建井田制度，所心摹力追的，便是湯武的革命。齊宣王梁惠王能否做得成湯武，固是一個問題；而當時的時世，果否再能用大軍閥，分配了小軍閥，可以相安無事，乃最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終戰國之世，止有勸軍閥行仁義的書生，在道德上補苴補苴。最多是政客策士，縱橫離合，在勢力上簸弄簸弄。略有說到新制度的。止有商鞅毅然改阡陌。荀子主張法後王，他的學生李斯便做了改變郡縣的中心人物。或者秦始皇遂仗這一點新思想，適應乎時世，竟撲滅了衆軍閥，開起二千年皇帝的局面。就這個前例看起來，就要問皇帝制度，在現在是否已經崩壞了，應當過去麼？還是以後的天下，可以共和其面目，皇帝其實在，能把這種軍閥來統一中國的呢？那就王先生所謂『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大家決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了。

我來向高先生討論我的小問題，字眼上應當先有個明白的說明。我所謂「閥」，便是王先生說的：「（一）據有一定的防地。（二）自由練兵斂財，及

處分一切民政。（三）個人地位，均以實力為保證，……即是一個小侯國。我所謂『軍』，即是王先生所謂新黨軍閥之『軍』，能打倒舊黨軍閥之軍，又是變了民治制度時之『國軍』。（我是深信無政府主義者，然若說三千年內可以廢軍，我不敢請教這種玄想。）如此，現在有軍的，皆可為閥，我在王先生的條件上，可以承認。乃就是高先生隨便說蔣介石是軍閥之一，也算不錯。至於在期望上，權認蔣軍為『非閥之軍』，並及『那一位』，亦望他化閥為軍，我同高先生鬧的，似乎亦可成立。至於凡有軍閥，絕對不能依賴，乃還是『被白狗咬了，見白羊也怕』的過舉。

現在且說到答復的正文，就是對於那一位，如何可於不同於昔年之吳佩孚。且分兩端：一是政治行為上的道德，王先生放在第二位的，一是有無民治思想，王先要第一先決的。第一先決的，固最是重大。但僅僅放在第二位的，也未可絕不理會。故先講那一位的政治行為上的道德。又分為一屬於自身的，一屬於對民的。

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其飲食起居的小節，其取與然諾的細行，比之於吳佩

孚，當然加謹，這是大家承認的。然這是在政治道德上不大足重。迨而論其心術。吳佩孚是疏而傲，那一位是密而狠。其不利於衆口，即在於屢次有人入其彀中。然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狠與不狠，不可但執其原因，亦當問其結果。若問結果，未來的不能料，至於已往的，似乎他的每一反動，無不向明。彼若以爲彼作可憐之態時，聊學周公的恐懼居東，及一旦得隙，毅然而誅管蔡，我們亦不能十分否認他。因爲若是郭松齡反了張作霖，林白水以爲『人紀絕矣』，此種道德，似乎止好在張丹斧的品報上，徐佛蘇的黃報上講；到了中華民國，似乎講不通罷。至於狠與不狠，於個人的來歷，亦不可不研究。往往孤臣孽子的苦心橫慮，便足養成其慎密而悍狠。那一位的出身，純粹是一個兵丁。有位姓王的，告訴鈕惕生先生，他說，『他當兵丁時，一天升了正目，該管的十個兵，不願隸屬於他；他再三磋磨，才許一試。他就同十個兵同起甘苦來；人家有病，看護他；有急，濟助他。等到升排長時，調到他處，那十個兵，弄到要跟他走。他與陸某的關係，是當他的營長，並無甥舅瓜葛。惟陸曾介紹其子的內姨，做他的前妻。他始而不肯娶，強而後可，又不卽同宿。陸勸之，彼使人持布疋與羊

裘，謂新婦曰，能代吾父製皮袍者，真乃吾家婦。其妻竟於三日內成之，乃同居。彼爲營長時，部下四連長倒有三個不規則。其一卽彼之內兄，彼禁食鴉

片，其內兄偏要當面吸食。餘則今日之某某兩督辦者，亦不免細行不謹。彼皆用水磨工夫，轉變至今日，皆手不釋卷。彼進耶教，乃於灤州響應革命失敗後，亡命保定，乃自以爲革新」。那一位的起原如此，乃是小本經營出來的。不是智計並用，如何能豹變虎變，自致於有爲之地呢？所以他的狠，乃是個人的地位不同。狠的結果，有無墮落，方成一問題。即使我們相信了他，果然我們自己腐敗，將來被他狠到了自己身上來，這亦但怪我們自己，不能怪他。惟他若狠來狠去，連中華民國也上了他的當，那就他狠過了頭，西洋景從此戳穿了。我們現在沒有捉着他墮落的歷史。終不能逆臆他斷定他狠得太過。若相當的狠，難道沒有人作爲一種成事者有本領的表顯麼？若吳佩孚那種嚇四川小軍閥互鬥，派「老洋人」去擾亂贛粵，亦就是人家崇拜他的條件。這種勾當，那一位却又不大做。所以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最受人嫌疑的，說穿了，也並不輸於吳佩孚。我們似乎凡可恕吳佩孚者，未嘗不能恕他。

再講他一位屬於對民的道德：乃就把高先生『吳獨的勝負』時評內說的，不可不比較一下了。高先生說，『把他們所佔據的地方，先行整理起來，做一番建設的真工夫，然後再說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那纔可以將就將就。不然，好像前幾年的吳佩孚，天天高談統一，却天天讓土匪在他的軍營附近橫行，一概不管；這樣的統一，要他何用呢？閻錫山建設的怎樣，我們且不必批評，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廣東政府建設的怎樣，我們也犯不着指摘，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看高先生這一段恕詞，除了廣東政府的小建設，似乎現在止屬於制度的，這關涉思想的大問題，留到後面再說。至於閻錫山的小建設，即這段所謂行政道德上之對民的。講起對民來，我也不非薄閻錫山。然相信更比閻錫山進一步的。便是這一位。那一位雖沒有在制度弄玄虛，標榜什麼省憲之類，或者亦是時間尚來不及。至於他的能勤民，絕土匪，整理地方，孜孜不倦，我許他將是民國以來第一人。我私人的重視他：一條是勤民，是他已能的。一條是開發大工業，是我希望他的。（這條別於京報副刊答張申甫先生。）吳佩孚雖未嘗無勤民之心，然他的虛矯，尚阻了他，未有實證。這高先生也早早的短他了。

現在說到王先生最先決的問題：便是中華民國應行的民治制度。蔣介石已是被王先生許可的了。吳佩孚已被王先生否認的了。到底那一位如何呢？我止好先設一反證；我說，民治制度，不必理想的，就是恰好的，大家相信吳佩孚能行麼？乃當然不能呀。大家相信張作霖能行麼？那當然不能呀。倘問趙恆惕能行麼，便需有條件的斷他不能了，於是問到那一位，亦一定不得直下斷語，須附以條件才可。若必附以條件。始可斷其不能，便自然有商量餘地了。我姑且不爲先吹，說他如何現在他的軍中遍傳三民主義，如何他口裏常說民意政治，我覺趙恆惕已是一塊漆板，把他的似是而非的民治制度。已經漆成。措拭不得。那一位尙是一塊石盤，還可拭了他的，寫上希望的。然我們的依賴，也並不完全依賴他，可以不必再三研究。我且把王先生的最緊要一段說話，作爲普遍的警告。亦就連蔣介石同那一位，同告在內。王先生曰，「至於評評今日的軍閥，斷定他前途的成功失敗，我的方法，是將普通政治行爲上的道德，放在第二位。第一個先決問題，就要問此軍閥代表人，有無民治思想？若是一個軍閥，完全不能了解現代民治思想爲何物，就令在今軍閥制度之下具體的政治設施，較爲優秀，

總只算對現代思想開倒車，早晚必退回失敗的結穴點。大家若明瞭以地球上四分一失勢民族的舊思想，反抗全球四分三得勢民族新思想之困難，便可知道我這種判斷，不是毫無根據的武斷」。這段話，真是一字一珠。我相信那一位，還不是教不會新把戲的老狗，想他一定看得懂。這也是我的依賴中的一奢望。王先生雖不是個仙人，然失敗與成功，決逃不了。無論蔣介石，無論那一位，所以選擇者，還是由他自己。止有軍閥上了他自己當，我們又不跟他去做軍閥走狗，上什麼當呢？

致孫伏園書

伏園先生：您的柱石問題，贊否雖不一，但在我覺得最爽快的，還是劉半農先生明告先生，「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我眼睛」。並且先生亦說「應該服膺劉博士的態度」。然先生還是逐漸的開頑笑，直要開到二月二十八爲止。只無非是湊報料的好法子。但可憐磚頭瓦片，影蹤也全無。一些糞土，時常在報屁股後頭騰臭。在理，糞土受你這樣的抬

舉，自然應該暗暗的臭得意。惟「自屎覺臭」的宿糞，也有覺着已經人皆掩鼻而過，還止管騰臭在人前，有些肉麻與難過。然而主筆先生的性僻與威權，還有恩典，也無從諫諍，無從不感激涕零。也只索罷了。余小子雖厚顏，本不應對糞場的評價先生們，糞在廁中躍出，駭然而爲不祥之討論。但張申府先生有數語，則關係較大，不能不一答。張先生本是老朋友，算是我們兩個人在海王村公園碰見了，談一個說笑的閒天罷了。現在要談的，就是張先生說，「我對於吳先生的捧馮煥章，則也實在不敢贊同。但我却不假定馮先生一定不行。只要能有個表示，我很容易的也能與吳先生同意。這個表示很不難。只要他能與徐季龍差不多言行都一致，我相信不但我，一定有許多人，就把他與蔣介石一樣看待，成個北馮南蔣了。蔣先生亦何嘗不是先是軍人，後是革命者呢？」張先生說我捧馮煥章，就是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拿我們這麼的一個窮措大，偶爾向督辦大人們表個好感，曰捧，曰依賴，也安可辨護呢？但捧與依賴的動機，也微可分別。就高明一點的說，便是爲國家而捧，這就是張先生希望實現「北馮南蔣」；高先生也問「依賴的那一位，能同蔣介石比嗎」？就低路得不

堪的說，高先生曾有暗示於無政府主義等的人們，曰：『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這兩極端的高低兩層，那低一層的，高先生不說話了，我們也不說話了；那冠冕堂皇的一層，預備在現代評論第六十四期『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的一篇內討論。今對張先生談天，不再複說。所以北馮南蔣的問題，在張先生爲要，今反攔起。因爲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張先生心中要問的，對高先生說不到，恰好同張先生一說。就是我的『捧馮煥章』，於不高不低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動機。在這個動機上，說我是捧，也值得一捧，那種爲了高明呀，低路呀，說我們去捧人，我們心中是不服的。

講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講幾句閒話。大丈夫不能旋乾轉坤，倒要想著書立

說，這是司馬遷割了鳥，柳宗元充了軍的辦法。所以章行嚴先生臭得意的頑抗，梁家義先生苦肉計的挽回，不能不繃眉一笑罷了。張先生知己，說我『文章實在作的不好』，我不進血污池，就幸而文章做的不好。並且沒有本領著書立說，落得大言炎炎，說我不會著書立說。我放出來的屁，曾經災梨禍棗的，前有兩三種

小譯稿及兒童小說，這都是要開火倉，換三大元一千字寫的。當時在上海，每被人家侮辱，明明他們開校會，叫我們去充做亡人靈前道士一樣，在會場臺上做點綴品的。他們偏要介紹，說這就是著某書某書的。那一麻，就從腳底麻起，只好低了頭，由他們頑笑。近來又有什麼文存，什麼論著，明明是做吳佩孚張作霖小傳的一班投機書賈，出戲法射利的，也止能讓他們遺臭。尤其可笑的，就是在中華新報充當編輯時，到了夜深，那位做報屁股的陳白虛先生，運我湊點材料，我就立一個名目，叫做脛盒客座談話，每日亂寫一段。於是過了半年，泰東圖書局就把他剪下來，算做一本書。因為內中有些留學的話頭，倒也銷得不少。（我是止得着十部書的利益。）忽然在民國十二年夏天，我住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時節，有位南京政府時代的老朋友馬伯援先生，對我說，『馮檢閱便要同你見見面，你不肯去，他亦可來；他反正着了灰布袍子到處跑的』。我駭屁滾尿流，難道要拿辦我嗎？他說，並沒有別的緣故。就是前年我到西安，在他署裏，看見他的桌上，有你做的一本談話，凡有關涉做工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圈起來；現在他還想同你談談工業。我聽了，也沒有一個地洞好鑽進去，我懂什麼工業，可以替人

家來談？我說，你是老朋友，實不相欺，我非騙子。怎敢把工業兩個字去攀附闊人，回來一見面戳穿了，豈非自討沒趣呢？至於我所理想的工業，我們瞞了馮先生罵他一句，若去對他鼓吹，正同對牛彈琴了。我在現在的中國，以耳爲目的判斷，能夠小規模切實幹的，有兩個。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閻錫山。馮先生軍中的做工，他在信陽州時，有他的代表任佑民先生，在廣州長堤議員招待處，對我興高采烈，詳詳細細的談過的，我很點頭。但他們那種會國藩式的勞動，在走第一步的時節，一定是要這麼幹的。然而恐怕他們挾了十八世紀的頭腦，把這種家庭工藝，沾沾自喜，算做治國平天下的大經濟，開口閉口，輒曰『卑之無甚高論，及吾身而不敢開擴也，開擴則待吾子孫』。那就時勢不肯等他們，我們垂亡的國，也得不到他們什麼好處了。因爲能力如海波一樣，必要回到一水平線上，方才能均衡相抵。否則長江口低了好一層，吳淞口的海濤，豈有不直貫進來的呢？閻先生的沾沾自喜，已現面盎背的了，恐怕馮先生也一定是同樣的人物，我亦心敬之，但未必即想獻什麼言。所以屢次有人約往太原，我想無參觀之必要，懶着好罷。所以對馮先生如有所陳述，自然我去。現在無所說，請您說他已經

走了罷。馬先生說道『也好。但馮先生却不是你猜想的那麼簡單』。後來包拯先生也有同樣的愆慮一見，我也同樣的一篇大道理對他說笑。直到十三年的年底，徐季龍先生領我們到旃壇寺拜謁馮軍的幾位大將，他們指與從官等，皆說這便是做談話的某人。仿佛就像說，這是做三字經的，做神童詩的，一樣的叫耳朶裏怡然首肯。我雖慚汗那種所謂談話，交了意外的幸運，真正太可笑。但他們那種愛重工業，倒似乎有點特別。於是連馮先生，也不敢止把閩錫山待他。就在那年年底，又到天泰山去識荆了馮先生一回。（至今也沒有見過第二面）精神意態之間，料定他夠得上生活在二十世紀。目前他還不能企圖大工業，乃是步驟上應守的程序。他固然決不像章行嚴先生代表之新官僚一樣，輾轉固蔽於消極經綸，迂謬自足。就比之於一切新人物，所謂洋八股黨人，與科學工藝貌合神離者，亦大有逕庭。我所謂大規模之『工業化』，異日能為有力之主張者，似乎今日以前之所遇，止有一人。即張先生所說被捧的馮煥章是已。

今日以前，馮煥章於大規模之工業，曾否有什麼計畫，或有什麼表示？則應之曰，以吾所知，毫不曾有。惟我一相情願，覺彼終有一日之可能，值得一捧，

如是而已。倘竟辜我所望，乃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一捧，並非我的捧錯。捧錯者，把科學工藝捧錯了中國人，非捧錯了馮煥章。當郭茂宸先生敗亡之日，我忽有一個深刻的了悟。爲什麼一有外國人在背後，便北倉的戰壕，頑強到如是，而大凌河的馬隊，好像泰山壓頂的天兵？並且四面傳說，什麼帝國主義的紅毛鬼從中作祟，某人便如何如何的堅實。赤化的洋先生，如何指導，便某地某地的忽然振作。這難道是外國人與中國人，先天上便有異同？那就完了！

我們還是先到苗山裏去尋一個無洞的桃源，在那裏去敦詩說禮，孝弟力田，享章行嚴先生的『反本』幸福；『立本』了三百年再說。或者一立本，台先生不期而向榮，吳佩孚的古文觀止，徐樹錚的古文詞類纂通注的遺稿裏，能跳出賽先生來。這叫做退隱深山，修真鍊道，我們再來闢法寶的辦法。若說他還不過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我們忘不了自立與自衛，那細考起來，與其說他是外國人利害，無寧把小孩子也曉得的，說他戰壕的曲線來得美；馬兵後頭的大砲來得多；紅毛鬼洋先生輸運軍械的輪船來得大；如是而已。烏乎，噫嘻！這還不想關了洋八股學堂，節省下什麼費用，先在北京用絕可笑的數目二千萬元，做一個開辦費；絕可笑的三

百萬元一年，做常年費，開一個工科中學校於天安門左右；做一個落伍楚王，表示崇拜怒蛙的意思嗎？這本早想放幾個屁，對被我所捧的大小人物，使之聞之。

後來聽着那索薪的悲慘，如是可憐；不要放大砲，煞風景，遂調和丹田，忍住了；直到今日，畢竟好像連珠的洩了出來。但要申明，這種做廣告的科工中學，中國人若夠得上捧，終有一天早早開的。却並非運動叫我來辦。而且我也不必因為張先生知我辦學堂必糟。（張先生是我知己，往後有餘興再說。）我做那做搭題也做不上的推辭。而且我更無意推荐我之所知，如晨報副刊西徵先生說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西徵先生本文之意，責備得深切著明，我們止慚愧，決無再討論。且他說明砍竹，熱望砍竹，大過於我，我亦要捧他。非如章先生氣極了，連砍竹也解得大錯特錯了。坐他認定我胸中曾僭竊過，要想冒充他賞我的頭銜革命黨，以為竹是台先生；不知我的竹，止指賽先生。）今日以前，中國人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若已有半個人，配辦我所理想的科工中學，也學劉先生說，請挖我眼睛。他們儼然尸洋八股大學的教鞭，真叫做無牛鼠耕田耳。章先生亦說「止植鉛字數千，擱廓大克一具，習勞自給焉耳。若夫遠軼都料匠，近跨工程師，則猶

有待』。彼自知今之學工學農於中外，所謂部料匠工程師也者，其去植鉛字播廓大克，不能以寸。望其習勞自給，較洋八股止能送入官場，使鐵飯碗多其途耳。若如今之妄人，輒言『在中外習工農者如是之多，工農未曾有毫末之改良』，真所謂操豚蹄而祝滿車，多見其痴愚焉耳。更有傷心人，把口捧賽先生幾句，或有工學博士農學博士頭銜的，便要算做半根柱石，一根柱石，那是中國柱石林立，不必『作室盡制』，就在『柱石林』裏安居樂業好了。所以回到正文，一旦譬如就是馮煥章，竟有創辦那中學的意思，固然決不是我去承辦；也沒有什麼學工中外者，可進貢於他薦他承辦。日本工科大學校長，在十年以前，還是一位洋先生。似乎中國不在例外。然諸公勿因教會的洋先生，及現在洋八股學校的洋先生，（我所謂洋八股學校者，若就廣義說，連貴國的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農科大學也在內，）就批評洋先生也不過爾爾。因為照我想來，若現有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連商請一個洋校長，還止能選到袁世凱端方所講的一般人物來，那就更糟了。

談起糟字，張先生說我辦學堂糟，其實我的辦事，無一不糟，不但學堂而已。

可是張先生所說學堂，若指里昂海外大學，或里昂中法大學，那個學堂，根本就不是一個學堂，是一個寄宿舍。他的說明書，是我擬的，說得明明白白：『現在止是一個寄宿舍。爲什麼名目要冒充大學呢，就是他上課是在里昂城裏法國自己大學，是他特許連結的。若法國自己的里昂大學，在海外還算得上一個有名大學，那就影射在砲台裏住宿的地方，也得一個大學名目，不算假得過分』。至於一個寄宿舍，是也糟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況且與吳稚暉不生多大的交涉。三四年來，說起他的成績來，比尋常官費留學，一樣好，特別廉。現在什麼博士藝術家，有十個八個在北京，他們決不願意因吳稚暉是個糟人，就連帶請他們共担糟名。我所以要特別聲明的。可是吳稚暉將來若真正有學堂叫他辦，乃是必糟的，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尤其爲那個里昂學堂，帶出校長問題。寄宿舍爲什麼要校長，是極可笑的。況且吳稚暉在上海愛國學社時節，便宣言以後不做校長。嗣後止有滑稽的担任過兩次名目：一就是商務國語師範校長；這是一個講習會，假造名目，唱戲似的把戲。一是藝術大學校長，是強奸的被朋友們登報，不好意思登報聲明罷了。

至於說到里昂中法大學，就是那個寄宿舍，我固然不做什麼校長，然起初也想寄宿在那裏，計畫我的編譯局事。那知我陪伴了學生到那裏，法國正在那裏送一百五十個勤工儉學生回國。我勸雙方，都不肯聽。我便相約仍回我的倫敦。後來因經手交代事件，却耽遲了兩個半月。民國十年的除夕，我便由柏林到達了倫敦家裏了。到了十一年四月，那寄宿舍裏與洋鬼子衝突，一再要我去勸相罵，又旅行到了那砲臺。其時陳西澐先生也作客在那裏。我們同是寓公，爲什麼他認定我是校長呢？校長房間，我會設麼？校長薪水，我始終會領半文麼？他因爲要把何然何先生李丹李先生七八個人同我鬧膳宿免費的事，算是校長與先生的風潮，引到北京來，算我是學生罵校長的先輩，好替楊蔭榆章行嚴諸位先生解嘲，這真看得起我，所以我也未曾反答。現在甲寅三十號，又與他唱起雙簧來，並且關涉一個郭先生名譽的事，所以我不能不在此處附答幾句。陳先生在閒話裏會說，「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已與已派爲官爲父爲教習，其中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同副校長稽民誼

先生，都受很大的污辱。那時先生們所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京滬各報，還留下紀念吧。吳先生那時狠生氣，狠失望，同褚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在里昂目睹一切。這段記載的論調，可以說是吳稚暉暗示出來的。因為他說管閑事也學我。不過我止惡毒，他是文豪，又尖酸罷了。但是污辱怎麼樣大，罪狀怎麼相比還兇，幸虧還有三年前的京滬各報，我們不去實地比較了。但不幸目睹的吳稚暉，却馬上生氣失望，離開了里昂，不曾再三不肯走，而且用老媽子反拉學生走了，比起來不一樣。他終算還維持了他自己的鐵律，不曾「言行不相顧」。可是反正是個閒話，可以不在話下罷。況且他們那麼樣的尊敬我，拉我做所有「污辱校長」的老資格，豈不應當敬領謝謝的呢？

但是陳先生做了外賓，使手躲脚得十分有勁。章行嚴先生做了他的內賓，應弦合節的喊起來，却喊得手不應脚，應該吃打扇子柄了。他在甲寅三十號說，「有學生某，愚自始不知其名，指愚大罵。……而吳先生及褚民誼，與其他校中人士，俱懾於勢，不知所出。學生與盡自去，愚始得畢講無事。愚私詢，知某生

爲陳競存黨也。……時惟粵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愚私心自計，不審吳先生平日馭貴族何術者。後數月，全校果夥逐先生。布詞醜詆，與北京生詈恚，殆不相下。……通伯昨作閒話，取證先生之言行不相顧，尙記此一節』。哈哈，你看外簧僅把幾個指頭一伸，表示有『學生一部分』。內簧却喊『全校果夥逐』。外簧止把口指指，手搖搖，表示沒飯吃，『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內簧偏說『時惟粵生多金，……馭貴族何術』。外簧並不會指頭向鼻子指着，止把手指在空中一指一指，表示『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內簧偏喊『與北京學生詈恚』。這個雙簧，真唱得蹩腳。但這是無關緊要，大家不過說說笑笑罷了。其較有關係者，甲寅第一號章先生說，『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謔辱，吳先生爲愚言及，故重惜之』。我因他記得不詳細，便在去年九月七日京報副刊的廣說輯篇內，明告先生曰，『即在里昂，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忽於講演席上，訾警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即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謔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即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章先生後又作『疏解輯義』，

言吳稚暉作廣說輶，則那段說話，不能不見。且僂辱鈕惕生之言，除了在那天演講台上說過，更何處能與章先生講到此話？且當時在場者，現在在北京，至少有十人，不是親見余之起責郭君，章先生始得畢其詞耶？把『俱懾於勢，不知所出』八字，攙小銅錢，欲顯吳稚暉之倒楣，似乎章先生素行，不曾見過他如此。卽以形容吳稚暉，也太不像了。這定是章先生近來氣昏了，信口胡謔罷。且『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明明出於我的文內，章先生又記憶不清，曰私詢所得。其實那位郭先生，連到並不是陳競存黨徒。因爲有位饒超華先生，見了京報副刊，函告郭先生。郭先生馬上來分辨，說他『生平未得見陳競存一面，更說不上徒黨』。我還未有機會，替他辨正，在此就並爲郭先生道歉。且告章先生，你們要我跟着陪綁，我是覺着極榮幸的。但不要射冷箭，造假證。而且所爲穿布袍，不坐洋車，替我大標榜，我近來偏穿得狐裘煌煌，在琉璃廠裏把洋車大坐特坐。但這種毛細的事，浪費筆墨，得罪得狠，抱歉得狠。

我們所請願章先生者

承章先生大度包容，不惟不加責，反蒙在近來的老虎報上，屢屢齒及。說到章先生的個人，問題大小，我們可以不管。就是章先生自己也值不得多管。所以今番在請願之先，雖對了個人的誤會，也得辨正幾句；但正文止是請他注意中國的萬歲千秋。這不是我們同章先生幾個個人的閒事，用不着個人辨護自己的偏見，僅僅爭的你非我是。

什麼是對於個人的誤會，應得辨正的幾句呢 就是章先生引我京報副刊上的投稿時，把兩處夾注，關到章先生的話，連了中間半段正文，一氣寫下了；好像那半段上說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俱是患失的變相。 所以做官萬不得；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實即跌於糞坑深處矣。……』

皆以為針對章先生而說。 所以他有『魏家胡同十三號，敬恆非不見臨。 如此室廬，豈是為門前車馬而設。 失職後之大哭小喊，又為何狀，敬恆曾否親聞』？其實文章是人的繁然雜感，手揮目送，雙管必不能齊下。 凡可以不言而喻的，即

亦不必割寫到十分分明。那句『俱是患失的變相』，的確是結束段章兩位。至於『大哭小喊……』云云，仍接遙遠之上文，泛指大多數的官僚。不惟不會指章，並亦不會指段。看上文『譬如段祺瑞，他是何等謬妄的性格。實在執政不執政，在他也咬了牙齒，不成問題』。既是這樣的描寫他，若又說他家中會大哭小喊，那是文章失了靈魂，做文章的人先不甘心如此矛盾。猶之乎說到章先生，也說『你的倔強，誰也服不了你，人家原也買你這筆帳的』。倔強人的家中，又會大哭小喊，也是文章丟了照應的線索了，決也不肯如此的驢頭不對馬嘴的。若說因為患失之故，謬妄變了庸妄，倔強的又會太敬重，這是很平常的事。患失不是止因為要保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我在我的『人生觀』那篇警說裏頭，已經細細論定。十有六七，止是為所識窮乏者得我。（所識得我，不止是窮乏，變相的花樣繁多。）些少又因為不甘心放棄自己主張，且枉尋直尺了再講。諸如此類不關個人利害的條件，也複雜的很。只都是逼住了高明朋友，不得不患失。我們不甘心保證他們不患失，也不敢瞎說他們會大哭小喊，總算對他們已盡了相當的敬意。章先生又說，『凡人之情，持祿以保其妻子，而劉妻子賦性獨殊於劉所為，

所見咸左。縱有饑寒，決不啼號』。這何消說得呢？既今日提起了府上情形，我才敢形諸筆墨的說一說。否則我八月裏止於女師大的演說桌子上，口說過一次。我說，『你們要反對章士釗，最好去請吳夫人來反對他。他配不配整頓學風？』我民國九月上魏家胡同尋章先生去，剛剛吳夫人出來。寒暄以後，提到章先生。他說，『行嚴在上海，太不檢點』。我說，『上海應酬多，什麼在堂子裏會會客，不算一回事』。伊搖頭道，『他所交的那些政客，真太難』。我說，『政客固然都不良，然而不過這麼一回事罷了』。承伊看得起我，伊說，『你久在外邊，那裏知道。政客的齷齪，不堪言狀。我有了工夫，再告訴你罷』。章先生無黨，吳夫人却是同盟會最純一的會員。辛亥革命功成，伊就遠避偉人之嫌，不輕在社會露面，他們傾儷極篤。伊知章先生崛起大約早猜章先生年來必『情恆勝理』，然伊自然不欲責善傷愛，聽其自悟。若所謂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於此時作之，必皆伊所十分心痛，竊嘆爲發狂者也。迨一再毀室，伊必色然笑，且謝學生們。以爲得此懲創，真是所謂蕩焉無有，被所尤賀者。章先生今日才告訴人『所見咸左』。那裏得知，外面人却已知道好久，且知道得更清楚。你

府上，那個來替你哭喊。我吳稚暉若把大哭小喊，及門前車馬，向魏家胡同十三號來形容，先被守門的都要笑倒。我難道會這種痴愚麼？章先生忘了上下文，瞎扯亂讀，一再辨正，真是隔靴搔癢。所以雖百忙中要請願緊要話，不能不先申明幾句。

且說到個人，就是成功了個人，毀了個人，都是雞蟲得失。我在京報副刊上論到章先生個人，曾說，『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還在他讀那牢什子的『烏柳文』，那種烏柳文，遊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真是個人的倒楣。我雖略識之無，不配談到文章，但謬妄的盡各言志，也誰還能來禁我。所以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也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刪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紙條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狠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是，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力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

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他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位陳先生，復相約投中國書於毛廁，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烏氣，不敢誤認我爲文人，這是狠自負的。却有一位餛飩店裏的小夥計，在上海醫學書局校對。他借了七百洋圓，把我撒在報章雜誌上的狗屁還搜到三十年前的書院課藝，刻什麼一部文存。真要命，登報說明，關礙他的七百洋圓。只好由他去搨臺罷。最可笑的是，冒那最時髦的文存之名，好像烏氣又上了我的身，六十歲活過了，又想充文人了。章先生却過活了四十，『天下士』不做，竟一本正經想做文人。現在曉得他並不會讀過『豈有此理』，連倒不會讀過曹子建集。否則他雖不能悟到放屁勝似雕蟲；也應該說，『曹植小子，尙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士劍應居何等，猶庶幾……』豈知他却說『愚嘗論美，詁爲人數數及之而不厭。如李陵答蘇武，柳宗元與許孟容二書，文之甚美者也。每當晨起，天朗氣清，持就

明窻迴環高誦，其不手舞足蹈，心曠而神怡，必其漠不知文者也。只真叫做『什麼話』。章太炎論嚴友陵之文曰，『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已形容得淋漓盡致。今又看見章行嚴先生自己形容他手舞足蹈，心曠神怡，大堪絕倒。但此爲別一問題，可以叫做說不到。今且說烏柳文害了章先生。尋那與許孟容書的好處，止是一句『未嘗有故舊大臣以書見及者』，故舊大臣四字，便斷絕了章先生的政治生命。又有『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又打消了章先生的邏輯學者。邏輯學者，與非邏輯學者，倒也不成問題。章氏墨學固可笑，就是再做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添了一個章適之也算不了什麼。惟有那故舊大臣，却害得章先生傷心。我也不敢說祿因人成事，必要依附孫中山。我又極知岑西林段芝泉，自有相當的好處。（一所謂慷慨有大臣風，一所謂樸直有名將氣。）但兩個都是不應時世的臭官僚。我雖早早就罷了，却終是一個八股腐蟲出身。所以我到將近五十歲，尚在法國土魯斯，向蔡子民汪精衛告奮勇。說，我要上檳榔嶼，遊說岑春煊，挺身而出，我願幫他起革命，推倒袁世凱，這就叫做『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汪先生却色動。蔡先生止微笑，以爲亦無甚

必要。我想何故無甚必要呢？倘然擺了岑老二出來。如嚴脩，張謇，張一麐，莊蘊寬一班清流，必點頭首肯，知我非暴動，大事成矣。但那時實在也不過欲到屠門大嚼，說說而已，故仍回我的倫敦。然故舊大臣之見，未嘗須臾去懷。所以更過兩年，尙在上海新聞路岑先飯桌上，願入粵說孫中山不爲大元帥。其時章先生踰搖椅中點頭微哂。岑老帥降階送至門外。以爲老帥與段祺瑞對抗，庶幾成功有望。其後居國五六年，頭腦稍清，方悟老官僚乃已陳之芻狗，必不足與謀共和國是。所以去年九月在海豐，陳競存猶以爲收拾時局，非段合肥不可，我便爲之頭痛。知陳先生也做過八股，無非震驚於故舊大臣，豈知陳將軍方推挹召虎於南中，而章先生又佐東山之再出矣。因章先生亦一八股秀才出身，爲烏柳文所把持，莫能自拔者也。到底官僚何以不行，此入了正文，於請願章先生時，再詳陳之。至此而閒話告終，且來請願。

可是請願之先，有一個頂陳腐的笑話，不能不提行的先寫在下面，做一個總概念。這個笑話，我也已經說過幾千遍寫過好幾回，然而言者諄諄，聽者止是藐藐。這笑話出在小書攤上的笑林廣記中，他說：

『有位朋友，拿了一把刀想往後園砍竹子。剛進了園門，却想出恭。就把刀子放在地上，通暢起來。正完畢了恭事，立身來，見地上一把刀，歡喜得不可開交。却不提防，踏了一脚的爛污。罵道，那條狗撒在這裏害人？但是自己慰藉自己，既然平白地拾到了一把刀，也算裨補得過那一脚爛污。狂喜的奔告家人，我拾到了一把刀，我拾到一把刀』。

我們呆滯的批評，最可笑的，他止是忘了砍竹子。但是，經了如許曲折，他僅僅忘了砍竹子，還把一把刀原物帶回，也用不着求全責備了罷。民族進化到此，畢竟可以算優等了。比較現在在北京到處游行，穿紅着綠，好像學跑路的孩子一般，向前爬走着的蒙古同胞，似乎優秀的多了。再到湖南西江苗山裏去一比較，當然更是黃帝子孫，是首出庶物的一物了。他們自然說不上砍竹子，必定連到不會有刀，止是任乎自然的隨便拉屎罷了。所以正正經經講，我們開化到照笑話實做，可以狠驕傲的自負。可惜實能照做的，還止有康南海，梁新會，章長沙，幾位最優秀分子。其餘的，笑也笑不上。止是踏了爛污，連刀都忘了，在那裏舞蹈。宜乎章先生『兀兀忘行，尤負重憂』，使出天雨粟鬼夜哭的道術，遺

搖木鐸的老虎再出世，挽回刀運。

這笑話，若着了痕迹比較，原也可駁的太多。但是給我們空洞的一個總概

念，我們貴國人那件不是這樣照做，就叫人伸了拇指贊揚的麼？

我們迂腐的直說請願正話，我為這個問題，新近已經又寫了一個題目叫做「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請京報副刊發表。正嫌那篇裏漏了太多，所以再把這篇補充，然而合起來，還不能達了十分之一的鄙意。終之我的自信，我還夠不上一個暴徒；也夠不上止任理想的樂觀者；當然更夠不上無政府黨，共產黨，革命黨，新文化運動家。倘對方赤裸裸了解我的孤憤，並無何等色采的出發點，或者說不到的，也蒙原諒了，也蒙意會了。

一個民族能夠優存得狠長久，決不是靠了他推之四海不準的特殊優點；乃是靠着推之四海皆準的共通優點，愈多愈好。什麼叫做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梁漱溟先生梁任公先生那樣的通人，也不免隨俗瞎說。真奇怪已極。弄到今天，連章先生的高明，竟會比兩位梁先生尤其退化，把老虎驅進最深的幽谷，這又是什麼一種怪現象呢？自從三十年前，給矮脚鬼打得落花流水。跟手八國聯軍進北

京，那個瓜，刻刻可以共分。於是才若喪考妣的，把睡眠揩醒了，細細考量，原來少了竹子。——就是共通優進的道術，共通優進的器藝——然而歸到根，叫那慣講空洞仁義，主張吃人禮教，止顧招牌的民族來學砍竹子，自始便違了孔老二先富後教的共通的原則，於是取了一把換朝代式的革命刀，同時又做八股式的教育刀，率然進園。革命釀成了軍閥，教育造出了政客，（現在以百為數的洋八股大學，便都是政客候補處。）就是由出恭而踏了滿脚的爛污。於是想到朝代未換前的苟安，八股正做時的簡易，不由得那把鐵鏽刀，自然映進眼簾。狂叫道，我拾着了一把刀，我拾着了一把刀，然而最簡便的推想，試問刀是本在你家裏，何以你的鉛刀正利時，矮脚鬼能打得落花流水，八國聯軍要分你那個瓜呢？就因為你沒有竹子，並非為你沒有刀子。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有共通優進的道術。讓一步言，亦可云，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實行共通優進的道術。善進惡亦進，言道德之質素，容許已開化人，反不如未開化人。然何以黔湘山內之苗，不但無善可稱，而且種族日以削弱呢？這就是器藝遠遜於日日相逼之漢族。至救死惟恐不贖，亦就不暇治禮，止能混其榛狃無罪，呼天莫應之歲月，坐待稍緩須臾，整備滅

種而已。

所以國事也者，乃中華民族千秋萬歲之國事，中國若無共通優進的器藝實現共通優進的道術，何以與世界優進民族，共立於無疆？哥白尼未把太陽正位中天，牛頓未把攝力連瑣八曜，華特未將蒸汽，輪迴為馬力，東西人境，原無大異。自一七六九，吞食煤塊，發生馬力的怪物，呱呱墮地，至今才一百五十六年，人境之相差，幾乎西自博水以西，東自長崎以東，半個大球，有似黔湘開化之區；其餘自長崎至博永，小半個地球，如苗山不開化狀態。章先生足跡亦略周湘黔，略遍地球，如此之比例，豈誣言乎？然而章先生却將秦漢間儒墨家之論調，上追於堯舜，成所謂揣籥錄者，猶作三代之好夢。農國如何，工國如何，孰是聖化，孰是淫巧，一若桃源洞口，漁郎永不問津，可以讓我期月臥治，三年有成，共享耕田鑿井之樂，至於無窮也者。一昏至此，直當年貴同鄉周孔徒先生在天之靈，依附章先生之大筆而書也。章先生勿以為農國之所謂『無為』，所謂『聖帝』，所謂『循良』，我同壹不領略其美味。無如章先生所謂『農國保境自給』，境如何而保？保境無辦法，自如何而給？世界者，非如貴國，有兄弟骨肉之誼，可由章

先生或馮大帥，號於衆曰，『軍閥有野心，侵略鄰省，神人所不容；保境安民，斯爲愛國』。試問世界能持此論調，而有幾微之效者，究爲何人。世界若能行此學說，任人無爲，當年苗山裏的祖宗，尙保境於長江以南時，其間當不乏章行嚴其人。無如我們的祖宗，充耳不聞。挾其黃帝所造的舟楫弧矢，偏要『對外競爭』，趕到他走入苗山，不能『自給』而止，所以章先生若閑情別致，願與神農許行把臂入林，爲無責任之玄想，則世上古董尙多，說地球爲方，言託生有徵，都大有人在。言論本可自由。學術何妨鳴高。惟人類欲以『無爲』爲『聖』，何必衣裳冠帶？何以不茹毛飲血而終古？且何爲多事，欲以前腿變手，多此城郭宮室之紛擾？何以不終古雜於猿鳥之羣，使地球上爲清一色的長林豐草之美觀？故章先生即使以彼農國，個人自憲，猶當詞而闢之。而况彼實謀國於今茲，可惑多數之童昏。如何不垂涕泣而道，向章先生求哀矜之一線耶？

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一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愈勁。近二十年『摩託』出世，銳進更勁。鴉片烟戰前可無論。從林則徐至曾國藩，用夏攘夷之紙老虎，尙完全像煞有价事的時代，滑過三十年，也不足

情。因此一時代，日本亦同一混沌也。又從曾國藩至張之洞，又是三十年。居然洋鎗洋操，竭力采用。然貌合神離，中學爲其體，西學爲其用，並此而止一空話。滑過這一個第二的三十年，竟造一個滅種的初步。鄙諺有云「因嫁妹欠睡了一宵，一世不能補足」，此之謂也。此三十年中，日本於一切優進的道術器藝，幾乎無一不與歐美並轡連進，中國短此三十年，雖絕塵而追，已不能及。豈知最近二十五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則又進一步而飛馳；中國則一前一却，徘徊觀望，若無其事。歐戰以後，更以爲世界皆將陪斗折衝，反於皇初；竟有由洋八股而恢復八股之勢。所謂最近二十五年者即庚子至今日是也。故此時章先生若更做三年教育總長，要鼓吹甲午以前狀態，至容且易。經不起再滑過了此後的二十五年，便進了滅種的第二步。與世界共同程度，愈離愈遠。恐怕無論如何的換招牌，就使竟換了一個共產招牌，終究是一個劣等民族罷了。必優等民族在你的舞台上發蹤指示，吾民供其奔走；在你領土內享盡山清水秀，吾民處於污濁。譬如兩「個人」，雖爲好友，一具優越之技術，一客則何能而客無能，兩人所得之位，必判然以別。故請願於章先生，萬一可於世界共通優進之器藝，飛行絕迹之

時，而以消極之道術，再誤其進程。世亂一問題，民族能力之消長，又一問題。無論發狂之變亂，欲救以消極之冷靜，未必可能。即能矣，亦飲鴆止渴，毒發勢將更亂。所以歐美於十八世紀之終了，十九世紀之開始，變亂極劇之時也，而科學工藝之基礎，竟皆發軔於其時。一百年來之盛世，實即根之。謀國者當計千秋萬歲，不可計一時也。

傷哉，我生之世，與我生之國！吾之友，不惟章先生今日守舊，與優進之器藝無情慄；即號稱極急進，如陳仲甫，李石曾，蔡子民，汪精衛諸公者，惟日『台』『賽』兩先生是崇，實與科學工藝，亦貌合神離；陽尊之而陰薄之也。吾之所以只信國民黨為尤能救國，如是偏見者，豈國民黨已有如何成績，可以毫末指數，足間執章先生之口乎；我不敢欺心以曲說也。故亦曾有如章先生，仰望政學系，（民三時，吾與蔡汪諸人，皆以為文治派比中華革命黨有望。）迷信故舊大臣。（即前舉欲佐岑西林革命等。）後悟故舊大臣，係十足官僚；文治派亦準官僚。中國之官僚，乃三千年來聖功王道之產物，由彼之因物付物，未嘗不可得小康；然欲與謀世界共通之優進，必南轅而北轍。彼中亦有少數，能研世界共通優進之道

術。然與世界共通優進之器藝，止是貌合神離。如無優進之器藝，即不足發揮優進之道術，彼等完全不知也。故今日無論若何之臭官僚，必曰吾止反對離奇之急進，吾決不反對科學工藝；吾且將提倡之。嗚呼，言則洵美矣。而所謂貌合神離者，其精神對於科學工藝，以爲止需擇寵養職工之優秀者，孜孜爲之，斯已無不可矣。治國平天下之大計，固在彼而不在此也。故官僚準官僚，皆斷不可託以今日之政權。萬一有望，或在民黨之操政。然悲乎哉，所謂民黨者，亦正止有萬一之望而已。以過去之歷史觀之，亦不覺涕泗之橫流，悲從中來也。兩年以來之廣州，非民黨之廣州乎？一廣東大學也，前則以出戲法之精神造之。設無數空中樓閣，止求媲美於北京大學，以光廣州之門面，今且更欲以爲製造黨人之所。假如早能以大規模之手段，造一科學工藝專門大校；與黃浦軍官學校，同其奮進。則武備修而實業盛，廣東又將有若何之現狀？此豈有志未逮耶，吾亦不敢不深信之而已矣。此以明吾之求備於章先生，並未以何黨何派之政略，反對章先生。止以吾個人之孤憤，求助於章先生。

若言農國，起義於個人之主義，尤不可。謀國之不可，則因立國共通之優

點，農止爲一點。優點咸備，國才真可以立。上已詳哉言之。而以爲個人之主義，尤有其不可者，彼真正農夫，臂粗如碗，肩任二百斤，然而終歲勤動，猶或不足以養其父母。若章先生以臂如麻骨之書生，欲慕力田之美名，歸耕於岳麓之陽，勢必至多雇伙伴，自己則讀書茅屋中，安坐而爲變相之小資本家；仍流他人之血汗，我食現成而已。如云茅屋讀書，亦係分工。分工云爾，將有其較多裨益於人者，何必茅屋。此尤現在欲請願之中心點也。農國之名則不可，農事之應當整理，既爲世界共通優進器藝中一大枝部，且亦爲中國之急要。昔日章先生稱中國爲農國，吾曾爲之大駭。以爲用何面目，而能受此美譽？比日乎，比法乎，比美乎，比俄乎，抑比英乎，皆慚愧欲死者也。吾又曾言，四年前吾歸自歐洲，途中讀意大利埃及印度緬甸之游記，西人之自治其國，與經畫屬地，無不先之以水利農田，而後進以製造。自然中國新政之第一步，亦應如是。（吾年來最仇視者，爲吳佩孚及徐樹錚，以彼等頭腦，爲滅種政策之護法，較有望者則陳炯明閻錫山馮玉祥，因彼等皆能有所爲也。陳姑不提，閻之發軔，始於農林，且爲小規模，不急於煤鐵，吾於步驟上亦極贊同。惟彼今日之狀態，不能使人無失望。蓋以

塗飾之小太平，沾沾自足，絕無趨於世界共通優點之意，已極可怪。近更專治軍旅，以防外侵，大有完全拋荒新政之勢。馮則所至能盡力民事。治其內部，亦趨重於勞工。現今發始，皆止爲給足衣食，小規模之布畫，在步驟上亦無可議。然不知彼之將來，能更進一步力求世界共通優進之點，進中國於軌道乎？抑終古煦煦子子，以小善自足乎？嗚呼，不可知矣。）既中國第一進步應重農事，章先生果有誠意，將世界共通優進之農藝，介紹於中國，比昔日吾欲請五千兵，保護章先生坐山上做報，成功當十倍。章先生何必騎馬尋馬。先生非即北京農業大學之校長麼？北京農業大學，吾前年曾參觀一次。由釣魚台入其試驗場，洋車走十五分鐘，始達校舍之後門。廣哉場也。對面又有水田一片，四望無際。美哉水田也。如此之局面，吾於全法，所見亦罕。何爲北京農業大學之名詞，人皆忽視之？前數日教育部陳君告余曰，『北京有怪事，工科大學學生，絕不入工場，工場皆雇工人。農科大學學生，絕不至農場，農場另雇農夫』。工場有工人，農場有農夫，原亦各國之所有。惟我國實業學堂，止讀實業八股，得文憑爲首要，吾亦微有所知，章先生之爲言，亦曰『來考農生者，白話文，十人通者止一

二」。未聞言算學若何，理化若何，足見章先生亦微以爲農國止需老農老圃，並不需歐農美農，則可知也。故今欲請願者，以爲章先生絕不相宜於編譯局與教育總長司法總長。也不必做報館主筆，害人之老虎報，應當停止。（否則改爲農報）宜專心一志，整理北京農業大學。整理農業大學，宜力求世界共通優進之點。異日北京農業大學之學生，散而之四方，最好如吾登於太平洋雜誌之一文，每縣每鄉，皆設中小農校。或竟代用師範校，代用中校。吾在法國，彼有中等農校五十餘，吾曾參觀其三。有一總概念，曰，農校者，非校也。一老農老圃，傳其經驗於鄉之子弟，朝夕討論之地而已。又集一鄉子弟，納於本業之所而已。又使一鄉之人，得見識理化博物之大略，爲多識之機關而已。以此而團結一鄉，安定人民亦與章先生理想之農國，有什麼衝突呢？此則區區請願之主要也。然而章先生紳士也，文學家也，經世之才也，準官僚而已矣，豈屑俯納哉？卽納矣，亦坐在汽車中，爲銀樣蠟鎗頭之八校校長而已矣。其然，豈其然乎。

致嚮導社記者

記者先生執事：貴報第一百八十九期，載『李寶章以軍隊託張繼，張恐北伐軍通不過，商之吳稚暉，吳拍案罵張。』此乃輾轉傳述，失其真相。李以軍隊託張，曾有此謠傳，余聞此謠傳曾加非議，亦有其事。至於張會商我，我曾拍案，乃絕無其事。事過兩三日，適晤張先生，彼言彼素惡北兵南駐，如滿洲之駐防。故與李寶章不願往來，託以軍隊，尤屬笑談。彼年來感時傷逝，久不樂預聞國事，江南晚報請祝詞，乃應酬筆墨，與該報亦無關係。至貴報又聞張獻計李寶章，囑李將罷工工人屠殺，更係謠傳無疑。因上言恐北伐軍通不過，此又言我們可以替你向何應欽談判，兩相矛盾，亦可證明其不確。况張先生平日最恨屠殺，敬恆亦深知之。貴報大言公無我，乞采鄙函更正爲禱。吳敬恆謹白。

——十六年三月——



A541 212 0012 9348B

要紀念中山先生研究救國主義請讀

孫中山全集

于右任題簽 吳稚暉題字

林百克 黃昌穀 甘乃光序

▲全書二千頁 ▲孫公生平著作盡萃于此

▲現在外間極少流傳之「倫敦被難記」「革命時

尺牘」「民元前演講」「民國成立時各種宣言」

「中國革命史」「最近致蔣介石手札」均在集中

△平裝 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 二冊 定價三元六角

▲上海三民公司最近出版

- 孫中山全集
- 三民主義(全) 建國方略(全)
- 中山先生演講集
- 中山文集(全)
- 孫逸仙傳記(小字本)
- 四版孫逸仙傳記(大字精裝)
- 孫中山主義讀本
- 孫文祝詞概要
- 三民主義精義
- 中山經濟思想研究集
- 三民主義淺說
- 孫中山社會主義談
- 孫中山軼事集
- 孫中山評論集(第一編)
- 孫公尺牘(補訂版)
- 中山主義講演集
- 對於孫文主義百學基礎商榷
-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
- 不平等條約大綱
- 三民主義與國及世界
- 三民主義問答
- 建國大綱(大字本五分)(小字本)
- 甘乃光編孫公紀念課本
- 經濟叢書與進步貧困綱要
- 蔣介石全集
- 孫中山墨跡大全

洋裝三元六角
平裝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一元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分
定價五分
定價五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二分
定價四分
定價二分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三分
定價七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再版

吳稚暉尺牘

每部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三民公司

不准

印刷者 北四川路吟桂路 三民印刷所

翻印

發行者 三民公司

總發行所

北四川路底九一九號 上海三民公司

分發行所

棋盤街交通路九八號 上海三民公司



9741